四朝聞見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四朝聞見錄
作者：葉紹翁　南宋

宋葉紹翁撰。紹翁自署龍泉人，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眞德秀謚議手柬，字之曰靖逸，而厲鶚《宋詩記事》稱其字嗣宗，建安人，與自述互異。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，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，建之浦城人，則建安其祖籍歟？其歷官始末無考。觀所記庚辰京城災，周端朝諷其論事一條，及與眞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，則似亦嘗爲朝官，其所居何職，則不可詳矣。所錄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集，凡二百有七條。甲乙丙戊四集，皆雜敍高、孝、光、寧四朝軼事，各有標題，不以時代爲先後。惟丁集所記，僅寧宗受禪，慶元黨禁二事，不及其他。紹翁與眞德秀遊，故其學一以朱子爲宗；然責武夷山一條，乃深惜朱在之頹其家聲〈案在，朱子之子，時官戶部侍郎〉，無所隱諱，則非攀援門戶者比，故所論頗屬持平。南渡以後，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，惟李心傳之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，號爲精核，次則紹翁是書。陳郁《藏一話腴》嘗摘其誤以劉禹錫《題壽安甘棠驛》詩爲趙仲湜《游天竺》詩一條；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嘗摘其光宗內禪，慈懿於臥內取璽一條；又摘其函韓　　胄首求和誤稱由章良能建議一條；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，蓋小小譌異，記載家均所不免，不以是廢其書也。惟王士禎《居易錄》謂其頗涉煩碎，不及李心傳書，今核其體裁，所評良允，故心傳書入史部，而此書則列小說家焉。

甲集

恭孝儀王大節

恭孝儀王，諱仲湜。王之生也，有紫光照室，及視則肉塊，以刃剖塊，遂得嬰兒。先兩月，母夢文殊而孕動。二帝北狩，六軍欲推王而立之。仗劍以卻黃袍，曉其徒曰：「自有真主。」其徒猶未退，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。其徒又未退，則欲自伏劍以死。六軍與王約，以逾月而真主不出，則王當即大位。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。未幾，高宗即位於應天，王間關渡南，上屢嘉歎。王祭濮園，嘗自讚其容，曰：「熙寧六載，歲在癸丑，月

當孟夏，二十有九，予乃始生，濮祖之後。性比山麋，貌同野叟；隨圓就方，似無惟有。惟忠惟孝，不汙不苟；皓月清風，良朋益友。湛然靈臺，確乎不朽。」「不汙不苟」，蓋自敘其推戴事也。嘗遊天竺，有「山禽忽驚起，衝落半岩花」之句〈（按，二句是劉禹錫《甘棠館詩》）〉。葬西湖顯明寺。子孫視諸邸最為繁衍，蓋恭孝之報云。

潘閬不與先賢祠

潘閬居錢塘，今太學前有潘閬巷〈（原注：俗呼為潘郎）〉。閬工唐風，歸自富春，有「漁浦風波惡，錢塘燈火微」〈（一作「漁浦風浪急，龍山燈火微」）〉之句，識者稱之。唯落魄不檢。為秦王記室參軍，王坐罪下獄，捕閬急甚。閬自髡其髮，易緇衣，持磬出南薰門。上怒既怠，有為閬說上者曰：「閬不南走粵，則北走胡爾。惟上招安之。」上旋悟。時閬已再入京，敕授四門助教。閬以老懶不任朝謁為辭，自封還敕命。時文法疏簡猶若此。未幾，論者謂閬終秦黨，語多怨望，編置信上。至信上，勺道旁聖泉，題詩柱上，曰：「炎天□□熱如焚，恰恨都無一點雲。不得此泉□□□，幾乎渴殺老參軍。一作「炎炎畏日樹將焚，卻悵都無一點雲。強跨蹇驢來得到，皆疑渴殺老參軍。」」〈（按，《後村詩話》云：「信州道旁有泉一泓，甚清，有詩牌云：『炎炎亭午暑如焚，卻恨都無一點雲。六月騎驢來到晚，幾乎渴殺老參軍。』潘逍遙詩也。」《能改齋漫錄》云：「潘閬題資福院石井：『炎炎畏日樹將焚，卻恨都無一點雲。強跨蹇驢來到得，皆疑渴殺老參軍。』」詩俱小異。又按宋刻《咸淳臨安志》引此條，潘詩亦脫五字，知此書在當時已無善本矣。）〉猶稱記室舊銜也。先是，盧多遜與潘善，故有四門之命。多遜譖趙普不行，普相，多遜罷，故閬終不免。嘉定間，臨安守建先賢祠〈（一作「堂」）〉於西湖，欲祀閬於列。有風不宜預者，遂黜閬。事見〈（祠記）〉〈（原注：進德行而退文藝，先節義而後功名）〉。

東萊南軒書說

考亭先生嘗觀《書說》，語門人曰：「伯恭〈（［原注］東萊字）〉真是說得《書》好，但《周誥》中有解說不通處，祇須闕疑，熹亦不敢強解，伯恭卻一向解去，故微有尖巧之病也。是伯恭天資高處，卻是太高，所以不肯闕疑。」又謂：「南軒《酒誥》一段解天降命、天降威處，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。」今備載南軒之說：「酒之為物，本以奉祭祀、供賓客，此即天之降命也。而人以酒之故，至於失德喪身，即天之降威也。釋氏本惡天降威者，乃並與天之降命者去之。吾儒則不然，去其降威者而已。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。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，釋氏惡之，而必欲食蔬茹，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

已；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，釋氏惡之，必欲衣壞色之衣，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；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，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。釋氏本惡人欲，並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，吾儒去人欲，所謂天理者昭然矣。譬如水焉，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，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；吾儒不然，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。此儒釋之分也。」

考亭解中庸

考亭解《中庸》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曰：「命猶令也，性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，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為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率，循也；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修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，以為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，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蓋人之所以為人，道之所以為道，聖人之所以為教，原其所自，無一不本於天而備載〈（一無「載」字）〉於我矣。」真文忠公〈（原注：德秀）〉觀考亭之解，以為：「生我者太極也，成我者先生也〈（原注：謂考亭）〉，吾其敢忘先生乎！」考亭之門人劉黻，字季文，號靜春，與文忠為友而輩行過之，乃大不取其師之說。其自為論，則曰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故謂之性，而貴於物焉。《湯誥》曰：『惟皇上帝，降衷於下民，若有常性。』吾夫子曰：『天地之性人為貴。』是則人之性，豈物之所得而擬哉？或疑萬物通謂之性，奚獨人？愚曰：是固然矣。然此既曰性，則有氣質矣。又安可合人物而言，以自汩亂其本原也？凡混人物而為一者，必非識性者也。今皆不取。至如孟子道性善，亦祇謂人而已。」文忠公與靜春辨，各主其說。或當燕飲旅酬之頃，靜春必與公辨極而爭起，公引觴命靜春曰：「某竊笑漢儒聚訟，吾儕豈可又為後世所笑？姑各行所學而已。」劉猶力持其說不已，著為《就正錄》云：「昔子思作《中庸》，篇端有曰：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』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，其發明性命，開悟天下後世至矣。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，嗟夫，言之似是而差也！嘗考古先聖賢，凡言性命，有兼人物而言者，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。《易》之《乾彖》曰『各正性命』，《樂記》亦曰『則性命不同矣』，是乃兼人物而言。然既曰各有不同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。假如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』或兼人物而言，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，當如告子之見。告子，孟子之高弟。彼其杞柳、湍水之喻，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，縱橫繆戾，固無足取。至於生之謂性，孟子辨焉而未詳，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？」善乎朱文公辟之曰：「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，人與物同；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，人與物異。」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，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。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，聞而知之者也，其

讀《中庸》，默與文公合。靜春見而知之者，乃終不以先生之說《中庸》為是，何歟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〈（原注：不記名）〉謂予曰：「告子不是孟子弟子，弟子俱姓名之，告子獨稱子者，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。」象山於告子之說，亦未嘗深非之，而或有省處。象山之學雜乎禪，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，蓋以此。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，嘗風靜春去「高弟」二字。

慈湖疑大學

考亭先生解《大學・誠意章》曰：「意者，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，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。一有私欲實乎其中，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，則心為所累，雖欲勉強以正之，亦不可得。故正心者必誠其意。」慈湖楊氏讀《論語》有毋意之說，以為夫子本欲毋意，而《大學》乃欲誠意，深疑《大學》出於子思子之自為，非夫子之本旨。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。然夫子之傳，子思之論，考亭先生之解，是已於意上添一誠字，是正慮意之為心累也。楊氏應接門人，著撰碑誌，俱欲去意，其慮意之為心累者，無異於夫子、子思、考亭先生，而欲盡去意則不可。心不可無，則意不容去。故考亭先生謂：「意者，心之所發。實其心之所發，欲一於善而已。」既曰誠意矣，則與《論語》之毋意者相為發明，又何疑於《大學》之書也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，頭領俱差；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。鵝湖之會，考亭有詩，其略云：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。」陸復齋云：「留情傳注翻荊棘，著意精微轉陸沉。」象山云：「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轉浮沉。」蓋二氏之學可見矣。慈湖第進士，主富陽簿，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，舟泊富陽。楊宿聞其名，至舟次迎之，留廳舍。晨起，揖象山而出，攝治邑事。象山於□□有自信處否〈（按，文義，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）〉？學者曰：「祇是信幾個『子曰』。」象山徐語之曰：「漢儒幾個杜撰『子曰』，足下信得過否？」學者不能對，卻問象山曰：「先生所信者，信個什麼？」象山曰：「九淵祇是信此心。」驪塘謂予曰：「那學子應得也自好，祇是象山又高一著。此老極是機辨，然亦禪也。」慈湖又改周子《太極圖》為，以為周子之說詳。簡之說《易》，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，以為道始於太極而已，亦源流於象山云。

賜宴滌爵

賜酒群臣，無滌爵之文。孝宗賜宴內朝，丞相王淮涕流於酒，已則復縮涕入鼻。時吳公琚兄弟亦預宴，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，微扣左右知其故，後有詔滌爵。滌爵自淮始。

大臣衩衣見百官

大臣見百官，主賓皆用朝服。時伏暑甚，丞相淮體弱不能勝，至悶絕。上亟召醫疾，有間，復有詔，許百官以衩衣見丞相，自淮始。

慶元六君子

趙忠定橫遭遷謫，去國之日，天為雨血，京城人以盆盎貯之，殷殷然。太學諸生上封事，叩閽正甚急，侂胄欲斬其為首者，寧皇祇從聽讀。當時同銜上者六人，世號為「六君子」：曰周端朝，曰張衡，曰徐範，曰蔣傅、林仲麟、楊宏中。皆並出，惟周受禍略備〈（原注：後至不能嗣，韓亦慘矣）〉。初自廷尉聽讀衢州，已次半道，有旨再赴廷尉，周始自分必死。時憲聖在上，韓猶不敢殺士，故欲以計殺之。周竟不死，復聽讀永州，杜門教授生徒。後以韓誅放還，復籍於學，為南宮第一人，自外入為國子錄。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。親迎之夕，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，周曰：「正用此時來見耶？為我傳語，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。」諸生不肯退，曰：「我為國錄身上事來，有書在此。」書入，乃備述李為史氏云云，「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，天下以為出於李氏。」周愕甚，入則已奏樂行酒。周亟起，告女以故。女以疾遽，冀展日定情。李氏子惘然登車去。富陽令大怒，訴於臺，因劾周去。復入為太學博士。自文忠公去國，時猶有樓公〈（昉）〉、危公〈（稹）〉、蕭公〈（舜諮）〉、陳公〈（慮）〉、絜齋袁公〈（燮）〉、慈湖楊公〈（簡）〉，相與直言於朝，俱以次引去。周由博士，不十年至從列。庚辰，京城災，論事者眾，周語予曰：「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。」予戲對之曰：「先生在，紹翁何敢言。」

衛魁廷尉

衛公涇，字清叔，吳門石浦人，先五世俱第進士，至公為廷唱第一人。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，上敕授添差州僉幕。公即入劄廟堂，以為「身自言而自為可乎」？有旨待詔與僉幕正闕。公已赴越任，閑會親友玩牡丹，謂「第一花人尚貴之，吾亦宜自貴重可也」。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幕垂滿，必通書宰相為謝，然後遇次榜廷唱放召命，以某日降旨入修門。公以通書宰相非是，唯任其遲速可也。時王淮當國，殊以不通書為訝，雖已降召命，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。公翱翔於江上六合塔下，幾三月不得見。適鄭公僑以吏郎召，與公遇塔下，鄭寒暄畢，即問曰：「清叔何為在此？」公語之故。鄭引見畢，即直詣都省門面詰丞相。丞相情見詞屈，曰：「某幾乎忘了。」翌日，降旨趣公見。公既俱史相誅韓，旋用故智又欲去史。史為景憲太子舊學，太子知其謀於內，遂以告史。御史

中丞章良能彈公。良能，公所厚也。疏入猶未報，章用臺吏語，緘副疏以示公。公車至太廟下，得章所緘語，謂使云：「傳語中丞，我今即出北關矣。」史以公宿望，不敢貶置，唯秩以大閫，不復召矣。錢召文象祖以史故，於廣坐中及公云：「初謂衛清叔一世人望，身為大臣，顧售韓侂胄螺鈿髹器。」然則公之罪亦微矣。其客於有成嘗授經於公。初於猶為士時，公已罷政，提舉洞霄宮，遺於以書，外緘題「書拜上省元」，下惟具銜，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，題曰「省元學士先生」，蓋得前輩體。又客曰迂齋樓公昉，往往代公箋啟。又客曰輔漢卿，嘗陪公閑話，亦及道學。又客曰王大受，跡頗疏於三客，亦未嘗遊公之燕閣。良能既逐公去，因及其四客。於後位至司業。樓位至宗簿，封事輪對有直諒聲。輔嘗從考亭先生遊，晚以弁服終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，後謫邵武終焉，有《易齋詩》，水心先生為之序，稱許過於四靈。衛公垂歿，乞勿田澱湖一疏，真體國大臣也。

布衣入館

震澤王蘋，少師事龜山。高宗宿聞其名，又以諸郎官力薦，駕幸吳門，起召賜對，以布衣賜進士出身，正字中秘。製曰：「朕於一時人才，苟得其名目，稍有自見，往往至於〈（一無「於」字）〉屢試，而治不加進。於是從而求所未試者，至於岩穴之士，庶幾有稱意焉。爾學有師承，親聞道要。蘊櫝既久，聲實自彰。行誼克修，溢於朕聽。延見訪問，辭約而指深。師友淵源，朕所嘉尚。賜之高第，職是校讎。豈特為儒者一時之榮，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。勉行爾志，毋負師言。」上意蓋謂龜山也。王既入館，猶子誼年方十四歲，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：「可斬秦檜以謝天下。」為僕所持，索千金。王之父不能從。族子謂之曰：「予金則返批，批返而後別議僕罪，千金可返也。」其父亦不能從，僕遂持以告有司。有司懼檜耳目，不敢隱，驛聞於朝。詔赴廷尉，獄具，伏罪當誅。檜閱其牘，審知年十四，翌日言之上。上赦其幼，編置象臺。能詩文，聚徒貶所。檜死得歸，治生產有緒。蘋本將階大用，以猶子故，旋以他事為言者所列，坐廢於家云。

光堯幸徑山

光堯幸徑山，憩於萬木之陰，顧問僧曰：「木何者為王？」僧對曰：「大者為王。」光堯曰：「直者為王。」有杉小而直，因封之。光堯為龍君炷香，有五色蜥蜴出於塑像下，從光堯左肩直下，遂登右肩，旋聖體者數四，又拱而朝亦數四，光堯注視久之。蜥蜴復循憲聖聖體之半，拱而不數。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，覬蜥蜴旋繞。僧至，諷經嗾之，憲聖亦祝曰：「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？」蜥蜴終不肯，竟入塑像下。妃慚沮，不復有私利。

徑山有二事，東坡宿齋扉，夜有叩門者云「放天燈人歸」，則天燈之偽不待辨。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，施利者至，則嗾蜥蜴旋繞。天燈之事，僧徒本為利；既為利，則必嗾蜥蜴登妃身，彼視君后妾為何事〈（語似有脫誤）〉。龍山間〈（語有脫誤）〉移天目，從礎下小石竅往來。又有龍君借地之說，至不敢聲鍾鼓。皆疑其徒附會，故不書。

憲聖擁立

憲聖既擁立光皇，光皇以疾不能喪，憲聖至自為臨奠。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：「雖喪紀自行於宮中，然禮文難示於天下。」蓋攻媿之詞，憲聖之意也，天下稱之。先是，吳琚奏東朝云：「某人傳道聖語『敢不控竭。』竊觀今日事體，莫如早決大策，以安人心。垂簾之事，止可行之旬浹，久則不可。願聖意察之。」憲聖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翌日，並召嘉王暨吳興入，憲聖大慟不能聲，先諭吳興曰：「外議皆曰立爾，我思量萬事當從長。嘉王長也，且教他做。他做了你卻做，自有祖宗例。」吳興色變，拜而出。嘉王聞命，驚惶欲走，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，使不得出。嘉王連稱：「告大媽媽〈（原注：憲聖）〉，臣做不得，做不得。」憲聖命侂胄：「取黃袍來，我自與他著。」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。憲聖叱王立侍，因責王以「我見你公公，又見你大爹爹，見你爺，今又卻見你。」言訖，泣數行下。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為勸。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，遂衣黃袍，亟拜不知數，口中猶微道「做不得」。侂胄遂掖王出宮，喚百官班，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，且草賀。歡聲如雷，人心始安。先是，皇太子即位於內，則市人排舊邸以入，爭持所遺，謂之「掃閣」，故必先為之備。時吳興為備，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，絕不為備，故市人席卷而去。王既即位，翌日，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。光皇疾，有閑，問：「是誰？」侂胄對曰：「嗣皇帝。」光宗瞪目視之，曰：「吾兒耶？」又問侂胄曰：「爾為誰？」侂胄對：「知侂門事臣韓侂胄。」光宗遂轉聖躬面內。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，堅不可取。侂胄以白慈懿，慈懿曰：「既是我兒子做了，我自取付之。」即光宗臥內拿璽。寧皇之立，憲聖之大造也，三十六年清靜之治，憲聖之大明也，琚亦有助焉。文忠真公跋琚奏稿於忠宣堂云：「觀少保吳公密奏遺稿，其盡忠王室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，歎仰久之。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。」侂胄陰忌琚，以憲聖故，故不敢行忠定、德謙事。賞花命酒，每極歡劇，閑語吳曰：「肯為成都行乎？」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。韓笑謂曰：「祇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。」然猶偏帥，判〈（一作「明」，似誤）〉荊、襄、鄂，再判金陵，終於外云。韓誅，趙氏訟冤於朝，公之子鋼亦以公密奏稿進。時相疑吳為韓氏至姻，故伸趙而不錄吳云。

光皇命駕北內

布衣謝嶽甫，閩士也。當光宗久缺問安，群臣苦諫，至比上為夏、商末造。上益不悅。嶽甫伏闕奏書，謂：「父子至親，天理固在。自有感悟開明之日，何俟群臣苦諫？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。但太上春秋已高，太上之愛陛下者，如陛下之愛嘉王。萬一太上萬歲之後，陛下何以見天下？」書奏，上為動，降旨翌日過宮。當是之時，嶽甫名震於京，同姓宰相有欲俟上已駕即薦以代己者。止齋陳氏傅良，時為中書舍人，於百官班中顒俟上出。上已出御屏，慈懿挽上入，曰：「天色冷，官家且進一杯酒。」卻上輦，百僚暨侍衛俱失色。傅良引上裾，請毋入，已至御屏後，慈懿叱之曰：「這裏甚去處？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！」傅良遂大慟於殿下。慈懿遣人問之曰：「此何理也？」傅良對以「子諫父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」。后益怒。傅良去，謝遂報罷。先是，嶽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，不報。謝娶孫氏，孫已死，謝發其線篋，乃謝所上書副本也。謝嘗以副本納要路，不知孫氏何自致之。謝益感愴。閩士林自知觀過，與謝同遊於京學，以詩一絕為紀其事，末二句云：「漢皇未下復仇詔，柰此匹夫匹婦何？」林已賦詩，同舍莫有能繼者。林號為名儒，仕至史館校勘、糧料院，終於官。

止齋陳氏

止齋陳氏傅良，字君舉，永嘉人。早以《早秋》應舉，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，以蔡治《春秋》浸出己有，遂用詞賦取科第。詞賦與進士詩為中興冠，然工巧特甚，稍失《三元衡鑒》正體，故今舉子詞賦之失，自陳始也。奏疏洞達其衷，經義敷暢厥旨，尤長於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。考亭視為畏友，嘗謂門人曰：「以伯恭、君舉、陳同父合做一個，方才是好。」猶不及水心先生。蓋水心輩行不侔，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，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，未見其便止。考亭先生見其止也，當與三子並稱，而且有所優劣矣。考亭先生晚注《毛詩》，盡去《序》文，以彤管為淫奔之具，以城闕為偷期之所。止齋得其說而病之，謂「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，以為淫奔之具、偷期之所，私竊有所未安」。猶藏其說，不與考亭先生辨。考亭微知其然，嘗移書求其《詩說》。止齋答以「公近與陸子靜鬥辨無極，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。且某未嘗注《詩》，所以說《詩》者，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《一云「與門人為舉子講義」），今皆毀棄之矣」。蓋不欲佐陸、陳之辨也。今止齋《詩傳》方行於世云。建安袁氏申儒為公門人，序其《傳》末：「止齋實為寧王舊學，上嘗思之，語韓侂胄曰：『陳某今何在？卻是好人。』侂胄對上曰：『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，恐不是好人。』上曰：『心術不正，便不是好人耶。』遂不復召用。」止齋立朝，大節俱無愧於師友，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，其諫諍有古風烈。嘉王之立，止齋以舊學亦有讚策功。厄於韓氏，遂不果大拜云。

宏而不博博而不宏

真文忠公、留公元剛字茂潛，俱以宏博應選。時李公大異校其卷，於文忠卷首批云「宏而不博」，於留卷首批云「博而不宏」，申都臺取旨。時陳自強居廟堂，因文忠妻父善相，識文忠為遠器，力讚韓氏二人俱置異等。是歲，毛君自知為進士第一人，對策中及「朝廷設宏博以取士，今謂之宏而不博，博而不宏，非所以示天下，然猶置異等，何耶？」至文忠立朝，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臾恢復事，且其父閫卷，遂駁置五甲，勒授監當，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。終文忠之立朝，言者論之不已，後終不得起。南嶽劉君克莊潛夫，以詩悼其亡云：「至尊殿上主文衡，豈〈（《集》作「誰」）〉料臺中有異評。後〈（《集》作「垂」）〉二十年才入幕，隔〈（《集》作「後」）〉三四榜盡登瀛。白頭親痛終天訣，丹穴雛方隔歲生。策比諸儒無愧色，祇〈（《集》作「自」）〉緣命不到公卿。」毛策力主恢復，故劉寓微詞云。劉詩「登瀛」之句，謂袁蒙齋也。毛流泊以死，真公卒為名卿。留以使酒任氣，為言者屢以聞，然該敏貫洽，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。文忠初甚與之契，中年對客語留，則愀然不悅。先是，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，後為世僕所發，公斷其廬，得池於劉臥內，劉氏遂衰。其臨政操斷皆類是，故謗者亦不恕。嘗得方岩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：「納去茂潛書，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。茂潛永嘉之政，若干將、莫邪新發於硎，切不可干之以私。」又云：「近來墨池事最偉。」

胡紘李沐

初，紘試宰，還謁忠定。同時見者，忠定同郡人某，亦趙氏。趙知忠定不事修飾，故易敝巾、垢衫、敗屣以見，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。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，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。次至紘進，自敘科第嘗階上遊，冀歸裏列。忠定愀然曰：「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，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？」神色不接。紘未謁忠定，嘗迂道謁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。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，至茄熟，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。胡之至，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。胡不悅，退而語人曰：「此非人情，隻雞樽酒，山中未為乏也。」道出衢，從太守覓舟，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，時猶未第。紘氣勢淩忽，若宿與之不合者，厲聲問先生曰：「高姓仙里？」先生應之曰：「永嘉葉適。」紘又詰之曰：「足下何幹至此？」先生對曰：「親病求醫。」紘笑，以手自搖紫窄帶，歎曰：「此所謂親病在床，入山采藥。」先生憮然，莫知其所以見訝者。會太守素稔先生名，遂命典謁語胡小俟，先請葉學士〈（原注：即水心）〉。胡尤不平。沐為名臣李公士穎子。李公閑居龜溪，去都最近。沐以大臣子試二令，適從忠定謁告為親壽，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，忠定欲

榮沐，諭以就持歸以賜。沐對以「遣使，舊禮也，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」。忠定不樂，頗以語侵沐。韓侂胄欲圖忠定，而莫有助之者，謀之於某官。某語侂胄曰：「公留某則可圖趙。」韓遂於上前力留之，後竟拜相。某官既為韓留，則力薦侂、沐。沐遂誣忠定為不軌。侂代擊考亭先生，誣以歐陽公被謗事，又斥其輒廢校舍為宅，論水心先生所著《進策君德論》以為無君。侂文逼柳柳州。沐詩文灑脫，晚〈（一無「晚」字）〉著《易》，頗契奧旨，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。其積忿嫉者已久，臨大議，頃不能平心耳。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，自敘其事。京對鞏者，無異於忠定對侂。鞏賢者也，嘗歎京言之是，未嘗怨尤，惜其不得侂位。近時林〈（一作「淩」）〉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，始得掌故都司。聶善之面戒之云：「翌日君謝丞相，但須遜謝垂晚得祿，切不可一字及科第。」居今之世，為士大夫者，亦不可不知此。

製科詞賦三經宏博

本朝廷對取士，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〈（原注：省試命題亦然）〉。真宗以「卮言日出」試士於廷，孫何等不究厥旨，賦莫能就，遂昧死攀殿陛而上，請所出與大意。真宗不以為罪，揭示所出及大意，謂「卮，潤也」。是歲以何為狀頭。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，皆始於此。王安石以《三經》取士，遂罷詞賦，廷對始用策。先是，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為狀頭，惟指庭下竹一束，謂之曰：「用此則為狀元。」葉不解其意，及用策取士，葉果為首，竹一束乃策〈（原注：又夢中神為設狗肉片為「狀」宇）〉，定數如此。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，知上意深喜《孟子），嘗以語葉，故葉對策始終援《孟子》以為說。先是，荊國王安石嘗賦詩《試闈中》云：「當時賜帛倡優等，今日掄才將相中。」蓋已嫉詞賦之弊。後因蘇子由策專攻上身，安石比之穀永，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，安石遂有罷製科之意。哲宗策士，因語近臣曰：「進士試策，文理有過於製科者。」大臣皆熙寧黨，遂力主罷製科議。製科詞賦既罷，而士之所習者皆《三經》。所謂《三經》者，又非聖人之意，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，各有套括，於是士皆不知故典，亦不能應制誥、駢儷選。蔡京患之，又不欲更熙寧之制，於是始設詞學科，試以製、表，取其能駢儷；試以銘、序，取其記故典。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，孝宗始復製策，而詞學亦不廢。

詞學

洪氏遵試《克敵弓銘》，未知所出。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：「即神臂弓也。」凡制度、輕重、長短，無不語洪。有司以為神。洪獨不記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，何耶？寧皇試宏博之士於類試所，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。徐訪知主司有欲出《

唐曆八變序》者，合用一行禪師《山河兩界曆》以為據。時鮑明法華字浣之為廷評，明於曆學，且朝廷方用以修曆。鮑為劉里人，徐謂劉曰：「君盍訪鮑借《兩界曆》？吾二人共之。」劉唯唯。翌日訪鮑，得《兩界曆》，具知其詳，不復與徐共。及試已迫，徐自訪鮑借曆。鮑語徐曰：「祇有一草本，從周〈（原注：劉字）〉持去數日矣。」及試之日，果出《曆序》，劉甚得意，自以為即神臂弓比。徐於敘末但略云：「亦有一行《兩界曆》，以非正史所載，故不書。」時秘書陳璧閱卷。陳素不習詞學，閱劉卷方以獨用《山河曆》事為疑，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，批劉卷首云：「六篇精博，文氣亦作者，但不必用《山河兩界》事，似失之贅。」是歲劉、徐俱黜。其後徐又試，六篇俱精詣。《代嗣王謝賜玉帶表》用《禮記》「孚尹」二字，以「尹」為平聲。凡用經釋音，當以首釋為證；用史釋音，當以末釋為證。徐用第二音，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。然徐非失黏，但用於隔聯上一句四字內，亦何傷於音律？主司過矣，公論屈之。余嘗訪真文忠公，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。文忠答以「試者二十人，皆曾來相訪。昨某閑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，內一卷佳甚，且自純瑩。此人如何不來見某？且如《謝賜金水滴硯尺》，破題便用品字，如此之類，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。蓋不特此，自是六篇純瑩，天下固有人才」。予謂文忠曰：「莫是徐子儀〈（原注：徐字）〉卷？文忠曰：「文字相似，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。」揭示，則徐卷也。徐試《三家星經序》，備記甘公、巫咸、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，主司驚異，已置異等，而末篇贅用《周禮》巫〈（原注：音筮）〉咸為證，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。徐、真本共習此科，且同硯席，文忠已中異等，為玉堂寓直，徐三試有司始中。文忠立朝，徐猶為親奉祠，反為冷官。真出漕江東，徐始得掌故。徐後亦寓直玉堂，官至列監，遲速皆命也。徐奉祖母，孝稱於鄉。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。

武林山

余嘗考《晉書地理志》，錢唐有武林山。《舊圖經》云：「在縣西十五里，高九十二丈，周回一十二里，又名曰靈隱。」錢唐令劉道真《錢唐記》、太子文學陸羽《靈隱記》、夏竦《靈隱寺舍田記》、翰林院學士胡宿《武林寺記》，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。《舊圖經》云：「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也。」《新圖經》云：「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，一名武林山，然典籍無所考據。」余嘗竊笑《舊圖經》既云「有武林山，又名靈隱」矣，又云「錢塘門裏有虎林山」；則是武林自為一山，虎林又為一山；城裏是虎林，城外是武林。著為《圖經》者，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。又云西湖其源出於武林山，則正合攻媿「武林山出武林水」矣，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四湖也。《舊圖經》皆近之，但以不考避唐諱，未免疑武林、虎林為

二山矣。詳見於下卷〈（原注：其事無關於世，固似不必辨。蓋太一為聖駕款謁之所，以此資備顧問者）〉。

高宗幸太學

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，高宗祗謁先聖，止輦大成殿門外，降登步趨，執爵奠拜，視貌像翼翼欽慕；復幸太學，御崇化堂，頒示手詔，示樂育詳延之誠意；命國子司業臣等閱講《周易泰卦》，賜群臣諸生坐聽講說，上首肯者再；復遷玉趾，俯臨養正、持志二齋，顧瞻生徒肄業之所，徘徊久之。上之幸齋也，本幸養正齋。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，齋生正幸恩典，遂力邀駕幸持志，上憐其意而幸之。自後未幸學之先，上欲幸齋，必預敕齋名，擗截唯謹，恐其復邀駕覬恩也。

中和堂御製詩

中和堂在郡治，建炎三年四月壬戌，高宗幸焉。御製詩云：「六龍轉淮海，萬騎臨吳津。王者本無外，駕言蘇遠民。瞻彼草木秀，感此瘡痍新。登堂望稽山，懷哉夏禹勤。神功既盛大，後世蒙其仁。願同越句踐，焦思先吾身。艱難務遵養，聖賢有屈伸。高風動君子，屬意種蠡臣。」堂北又有清風亭，御書其楹，云：「斯堂特偉之觀，無愧上都。薰風南來，我意雖快，願與庶人共之。」後因改為偉觀。聖意駐蹕，決於此詩。

請斬喬相

文忠真公奉使金廷，道梗不得進，止於盱眙。奉幣反命，力陳奏疏，謂敵既據吾汴，則幣可以絕。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，史相未知所決。喬公行簡為淮西漕，上書廟堂云云，謂「強韃漸興，其勢已足以亡金。金，昔吾之仇也，今吾之蔽也。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覆，宜姑與幣，使得拒韃。」史相以為行簡之為慮甚深，欲予幣猶未遣，太學諸生黃自然、黃洪、周大同、家　　、徐士龍等，同伏麗正門，請斬行簡以謝天下。

三文忠

歐陽子謚文忠，京丞相鏜以善事韓，亦謚文忠。後以公論，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鏜，改謚文穆。無名子作詩曰：「一在廬陵一豫章，文忠文穆兩相望。大家飛上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。」真文忠初謚也，謚議未上，有疑其太過者，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。公之

子志道以「政府祭公文，皆謂公無愧於歐陽，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」。政府無復辨，竟用初諡云。鏜後以論者，並文穆去之。

天子獄

永康之俗，固號珥筆，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。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，為大臣所沮，報罷居里，落魄醉酒，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，目妓為妃。旁有客曰乙，欲陷陳罪，則謂甲曰：「既冊妃矣，孰為相？」甲謂乙曰：「陳亮為左。」乙又謂甲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曰：「爾為右，吾用二相，大事其濟矣。」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。二相奏事訖，降階拜甲，甲穆然端委而受。妃遂捧觴，歌《降黃龍》為壽。妃與二相俱以次呼「萬歲」，蓋戲也。先是，亮試南宮，何澹校其文而黜之。亮不能平，遍語朝之故舊曰：「亮老矣，反為小子所辱。」澹聞而銜亮，未有間。時澹已為刑部侍郎。乙探知其事，遂不復告之縣若州，亟走刑部上首狀。澹即繳狀以奏，事下廷尉。廷尉，刑部屬也，笞亮無全膚，誣服為不軌。案具，聞於孝宗，上固知為亮，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，廉知其事。大臣奏入取旨，上曰：「秀才醉了胡說亂道，何罪之有？」以御筆畫其牘於地。亮與甲俱掉臂出獄。居無幾，亮又以家僮殺人於境外，適被殺者嘗辱亮父，其家以為亮實以威力用僮。有司笞搒，僮氣絕復蘇者屢矣，不服。仇家置亮父於州圄，又囑中執法論亮情，重下廷尉。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，以亮款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。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計，持之愈急，王亦不能決。稼軒辛公與相婿素善，亮將就逮，亟走書告辛。辛公北客也，故不以在亡為解，援之甚至，亮遂得不死。時考亭先生、水心先生、止齋陳氏俱與亮交，莫有救亮跡。亮與辛書，有「君舉吾兄，正則吾弟，竟成空言」云。驪塘危公嘗語余曰：「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：『吾有疑於公者，蓄而不敢白者有年。公今容某白其疑，可乎？』羅公曰：『言之何傷？』其人曰：『以某觀公，嚴生未嘗妄行一步。公為從官時，天夜大雪，某醉歸，見公以鐵拄杖撥雪，戴溫公帽，丁屐微有聲，吾醉不敢與公揖。後有蒼奴佩篋，蒼奴亦吾所識，為公奴。吾固醉，以為誤認公則不可。』公笑曰：『子之言與所見，是未嘗醉也。陳同父〈（原注：亮字）〉獄事急，吾未嘗識之，憐其才援之吏手，篋內皆白金也。同父死矣，吾故因子問而發之。』」

華子西

華嶽字子西，右庠諸生，以武策擢第。為人輕財好俠，未第時，以言語為韓氏所貶，置建寧圜土中。投啟建守傅公伯誠〈（一作「誡」）〉公憐之，命出入毋係。又以抵觸李

守伯珍〈（原注：名大異）〉，復置圜土。有詩自號《翠微南征集》。韓誅，華放還，復籍於學，因擢第為殿前司官屬。華鬱然不得志，有動搖大臣意。史命殿前卒圍其屋，逮嶽，猶呼嶽至庭下，曰：「我與爾有何怨尤；而欲相謀？」嶽但對未嘗有是。史命拽之赴京兆獄。獄具，坐議大臣當死。史持牘奏寧皇。上知嶽名，欲活之。丞相進而告上曰：「是欲殺臣者。」上曰：「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。」初以斬罪定刑，史對上曰：「如此，則與減一等。」上不悟，以為減死一等，故可其奏。嶽竟杖死於東市。嶽倜儻似陳亮，惜乎不善用也。獄事稍涉袁公蒙齋，史不問。

劉三傑扶陛

劉三傑，衢人也，與韓氏有故，用為太守。朝辭寧皇，劉有疣疾，傴僂扶陛檻以下，上目之震怒，手自批出：「劉三傑無君，可議遠竄。」韓為上前救解，竟免所居郡，斥三秩云。

請斬秦檜

胡忠簡公銓以樞掾「請誅秦檜以謝天下，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，斬臣以謝陛下。」〈（原注：奏稿本）〉高宗震怒，以為訐特，欲正典刑。諫者以陳東啟上，上怒為霽，遂貶胡儋耳。胡之州里，競傳公以誅死。獨有一卜者謂公命當階政府，必不死。又揭榜通衢，以驗他日，人皆目為狂生。先是，敵入中原，朝廷議割四鎮，不決，敵騎奄至，欽宗亟引從臣入內問計，倫遂竄名綴從臣入直前，乞上早戒嚴。上驚問曰：「爾為誰？」倫對上以「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孫」。上知為旦孫，故置不問。忠肅劉公珙以其才薦之高宗，故用以奉使。銓疾其從敵人貶號之議，故請斬之，非疾和議也。胡公南歸，孝宗嘉歎，置之經筵，欲大用之，惜其已老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公封事未達金廷，間者募以千金。及金得副本，為之動色，益知本朝之有人，由是和議堅矣。〈（按，此條諸本俱缺二十一字）〉

請斬趙忠定

忠定去國，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，請斬忠定以謝天下，蓋欲媚韓也。忠定之事既白，後溪劉左史〈（一作「司」）〉光祖適帥荊、襄，辟公之子崇模為機幕。劉公未知師劭事，先辟其弟某。崇模與危公穎為同年，囑危草箋以謝劉公云云——「今聞其弟之當來，欲使為僚而並處。念交遊之仇不同國，而況天倫？無羞惡之心則非人，是乖風教。故勝母

之里不可入，迫人之驛不可居。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歡，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？縱罪不相及，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；倘機或未忘，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。竊謂父子之間，寧間於存沒；賓主之際，則在於從違。且昔辱甄收，本見齒忠臣之後；若今惟苟合，是玷名惡子之中。得士如斯，在公焉用？」劉公得崇模箋，愕置幾上，即草檄勒回師劭弟。請斬忠定，師劭也，其弟固不預。崇模義不得與之同遊。《顏氏家訓》述盧氏事，子弟固能累父兄，父兄亦能累子弟也。

九里松用金字

或問予曰：「今九里松一字門扁，吳說所書也，字何以用金？」予謂之曰：「高宗聖駕幸天竺，由九里松以入，顧瞻有扁，翌日取入，欲自為御書，黼黻湖山，命筆研書數十番，歎息曰：『無以易說所書也。』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，復揭之於一字門」云。

壽星寺寒碧軒詩

東坡既賦《寒碧》之句，吳說能草聖，行書尤妙，嘗書坡句於寺之髹壁。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，留玩者數日，復命還賜本寺。說字畫遭際聖君如此。

夏執中扁榜

今南山慈雲嶺下，地名方家峪，有劉婕妤寺。〈（原注：後贈賢妃）〉泉自鳳山而下，注為方池，味甚甘美。上揭鳳凰泉三字，乃於湖張紫微孝祥所書。夏執中為后兄，俗呼為「夏國舅」，偶至寺中，謂於湖所書未工，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。孝宗已嘗幸寺中，識孝祥所書矣，心實敬之，及駕〈（一無「駕」字）〉再幸，見於湖之扁已去，所易者乃執中所書，上不復他語，但詔左右以斧劈為薪。幸寺僧藏於湖字故在，詔仍用孝祥書。〈（原注：今復揭執中字）〉

三省

嘉定重修都臺既成，旨許士民入視，凡三日。驪塘危公穎時為秘書，約予俱入。既出，則問客曰：「凡廳治皆南面，惟都臺則宰相坐東面，參樞皆西面，此何典也？」坐客有言太宗嘗為中書令，既已廟坐，後人遂不敢專席者；又謂三省舊在內中，不敢上擬南面者；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。危公以其無據，出於臆說，不大釋然。余年最卑，

公視余曰：「賢良獨不聞〈（一作「言」）〉乎？」予謝其問而對曰：「熙寧官制既改，三省長官皆視事南面，餘官遂從兩列，恐當以此為據。」危公謂予曰：「子得之矣。」

南屏興教磨崖〈（原注：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。按「軒」疑「對」字之誤）〉

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《家人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篇，司馬公書，《新圖經》不載。錢唐自五季以來，無干戈之禍，其民富麗，多淫靡之尚，其於齊家之道或缺焉，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，非偶然為之也。今南屏遂為焚櫬之場，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。

天竺觀音

孝宗即位之初，出內府寶玉三品，置於天竺寺觀音道場。明年，御製讚曰：「猗歟大士，本自圓通。示有言說，為世之宗。明照無二，等觀以慈。隨感即應，妙不可思。」上之博通內典如此。

易安齋梅岩亭

光堯親祀南郊，時紹興二十五年也。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〈（一有「岩」字）〉亭曰「謁款泰壇」。因過易安齋，愛其去城不遠，岩石幽邃，得天成自然之趣，為賦《梅岩》云：「怪石蒼岩映翠霞，梅梢疏瘦正橫斜。得因祀事來尋勝，試探春風第一花。」孝宗時在潛邸，恭和聖作云：「秀色環亭擁霽霞，修□〈（原注：今上嫌諱。案當作「筠」宇）〉冰豔數枝斜。東君欲奉天顏喜，故遣融和放早花。」此真古今所未見，岩石何其幸歟！光堯嘗問主僧曰：「此梅喚作甚梅？」主僧對曰：「青蒂梅。」又問曰：「梅邊有藤喚作甚藤？」對曰：「萬歲藤。」稱旨，賜僧階。上嘗拂石而坐，至今謂之「御坐石」。

五丈觀音

觀音高五丈，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，蓋建隆元年秋也。轉智不御煙火，止食芹蓼；不衣絲綿，常服紙衣，號「紙衣和尚」。高宗偕憲聖嘗幸觀音所。憲聖歸，即製金縷衣以賜之，及掛體，僅至其半。憲聖遂遣使相其體，再製衣以賜。

柳洲五龍王廟

出湧金門入柳洲，上有龍王祠。開禧中，帥臣趙師睪重塑五王像，冕旒珪服畢具。其中三像，一模韓侂胄像，一模陳自強像，一模師睪〈（一作蘇師旦）〉像。時韓、陳猶在，臺臣攻師睪〈（一作師旦）〉者，惟於疏中及師睪〈（一作師旦）〉自貌其像，不敢斥韓、陳云。至今猶存，未有易之者。過此皆不識三人者，恐未必以予言為信而易之。然師睪〈（一作師旦）〉論疏可考也。

張司封廟

廟號昭貺，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〈（原注：或作「兵部史」。碑又作「太常」。祠典作「工部員外」，俗呼「司封」）〉。夏字伯起，景祐中出為兩浙轉運使。杭州江岸，率用薪土，潮水衝擊，不過三歲輒壞。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，以防江潮之害。既成，州人感夏之功，慶曆中立廟於堤上。嘉祐□年十月，贈太常少卿。政和二年八月，封寧江侯，改封安濟公，並賜今額。紹興十四年增「靈感」字，紹興三十年增「順濟」字。予以本末考之，初無神怪之事。今臨安相傳，以伯起治潮三年，莫得其要領，不勝阨憤，盡抱所書牘自赴於江，上訴於帝，後寓於夢，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，堤成而潮亦退，蓋真野人語也。江之所侍者堤，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，功未及成，效匹夫溝瀆之為？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，萬一不用其夢，患當如何？是尚得生名之智、歿謂之神乎？沿江十二里，要是上至六和塔，下至東青門，正昭貺所築。今顧諉之錢王，則尤繆矣。

忠勇廟

廟在九里松，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。紹興三十二年，從張子蓋解海州圍，玘用命戰歿。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，仍於本寨門首建廟，賜號「忠勇」。乾道元年，步帥戚方所建。

忠清廟製詞

顯仁太后龍循將渡會稽，上聖孝出於天性，預恐風濤為孽，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。及篙御既戒，浪平如席，上命詞臣行製詞以封之曰：「追惟文母，將祔裕陵；殿告成，容車將發。奈以大江之阻，具形群辟之憂；既竭予誠，亟孚神聽。某王一節甚偉，千古如存。帖然風濤，既賴幽冥之相；煥乎天寵，用昭崇極之恩。尚綏予四方之民，以綿爾百世之

祀，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。」蓋於舊號四字上加「忠壯」二字。

徑山大慧

大慧名妙喜。張公九成字子韶，自為士時已耽釋學，嘗與妙喜往來，然不過為世外交。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，檜既竄斥張公，廉知其素所往來者，所善獨妙喜，遂杖妙喜背，刺為卒於南海。妙喜色未嘗動。後檜死，孝宗果放還，復居徑山。有勸之去其墨者，妙喜笑拒不答。孝宗憐而敬之，寵眷尤厚，賜金缽〈（一作「鈸」，似誤）〉、袈裟，輿前用青蓋，賜號「大慧」。言者列其寵遇太過。高宗既御北內，得以遊幸山間，以妙喜故，賜吳郡田萬畝。駕辛越二年，始建龍遊閣。

宏詞

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，有司望風承意太過，每遇郡〈（一作「群」）〉試，必摘其微疵，僅從申省，予載之詳矣。水心先生著為《進卷外稿》，其論宏詞曰：「宏詞之興，其最貴者四六之文，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。士大夫以對偶親切、用事精的相誇，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。此風熾而不可遏，七八十年矣。前後居卿相顯人、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，率詞科之人也。既已為詞科，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，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。蓋進士等科，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，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。」先生《外稿》蓋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，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。雖先生本無意於嫉視詞科，亦異於望風承意者，然適值其時，若有所為。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，蓋得於里人張彥清〈（一作「青」）〉之說，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。文忠得先生《習學記言》觀之，謂：「此非記言，乃放言也。豈有激歟？」水心先生之文，精詣處有韓、柳所不及，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。文忠四六，近世所未見，如史相服閿，加官制詞云：「素冠欒欒，方畢三年之制；赤舄幾幾，爰新百揆之瞻。」又謂史相云：「陳平之智有餘，蕭相之功第一。」戒詞云：「天難諶斯，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；民亦勞止，其共圖既庶既富之功。」《撫諭江西寇曲赦詔》，其中一二聯云：「自有乾坤至於今日，未聞盜賊可以全軀。」又曰：「弄潢池之兵，諒非爾志；焚昆岡之五，亦豈予心。」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：「若時懿屬，可限彝章，其登公朝位棘之尊，仍疏王社苴茅之賞。」蓋文忠既入劄廟堂，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，故致微詞云。

文忠答趙履常

文忠真公嘗與趙公汝談〈（一作「汝愚」）〉相晤，趙公啟文忠曰：「當思所以謀當路者，毋徒議之而已。」文忠答以「公為宗臣〈（一作「國」）〉，固當思所以謀。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〈（一作「論」）〉之臣爾。」趙公自失。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。嘉定初，文忠語余曰：「他年某極力祇做得田君貺人物，若范文正公，則非所敢望矣。至中年而後，則又以文正自任。」先是，嘉定初與予論理學，則曰：「某與兄言，祇是論得個皮膚，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。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，然後卻與公論骨髓。」其後，公閑居僅十年，而朝夕反覆議論者，獨有靜春乃大不合。豈公之學力，已異於嘉定之初耶？

徐竹隱草皇子制

寧皇立皇子洵，時上春秋猶盛。竹隱徐似道行制，詞內二句云：「爰建神明之胄，以觀天地之心。」真學士也，其意味悠長矣。

昆命於元龜〈（按，此事載《齊東野語》第十六卷，較此尤詳）〉

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〈（史彌遠）〉，翰林權直陳晦偶用「昆命於元龜」事。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，即束裝，奏疏謂：「哀帝拜董賢為大司馬，有『允執其中』之詞。當時父老流涕，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。」寧宗得思疏甚駭，宣示右相。右相拜表，以為「臣一時恭聽王言，不暇指摘，乞下思疏以示晦。」晦翌日除御史，遂上章，遍舉本朝自趙普而下，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，且謂「臣嘗詞科放思〈（一作「臣嘗學詞科於思」）〉，思非不記。此特出於一旦私憤，遂忘故典。以藩臣而議王制，不懲無以示後。」文節遂不復敢再辯，免所居官。陳與真文忠最厚，蓋辨明故典，頗質於文忠云。

考亭

考亭先生賦《武夷大隱屏》詩云：「夔牖前頭大隱屏，晚來相對靜儀形。浮雲一任閑舒卷，萬古青山祇麼青。」五峰胡氏得其詩而誦之，謂南軒張敬夫曰：「佳則佳矣，惜其有體而無用。」遂自為詩以遺考亭先生，曰：「幽人偏愛青山好，為是青山青不老。山中出雲雨太虛，一洗塵埃青更好。」胡公銓以詩薦先生於孝宗，召除武學博士，先生不拜。蓋先生之意，以為胡公特知其詩而已。門人以「考亭」號先生，世少知其然者。亭為陳氏所造，本以置其父之櫬，葬畢，因以為祀塋之所，故曰「考亭」。其後，亭歸於先生，以「考亭」於己無所預，遂因陳姓易名曰「聚星」，參取《漢史》、《世說》陳

元方事，事為一段，段為一圖，揭之於亭。而門人稱「考亭」之號已久，終不能遽易。故今稱先生皆以晦庵、晦翁，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。先是，先生本字元晦，後自以為元者乾，四德之首也，懼不足當，自易為仲晦。然天下稱元晦已久，至今未有稱仲晦者。文忠真公字景元，攻媿從容叩公曰：「何以謂之景元？」公對以「慕元德秀，故曰景元。」攻媿曰：「誤矣。」取《毛詩》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注文以示公，曰：「景，明也。詩人以明行對高山，則景不可以訓慕。」遂為公易曰「希元」，然天下稱「景元」已久，至今亦未有稱為「希元」者。文中子弟績，字無功。子曰：「神人無功，非爾所及也。」終身名之。考亭先生不敢以「元」為字，蓋本於此。

洪景盧

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為秦檜所忌，孝宗憐之。其子邁以宏博中選，歷官清顯。孝宗有意大用，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，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，故特遲之。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，上為首肯。閑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，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：「也請學士〈（原注：時洪為知制誥）〉教子。」快行言訖，無他詔。洪驚愕莫知其端，但對使唯唯奉詔，退而研其子所如往，方悟上旨，遂抗章謝罪求去。歸番陽，與兄丞相適酬唱觴詠於林壑甚適。偶得史氏瓊花，種之別墅，名曰「瓊野」〈（野疑墅）〉。樓曰「瓊樓」，圃曰「瓊圃」。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，不從。史氏遂訐公以「瓊瑤者，天子之所居，非臣子所宜稱」。公不為動，則伏闕進詞，詣臺訴事，因為言者所列。文人稍欲吟詠題品，而小人即毀之，至不復遷政府，亦命矣。

趙忠定掄才

忠定季子崇實，間因與予商搉駢儷，以為：「此最不可忽，先公居政地，間以此觀人，至尺牘小簡亦然，蓋不特駢儷。或謂先公曰：『或出於他人之手，則難於知人矣。』先公曰：『不然，彼能倩人做好文字，其人亦不碌碌矣。』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。」崇實為相家賢胄，遊京幕為元僚，有雋聲，而誠實出於天性，真稱其名。惜乎天不假年云。

太學諸生置綾紙

鄭昭先為臺臣，倏當言事月，謂之月課。昭先純謹人也，不敢妄有指議，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，惟大臣用以引車，旨從之。太學諸生以為既不許用青蓋，則用皂絹為短簷傘，

如都下賣冰水〈（一無「水」字）〉擔上所用，人已共嗤笑。邏者猶以為首犯禁條，用繩繫持蓋僕，並蓋赴京兆。時程覃實尹京，遂杖持蓋僕。翌日，諸生群起伏光範，訴京兆。時相戒閽者勿受謁。諸生至詣闕訴覃。覃亦白堂及臺自辨。諸生攻之愈急，至作為《覃傳》云：「程覃，字會元，一字不識。湖徽人也。」「湖徽」者，覃本徽出，寓居於湖。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於強聒謂之「胡揮」。時相以為「前京兆趙師睪既因檟楚齋生罷去，亦諸生所訴也。既罷一京兆矣，其可再乎？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？諸生得無太恣橫！」堅持其議，不以諸生章白上。諸生計既屈，遂治任盡出太學，置綾卷於崇化堂，皆望闕遙拜而去。云散霧裂，學為之空。觀者驚側，以為百年所未嘗有。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，偶遣饋舊同舍，介者寂無所睹，復持以歸，白王以兩學俱空。王遣二子往廉其事，具得實，因慈明啟於上。上即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，亟就齋事〈（一無「事」字）〉，免覃所居官，仍為農卿，諸生奉詔唯唯〈（一作「唯謹」）〉。先是，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，遂誦言「諸郡庠生有職事者，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，此極可念。若諸生納綾卷而去，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。」生徒聞其說而止。史相雖以計定諸生，未必真出於此。以余觀諸郡庠，極有遺才。三年大比，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於太學云。覃於宦業無顯過，蓋善人也。皂蓋一事合申廟堂，當來臺臣祇乞禁青蓋，今諸生用短簷皂傘，未知合與不合，更乞朝廷明降指揮，以憑遵守。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皂蓋，而諸生猶故用之，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，則為善於處置矣。時即有輕薄子故為一絕落韻詩云：「冠蓋如雲自古傳，易青為皂且從權。中原多少黃羅傘，何不多多出賞錢。」

心之精神是謂聖

慈湖楊公簡，參象山學猶未大悟，忽讀《孔叢子》，至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」一句，豁然頓解。自此酬酢門人、敘述碑記、講說經義，未嘗舍心以立說。慈湖嘗為館職，同列率多譏玩之，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。

鄭節使酒過

臣僚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，政事鹵莽。光宗諭言者曰：「臺諫之職固在風聞，然亦須得其仿佛。興裔戚里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，涓酒不能受，聞酒氣輒嘔，安在其為使酒也？」言者慚懼而退，隨有旨予外。

史越王表

越王自草表，中自序云：「逡巡歲月，七十有三。」而未得所對。有客以今余大參父〈（原注：不記名）〉能四六為薦者，越王召見，試以表中語，俾為屬對。余應聲曰：「此甚易。以『補報乾坤，萬分無一』為對足矣。」越王大加賞識。今《四六話》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，非越王不掩〈（一作「沒」）〉人善之意也〈（原注：或云與呂申公遺表同）〉。

楊和王相字

楊王沂中閑居，郊外〈（一作「微行」）〉遇相字者。相者以筆與劄進，楊王拒之，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。相者作而再拜曰：「閣下何為微行至此？宜自愛重。」楊愕而詰其所以。則又拜曰：「土上作一畫，乃王字也。公為王者無疑。」楊笑，遽用先所進紙，批緡錢五百萬，仍用嘗所押字，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征取。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於司帑云：「王授吾券，征錢五百萬。」司帑老於事王者，持券熟視久之，曰：「爾何人？乃敢作我王贋押來脫吾錢！吾當執汝詣有司。」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，至久色不變，相者始具言本末，且以為「真王所書，吾安敢偽？」司帑堅謂：「我主押字，我豈不認得？」相者至聲屈，冀動王聽。王居渠渠然，聲不達。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，醵金五十緡與相者。相者持金大慟，痛罵司帑者而去。王間因簽押支用曆，既簽押，司帑者乘閑白王曰：「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，有之乎？」王曰：「是，是。這人是神相，汝已支與他了？」司帑進曰：「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，眾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。」王驚曰：「汝何故？」司帑曰：「不可。他今日說是王者，來日又胡說增添，則王之謗厚矣。且恩王已開社矣，何所復用相？」王起而撫其背，曰：「爾說得是，爾說得是。」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。

朱趙諡法

〈（原注：忠定遺集，其家欲以「慶元丞相集」為目，以慶元不一相，故未定）〉

本朝士大〈（一無「大」字）〉夫以忠節致死者，俱於諡法有「潛」字。趙忠定當諡「潛」，其家子弟自列於朝，謂「潛」之一字實不忍聞，遂易諡「定」字。考亭先生，太常初諡「文正」〈（按，丁集「初諡文忠」，此云文正，或傳寫之誤）〉，考功劉公彌正覆諡，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，又嘗著《韓文考異》一書，宜特諡曰「文」。且謂：「本朝前楊億，後王安石，雖諡曰『文』，文乎？文乎？豈是之謂乎？」旨從之。自後議

諸賢諡，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，如程正公、呂成公之類。

乙集

高宗駐蹕

高宗六龍未知所駐，嘗幸楚，幸吳，幸越，俱不契聖慮。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，則歎曰：「吾捨此何適？」時呂公頤浩提師於外，以書御帝曰：「敵人專以聖躬為言，今駐蹕錢唐，足以避其鋒，伐其謀。」近名公謂士大夫溺於湖山歌舞之娛，皆秦檜之罪。檜之罪在於誅名將，竄善類，從臾貶號，遣逐北人；若奠都之計，蓋決於帝而讚成於頤浩也。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，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。

武林

武林本曰虎林，唐避帝諱，故曰武林，如以「元虎」為「元武」之類。山自天目而來，為靈隱後山，頓伏至儀王墓後，若虎昂首，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，故老相傳以為太祖，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，鑿去虎頷；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，因鑿焉。未知孰是。今竹宮〈（竹宮一本誤作「行宮」。按甲集作太一宮）〉有小山曰武林，道士作亭其上，環以花竹，蓋因一小土阜為之，非武林也。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齋宿，丐詩以詠其亭。詩中用事最為精博，曰：「武林山出武林水，靈隱後山毋乃是，此山亦復用此名，細考其來真有以。」蓋靈隱之山，即武林之山；冷泉之水，即武林之水。謂「此山亦復用此名」，則竹宮培塿之土，非武林明矣。老筆殊使人畏也。末章乃謂錢氏鑿井，建緇黃廬以厭王氣，疑此山為武林餘脈，是又收拾人情之論，當以前章為正云。

武林

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，〈（原注：宇季通，號西山）〉而後大明天地之數，精詣鍾律之學，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。先生信用蔡說，上書建議，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，且謂會稽之穴淺粗而不利，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。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，元定亦因是得謫云。辨正在丁集《黨議》。

錢唐

龍川陳氏亮，字同甫，天下士也。嘗圜視錢唐，喟然而歎曰：「城可灌爾。」蓋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。亮奏書孝宗，謂：「吳蜀，天地之偏氣也；錢唐，又吳之一隅也。一隅之地，本不足以容萬乘，鎮壓且五十年，山川之氣，發泄而無餘。故穀粟、桑麻、絲枲之利，歲耗於一歲，禽獸、魚鱉、草木之生，日微於一日，而上下不以為異。」力請孝宗移都建鄴，且建行宮於武昌，以用荊襄，以製中原。上韙其議，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。陳與考亭先生遊，王素不喜考亭，故並陳而嫉之。陳至都省，不肯盡言，度縱言亦未必盡復於上。翌日，上問以亮所欲言者，王對上曰：「秀才說話耳。」上方鄙遠俗儒，遂不復召見。時兩學猶用秦檜禁，不許上書言事。陳嘗遊太學，故特棄去，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〈（按，宋刻《咸淳臨安志》有「主人」二字）〉。王又短之，以為欺君。故遷都之議，為世迂笑。至於今日，亮得以迂笑議己者於地下矣。

洛堂

淳熙間，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，上將置唐於理。王淮與唐為姻，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，未知其孰是。王但微笑，上固問之，乃以「朱程學，唐蘇學」為對。上笑而緩唐罪。時上方崇厲蘇氏，未遑表章程氏也，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。考亭上書力辯以謂，至以臣得力於師友之學以中傷，不報。故終王之居相位，屢召不拜。考亭之子在，趨媚時好，遂階法從，視其父忤淮者異矣。予嘗與閩士同舟，相與歎息在之弗紹，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。閩士謂予曰：「子之鄉蠹，祇是賣了一座武夷山。我之鄉蠹，卻賣了三座山。」三座山，蓋指三山。鄉蠹，謂梁成大也。程源為伊川嫡孫，無聊殊甚，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。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，著為《道學正統圖》，自考亭之後剿入當路姓名，遂特授初品，因除二令，又以輪對改合入官，遷寺監丞。伊川、考亭掃地矣。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。成公猶子康年，甲戌廷對，真文忠欲置之狀頭。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，恐觸時政，文忠固爭不從，遂自甲置乙。文忠嘗出其副示予，相與歎息。公輟俸，命書市刻之。

吳云壑

四明高氏似孫，號疏寮，由校中秘書授徽倅。道出金陵，投留守吳公琚〈（原注：吳云壑，字居父）〉以詩曰：「四朝渥遇鬢微絲，多少恩榮世少知。長樂花深春侍宴，重華香暖夕論詩。黃金籯滿無心愛，古錦囊歸有字奇。一笑難陪珠履客，看臨古帖對梅枝。」公之客曰儲用、項安世、周師稷、劉翰、王輝、王明清，晚得王大受，輟子侄官授之。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。公無他嗜好，居近城，與東樓平。光皇為書扁以賜，不名其名而

名其官。樓下設維摩榻。尤愛古梅，日臨鍾王帖以為課，非其所心交者，跡不至此。高氏獨知其詳，故落句及之，亦精於所聞矣。公所居，予舊遊也。自廳事側梯東樓，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，半為燕坐處。樓相直有亭，僅著賓主四人，因城疊石曰「南麓」。麓後高數級，登汲於甕，泄之以管，淙淙環佩聲，入方池。池方四五尺，畫　艮　震於扁。自麓之後，登城為嘯臺。下有堂依城南，榜曰「讀書臺」，有級可下。又自臺入洞門，依雉堞有平地可壇，圜植碧桃，有石可棋而〈（一作「與」）〉坐〈（疑是「可坐而棋」）〉。自西行，有徑亭曰「物表」，亦光皇賜扁，面直吳山。又曲折旁轉，入茶蘼洞，茅頂而圓，內揭以鏡曰「定庵」。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。大抵地僅尋丈，而藤蔓聯絡，花竹映帶，鳥啼鶴唳，寂如山林。公野服塵斧〈（二字疑誤）〉，大絛蒲履，徜徉其間，望之者疑為仙云。公為憲聖猶子，以詞翰被遇孝宗。憲聖殿洛花盛開，必召諸子侄入侍。孝宗萬幾之暇，即命中使召公，論詩作字而罷，故疏寮頷聯及之〈（原注：時琚已為直學，趙欲待以真學士，吳亦不難之。按此注當在後「亦豈無以處吳者」句下）〉。憲聖既御簾政，趙公汝愚為相，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。公冀重體貌，求慈福宮使，又求提舉中秘書，趙公俱難之。趙旋〈（一作「潛」）〉物色韓侂胄，憲聖表孫也。侂胄奉趙命惟謹，雖一秩不以請。趙公喜其奔走小忠，不知墮其計，反浸疏公。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，陽與之為義兄弟，相得歡甚。一日謂德謙曰：「哥哥有大勳勞，宜建節鉞。」王曰：「我閹官也，有此例乎？弟弟毋誤我。」侂胄曰：「已奏之上，行且宣麻矣。」王唯唯，以為疑。何澹時為中丞，侂胄密諭之曰：「德謙苦要節鉞，上重違之，已草制。中丞宜卷班以出。」翌日廷播，何悉如所教，繼即合臺疏德謙罪，乞行竄殛。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，曰：「弟弟誤我。」侂胄徐謂曰：「哥哥放心，略出北關數里，便有詔追，祇俟罷了何中丞耳。」德謙猶信其說，拜而囑之，竟死貶所。何遂遷政府，侂胄蓋嘗許之也。德謙既逐，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為之矣。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，韓實嗾之。李初未知所決，謀之倪公思。公曰：「莫若並趙、韓俱論之。」李為韓侄婿，故特論趙。貶趙制詞，乃傅伯壽所草，韓亦先啖之以美官。詞曰：「屈氂與廣利妄議，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；林甫輔明皇不忠，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〈（一無二「於」字）〉。是皆宗室之為相，卒蹈譴啁而置刑。」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。趙聽製，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。製中又有「謀動干戈而未已」與「外欲生事強鄰而開邊境之釁」，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，又藉之以堅和好，盟書所載，不許以無罪去首相，故誣以侮兵云。趙偕猶子崇龢赴貶，自辭家，在途垂歿，悔不用吳。蓋吳舊交者，石湖范公、三山淩公、止齋陳公，惜名畏義出於天性，必不出於侂胄所為。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，亦豈無以處吳者〈（前注宜在此句下）〉。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，及會餘干趙氏於真西山粵岩書院，西山之子娶趙氏，趙氏之說皆與吳合，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。嗚呼，天將成忠定之名耶？予得疏寮真跡，至今藏之。時吳公已為開府，而疏寮詩卷首稱之曰「儀同」。予編官制無此，

又恐其考古必有據，及遇其子曆，乃知其曾祖諱開。以祖諱而改官稱，可乎？懼此詩他時流落，或者以高氏為信〈（按，文義未足，似有脫文）〉。

趙忠定

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，既已用韓，當厚禮陳謝之，意欲忠定處以節鉞，居之國門外。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。先生對門人曰：「韓，吾鄉乳母也，宜早陳謝之。」建俗用乳母乳其子，初不為券，兒去乳，即以首飾羔幣厚遣之，故謂之陳謝。韓後聞其說，笑建俗而心肯之，故禍公者差輕。嘉定初，號為更化，先生之子在，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，疏未上，門人蔡元定持蓍以入，卜得遁卦，力止先生勿上。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，謂其父因韓用兵，憂憤殊甚，遺書數千言，至以稿上。楊公既致為臣而歸，雖不言事可也，誠有所論，何為中輟？非二父之志也。元定蓋先生友，亦非門人云。

吳云壑

憲聖既御簾政，則戒公曰：「垂簾非我志也，不比大哥在時〈（原注：謂孝宗）〉。汝輩自此少出入，庶免干預內廷之謗。」其嚴待家人如此，謂之以「聖」，宜哉。

又

孝宗篤眷公，情均兄弟，自論詩、作字、擊球之外，未嘗訪以外事，諮以國政，問以人才，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。君臣之間兩得之。

高宗御書石經

高宗御書《六經》，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。上親御翰墨，稍倦，即命憲聖續書，至今皆莫能辨。

光皇御製

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，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「哥」。至光宗，體孝宗之意，故稱琚兄弟曰「舅」。琚尤聖眷，後苑安榴盛開，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：「細疊輕綃色倍醲，晚霞猶在綠陰中。」命琚足之。公再拜，援筆即書曰：「春歸百卉今無幾，獨立清

微殿閣風。」上稱歎者久之。憲聖於二王中，獨導孝宗以光皇為儲位，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，寄意深矣。團扇猶藏其家，又有石刻，火後俱不存云。

三王得

三王得，不知何許人，亦無姓名。帶杭音，額角中〈（一無「中」字）〉有刺字，意揀罷軍員也。頭蓬面垢，或數日不食，莫跡其止宿。包道成嘗與之共衾，謂其體壯熱如傷寒，道成汗而異衾。人即之，或咄咄噦罵，至以瓦礫詬群兒。予嘗呼之，但正目以視，邈無所言。光宗始開王社，位為第三，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。一日，三王得於道中前邀王車，衛者拽之。王問為誰，但連稱：「三王得，三王得。」王悟其兆，縱使去。既即大位，命人中禁賜命，不拜而出。道遇與之錢者，亦無所謝云。

清湖陳仙

今所請仙，蓋小陳也。光皇為儲副日久，遣黃門召其父以入。上著白絹汗衫，係小紅絛，見陳人避之。徐遣召陳，黃門設香案，金屈卮酒，金柈貯生果三飣，炷香焚所問狀。仙遂降於箕，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位。黃門持以入，出則就以酒勞陳，且贈金帛遣出，戒以歸勿語。後果如所定。光皇又遣使召陳，陳以近日仙不降為辭，恐蹈罔上之罪。不期年，光皇得疾，蓋陳已前知於仙矣。陳兄弟能致仙，有奇驗，類皆如此，特不靈於予。他事不係於國，故不書。

烏髭藥

光皇春秋已富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，從容啟上曰：「有贈臣以烏髭藥者，臣未敢用。」上語光皇曰：「正欲示老成於天下，何以此為？」蓋重華方奉德壽，重惜兩宮之費，故至德壽登假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。其脫屣萬乘，蓋有待也。

光拙庵

孝宗晚慕達摩學，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：「佛入山修遭六年，所成何事？」光對曰：「臣將謂陛下忘卻。」頗稱旨。光意蓋以孝宗即佛，又焉用問。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。東坡嘗謂「其徒善設坑阱以陷人，當其欲設，即先與他塞了。」此語最得其要。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，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。陸將以刪定面對，為王信所〈（一誤

作「聽」）〉格而去，使遇孝宗，必起見晚之歎。

萬年國清

孝宗喜占對。宋之瑞面對，上問以所居。之瑞對曰：「臣家於天台。」上又曰：「聞彼多名山勝刹，孰為之冠？」之瑞對曰：「唯是萬年、國清。」上大加賞歎，之瑞遂階兩製云。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，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，澤民姑大言曰「五千尺」。上質何以驗之也，毛對曰：「臣目斜視景。」上喜其捷。

皇甫真人

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，善風鑒。高宗閑因大雪中召入，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，謂皇甫曰：「先生何〈（一作「亦」）〉怕冷耶？」皇甫從容對曰：「臣聞順天者昌。」時逆亮謀南寇，故皇甫以對，上大悅。後又自出山來見，上叩其所以來，則曰：「做媒來。臣為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。」上問為誰，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，生於營中，生之日有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上。人謂鳳，實鸑鷟，石則元王〈（一作「皇」）〉。慈懿小字鳳娘，蓋本於此。後既為太子妃，至訴太子左右於高、孝兩宮，高宗不懌，謂憲聖曰：「終是將種，吾為皇甫所誤。」孝宗屢訓妃：「宜法大媽媽〈（原注：即憲聖）〉螽斯之行。汝祇管與太子爭，吾寧廢汝。」上欲懼之，未嘗真欲廢之也。因驚憤，疑其說出於憲聖。會光宗即位，大惡近習，忽手批付內侍省，取其尤黠者首級。〈（原注：或謂即陳源）〉其黨亟〈（一作「即」）〉奔訴於重華，迨有教曰：「吾兒息怒。」光皇雖即奉旨，而詞色加怒，意欲他日盡誅此曹。由是宦者相懼，而謀所以間三宮者。光皇適感心疾，久缺定省。重華憂之，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，疾可立愈。欲宣賜，恐為後所沮，俟光皇問安，即面授之。宦官因間慈懿云：「太上祇等官家過宮，便賜藥。」後使覘北宮，果有藥，後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，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。先是，上之未疾也，嘗獨幸聚景，兩製俱扈從，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。上將進酒於荼蘼花下，言者飛章交至，謂太上每出幸外苑，必恭請光堯。上方怒言者，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。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暨宜勸以賜，會上怒未怠，以手顫誤觸卮於地。黃門歸奏，遂隱言者之事，但云「官家才見太上傳宣，即大怒碎卮矣。」每太上遊幸，上必進勸，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，太上左右陰揚雞數十，故使捉之不獲，乃相與大呼曰：「今日捉雞不著。」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「捉雞」，故以此激太上怒。太上陽若不聞，而玉色微變。自上以疾不詣北宮，至孝宗大漸，終勿克執喪，與憲聖垂歿而莫有嘗藥，皆後為宦者所誤云。

孝宗召周益公

孝宗聖性簡儉，雖古帝王未有也。周必大時直宿禁林，夜召周以入，謂必大曰：「多時不與卿說話。」賜必大坐。上耳語黃門，黃門出，則奉金缶貯酒，瀉入金屈卮，玉小枓貯棗，用金綠青窯器承以玳瑁托子，中浸羊弦線〈（一作「胘絲」。「弦」一又作「胘」）〉，清可鑒。酒僅一再行。上曰：「未及款曲。」必大歸語其家，歎上之簡儉。翌日遂拜政地云。

孝宗恢復

上每侍光堯，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。光堯至曰：「大哥，俟老者百歲後，爾卻議之。」上自此不復敢言。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為辭，謂上「毋信其虛名。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。浚有一冊子，才遇士大夫來見，必問其爵里書之，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。又熔金碗飲兵將官，即以予之。不知官職是誰底，金碗是誰底」。或者謂必有近習譖浚於太上云。

秦檜王繼先

臺臣有論列二人者，上曰：「檜，國之司命；繼先，朕之司命。」自此言者遂沮。

楊沂中穴西湖

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，上徐曉言者曰：「朕南渡之初，敵人退而群盜起，朕重困赤子，遂用議者羈縻之策，刻印盡封群盜，大者郡王，小亦節鉞。朕所自有者，惟淮、浙數郡。計猶豫未決，會諸將盡平群盜，朕已發願，除地土之外，凡府庫金帛，俱置不問。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。若以諸將平盜之功，雖盡以西湖賜之，曾不為過。沂中此事，唯卿容之。」言者惶恐而退。

普安

上有所聞於張說，以質於秦檜。檜至，固要上以所言之人。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，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，漫以語檜。檜銜之，未有間，會普安丁本生戚，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

解官持服〈（原注：或云：說所言乃建康盜事）〉。

楮券

孝宗方造券，以便民用，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，力抗疏，以為不及五十年，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。水心葉先生進策，亦謂不數年間，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。時上意士論，猶未信其然，至於今日驗矣。先是，每券以八百售，至石首時，則價又踴，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為苦。又有太守自蜀來，對以「道間目擊，楮踴為患」。上皆笑而不以為罪云。

憲聖不妒忌之行

憲聖初不以色幸，自渡南以來，以至為天下母，率多遇魚貫以進，即以疾辭。思陵念其勤勞之久，每欲正六宮之位，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，不敢舉行。上嘗語憲聖曰：「極知汝相同勞苦，反與後進者齒，朕甚有愧。俟姐姐歸〈（原注：謂太后）〉，爾其選已。」憲聖再拜，對曰：「大姐姐遠處北方，臣妾缺於定省。每遇天日清美，侍上宴集，才一思之，肚裏淚下。臣妾誠夢不到此。」上為泣下數行，愈以后為賢。暨太后既旋鑾馭，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，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，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，故無援立意。上侍太后，拜而有請曰：「德妃吳氏，服勞滋久。外廷之議，謂其宜主中饋。更合取自姐姐旨。」太后陽語上云「這事由在爾」，而陰實不欲。上遂批付外廷曰「朕奉太母〈（一作「后」）〉之命」云云，「德妃吳氏」云云，「可立為后」，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。

光皇策士

周南，吳中人。遊太學，有時名，然頗任俠。與水心先生善，晚號為善類。南嘗與鄭湜遊，湜有奏疏未報，南嘗見之。會廷對，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。有司已第南為第一，光皇讀其策，顧謂大臣曰：「湜之疏入才六日爾，南何自知之？」遂就南卷首批云：「鄭湜無削稿愛君之忠，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，可降為第一甲十五人。」水心先生為周述墓，則以周南廷對策《論皇極人才》數百言冠之志首。蓋周自為教官至給劄中秘書，皆未嘗見之行事，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。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，亦詳述其給劄時言山東事，蓋祖水心文法也。先是，吳中號為「何蓑衣」者，頗能道人禍福，至聞於上。上屢遣使問之，皆有異，遂召之至京〈（一無「京」字）〉，親灑宸翰，扁通

神庵。州郡以上所賜，迎拜奔走。南居里中，見而嫉之，對策中謂：「雲漢昭回，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小夫。」光皇惡其訐，故因湜疏以發之。葛丞相湜時在位，南疑其讚上。湜之去，南有力焉。光皇以違豫闕定省禮，南亦以此諷諸公云。

又

龍川陳亮奏書阜陵，幾至大用，厄於卿相，流泊有年。光皇賜對，問以禮樂刑政之要，亮舉君道、師道以為對。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，更進迭諫。亮獨於末篇有「豈在一月四朝為禮」之說，光皇以為善處父子之間，故親擢為第一。及發卷，首得亮，上大喜曰：「天下英才，為朕所得。」命詞臣行亮製曰：「往讚侯藩，姑循近比；朕之待爾，豈止是哉！」蓋有意於大用也。亮謝阜陵《表》云：「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，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。一時排擯，十五載之多奇；末路遭逢，四百人之自見。共幸奮身於今日，獨知回首於當年。」末聯云：「設科取士，雖舊貫之相仍；陳力復仇，亦大義之難廢。」阜陵稱獎。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：「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，則誠狼疾人矣。」龍川獄事，蓋為父也，天意佑之，而諸公競全活之，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。龍川雖不為進士第一人，其所上阜陵三書，詎可泯乎？或謂水心先生微時，蓋亦頓挫流滯，故因龍川之序而自之耳。水心，進士第二人也。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，蓋是要做狀元也。水心本為第一人，阜陵覽其策，發有「聖君行弊政，庸君行善政」之說。上微笑曰：「即是聖君行弊政耶？即是庸君行善政耶？」有司遂以為亞。

佑聖觀

古篆無「佑」，「佑」即「右」。賜佑聖扁，篆者為「右」。羽流固爭，以為觀中無人，何以自立？至訴之禮部。旨從之，非篆古也。識者謂既從佑字，即不當用篆。觀為孝宗潛邸，先自有神三見於雲端，孝宗為之拜跪。既即大位，賜邸為觀，蓋龍潛初志也。真聖殿，潛邸正寢也。寢旁規小室，若今小學，有「富貴必從勤苦得，男兒須讀五車書」二句刻於石，蓋宸翰也。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，故書此以勵之。

莊文致疾

士固號為「草茅」，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。陳丞相俊卿，阜陵相也。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。是日，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。陳相多智，班退，即命從者由旁徑以歸。貢院路，原廟所出也。莊文之歸，正與群試者會。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

前，執金吾杖啁止之，群士遂即而折其杖，圍車發喊雷動。莊文驚愕，得疾薨，上甚痛之。歲當大比，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，同文館不報。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，覬宜諭孝宗。德壽以閑人不管閑事卻其奏。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，且所服白佇袍也。孝宗震怒，敕有司杖黃背，黥隸海島。黃因竄入高麗國，主用為相。後以使事至闕，見於孝宗。及其主倦政，遂授以國云。

寧皇二屏

寧皇用二小黃門，常背二小屏前導，隨其所至，即面之。屏書戒曰：「少飲酒，怕吐；少食生冷，怕痛。」析二事為二屏，以白楮糊，緣以青楮。所幸後苑，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，指二屏以示之，故每飲不過三爵。宮中動卻啁衛，黃衣至不之避。自以補革舄、浣綢衣為便。左右至以語激上，則應以「毋作聰明亂舊章」，蓋舊學於水嘉陳氏傅良，嘗導上以此，故終身不忘。大臣進擬，不過晝可，謂之「請批依」。龍顏隆準，相者謂「真老龍形」云。

陸放翁

陸游字務觀，山陰人。名游，字當從觀〈（原注：平聲○按此當注去聲）〉，至今謂觀〈（原注：去聲○按此當注平聲。又此處似有脫文）〉。蓋母氏夢秦少遊而生公，故以秦名為字而宇其名。或曰公慕少遊者也。其祖名佃，字農師。新學行，有《詩說》傳於世，大率祖半山，後以新法浸異。公紹興間已為浙漕鎖廳第一，有司竟首秦熹，置公於末。及南宮一人，又以秦檜所諷見黜，蓋疾其喜論恢復。紹興末始賜第。學詩於茶山曾文清公，其後冰寒於水云。嘗從紫岩張公遊，具知西北事。天資慷慨，喜任俠，常以踞鞍草檄自任，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。自商賈、仙釋、詩人、劍客，無不遍交遊。宦劍南，作為歌詩，皆寄意恢復。書肆流傳，或得之以御孝宗。上乙其處而韙之，旋除刪定官〈（原注：賜第時得簿）〉。或疑其交遊非類，為論者所斥。上憐其才，旋即復用。未內禪，一日上手批以出，陸遊除禮部郎。上之除目，自公而止，其得上眷如此。公早求退，往來若耶、云門，留賓款洽，以觴詠自娛。官已階中大夫，遂致其仕，誓不復出。韓侂胄固欲其出，落致仕，除次對，公勉為之出。韓喜陸附己，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，索公為詞，有「飛上錦棲紅縐」之語。又命公勺青衣泉，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。韓求陸記，記極精古，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，惟遊盡勺，且謂掛冠復出，不惟有愧於斯泉，且有愧於開成道士云。先是，慈福賜韓以南園，韓求記於公。公記云：「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，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。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，本自不侔。」

蓋寓微詞也。又云：「遊老，謝事山陰澤中。公以手書來，曰：『子為我作《南園記》。』豈取其無諛言，無侈辭，足以導公之志歟！」公已賜丙第，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，故作為歌詩，以恢復自期。至公之終，猶留詩以示其家云：「王師克復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」則公之心，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。又有鄭域者，嘗第進士，自作《南園記》，並礱石以獻。韓以陸《記》為重，仆鄭石瘞之地。後韓敗，鄭竟免。莆陽陳讜，文人也。輸靈璧以壽韓，至刻金字於石，稱之曰「我王」。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，如錫福、錫爵〈（一作「壽」）〉之類為詩以獻。韓敗，有為陳瘞石於地者，會搜地窖，鏗然有聲，則陳石也，遂為言者所彈。陳《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》詩，有「竹密不知雲欲雨，山高盡見水朝宗」之句，繼是未有能和者。翰墨本於顏、蔡，世以不得其字為憾。獨附韓一節為可恨。官職自有定命，特諸人自信不過耳。

熊子復

熊克字子復，建寧人。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，道出衢之江郎廟，遂與謝憩於廟下客邸。神號知進士科級事，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。子復曰：「克倦矣。明伯自詣可也。」謝邀手濯足畢，服紫窄，持瓣香以入宿。翌朝就邸，熊迎謝，笑語之曰：「定夢見做狀元也。」謝正色謂熊曰：「卻與子復得佳夢。」熊又笑謂之曰：「夢亦分惠耶？」謝曰：「不則劇。」熊試叩之，則謂：初入一朱門，仰視金扁，則右文之殿。自東廡入，與主人揖，則子復也。子復揖而入，其位有扁在，楣書曰「校書郎」。扁懸風中搖搖然，壁堵飾猶濕。與熊笑語甚歡，酌謝酒至五爵。謝語熊曰：「此處儒流清選也，子復自此升矣。」熊與敘舊極款。茗畢，即送謝出右文，則猶目謝。熊信其說，亦頗自負。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。熊後收科歲，謝再試南廊，不入等。熊調銓闕，遣僕就邸，偶與中秘書對，熊恐已應夢，賦詩以自解。暨調餘姚尉，史越王嘗為是官，適以舊學召入相，道出餘姚，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，王讀其文而器之。會上賜曲宴，語王以兩製艱其選，王遂亟以熊薦，旋進所投行卷。上即召克詣都省，旋給劄中秘，序轉校書郎。時明伯甫授文學，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。謝熟思良久，語僕曰：「熊校書，吾故人也。」遂叩熊官舍。會熊直未下，往來廊廡間。熊嘗與謝通家，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，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：「校書偶入局，孺人不得相見。校書曾說，謝新恩來，可使人隨至秘書省，要說話。」謝至秘書所，與熊酬酢，與前夢無毫髮差。熊已不記江郎事，謝遂語熊，相與太息。因問扁壁，熊對以：「校書久不除官，以位貯炭。某叨冒恩除，甫懸扁飾壁。」謝赴省時，猶未識中秘書。越王識熊於百寮邸，至以應詔，熊竟至法從。謝憔悴以老，神之戲謝，亦劇矣。熊不與謝入俱謁夢，定力過人矣。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，信哉。

越王陪位

祖宗盛時，故相或居輦下，時召入問事，閑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，國有大議亦得可否，郊禋則陪，無所嫌也。阜陵慶上皇八表，參用故典，召故相陳福國、史越王陪位。陳力以疾辭，史聞命，絕江祠〈（「祠」字疑誤）〉。既竣事，以史舊學，曲為勉留。時相疑其迫己，風言者去之。陳聞史入，謂客曰：「史直翁祇好莫去。」陳之多智，此其一也。史聞，於燕居太息語子弟曰：「吾與陳福公並相，朝廷施行稍合公論，則人皆相與曰：『此陳丞相所為。』稍咈公論，則人又曰：『此史某所為。』吾命招謗，昔為布衣，術者云爾。」

高宗知命

高宗自能推步星命。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，則曰：「吾奴僕宮星陷故也。」

憲聖擁立

憲聖既讚高宗立普安，遂定大統之寄。高宗登遐，憲聖獨處北宮，春秋浸高，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為歉。及內禪光皇，實憲聖所命，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〈（一無「宮」宇）〉，極天下之養，盡人子之歡。宮去東園最近，旬浹間，即恭請憲聖臨幸。屬芙蓉臨池秀發，遂白憲聖，請登龍舟，撤去欄幕，臥看尤佳。憲聖欣然從之。先是，高宗經始東園，蓋恐頻幸湖山，重為國費，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，落成之頃，俱憲聖駕幸。有一門逕通小東園，多柏。上與憲聖相視而泣，連稱「相似、相似」。時幸園中〈（「時」字上宜有「後」字）〉，獨不至此。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，故重為之感傷。

攻媿樓公

攻媿樓公，天性豁達，與物無忤。初嘗與韓侂胄善，獨因草制，以天下公論不予韓，故寧罷去。韓心敬之，亦不以憾也。攻媿久廢，韓亦迫於公論，欲起而用之，風公之親戚，諭公之子弟，但求寒暄一紙書，即召矣。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之子弟，從容以白，公欣然命具紙劄。子弟又以白，公曰：「已具矣。」公引紙大書《顏氏家訓》子弟累父兄事。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。

翁中丞

中丞名彥國，建之崇安人。二帝北狩，偽楚張邦昌僭帝號。邦昌欲迎康王，計猶豫未決。公自鄉郡受〈（「受」宇疑衍，或改作「爰」）〉，提兵勤王，道中得邦昌書。其外書書示翁，其書中有「忍死權就大事」之詞。翁密視，遂答邦昌書，大稱邦昌以「太宰閣下」。其略曰：「愕視封題，不敢拆視，幸先為道路所發。今相公謂有其跡而無其事，不可也；謂有其事而無其志，不可也。且謂迎延福宮之文，雖微示人以意，安知不為新都之漸，力請貶去僭號，早迎康王。不然，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，不得施東閣之恭矣。」邦昌懼外兵浸入，遂決迎康王策，府庫皆稱「臣邦昌謹封」。公為李丞相網姻亞，李之用公，本以才選。李既罷政，浮溪汪氏行製詞，醜詆李公，目為「群小之宗」。至行翁製，亦謂「汝本茶山駔儈之徒」。先是，翁已六世收科，非駔儈也。茶山，翁所居百里而遙。浮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，李公得政，不甚薦用汪，汪疑為翁所譖，故極力誚之。建炎兵事倥傯，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，已創經總製額。翁適承其後，又奉密旨，大興行闕之費，故未免調度繁擾。水心先生《進卷外稿》議公推剝，蓋未知此。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，乞禁公史，當路未能從。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，筆削曾及翁否？翁葬所名祥雉窠。又百年而孫孟燁補上庠生，遊邊得官，死於定海之訟。次孟桂，登辛丑第。又次孟寅，嘗首臨安鄉書。

張於湖

高宗酷嗜翰墨。於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，宿醒猶未解，濡毫答聖問，立就萬言，未嘗加點。上訝一卷紙高軸大，試取閱之。讀其卷首，大加稱奬，而又字畫遒勁，卓然顏魯。上疑其為謫仙，親擢首選。臚唱賦詩上尤雋永〈（按，此句似有脫文）〉。張正謝畢，遂謁秦檜。檜語之曰：「上不惟喜狀元策，又且喜狀元詩與字，可謂三絕。」又叩以詩何所本，字何所法。張正色以對：「本杜詩，法顏字。」檜笑曰：「天下好事，君家都占斷。」蓋嫉之也。張廷對時，天下猶未盡許之〈（按，此下似有脫文）〉。務能參問前儒，汲揚後學，詞翰愈工。天性倜儻，輕財好施，勇於為義。為政平易，民咸思之。唯嗜酒好色，不修細行。高宗嘗問以「人言卿贓濫」，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：「臣誠不敢欺君，臣濫誠有之，贓之一字，不敢奉詔。」上笑而置之。人以為誠非欺君者。真文忠公嘗語余曰：「於湖平生雖跌宕，至於大綱大節處，直是不放過。」張，烏江人，寓居蕪湖。捐己田百畝，彙而為池，圜種芙蕖、楊柳，鷺鷗出沒，煙雨變態。扁堂曰「歸去來」。蕪湖未有第進士者，陰陽者流謂必於湖水與縣治接，而後英才出。張方欲鑿而通之，則已歿矣。嘗舟過洞庭，月照龍堆，金沙蕩射，公得意命酒，唱歌所自製詞，呼群吏而酌之，曰：「亦人子也。」其坦率皆類此。嘗慕東坡，每作為詩文，必問門人曰：

「比東坡何如？」門人以「過東坡」稱之。雖失太過，然亦天下奇男子也。惜其資稟太高，浸淫詩酒。既與南軒、考亭先生為輩行友，而不能與之相琢磨，以上續伊、洛之統，而今世好神怪者，以公為紫府仙，惜夫！

真文忠居玉堂

慈明太后兄次山，除少保、永寧郡王。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，共謂恩典太重，欲予其一則〈（一作「而」）〉捐其一，許遂封還制書。文忠以官卑，且攝職玉堂，但具劄白之廟堂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，而許之奏已入。慈明震怒，遂斥許，而文忠獨留。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。

又

公當制除吳環〈（一作「瑰」）〉少師致仕，贈永安郡王。公以孟忠厚，乃隆祐親弟，又號勳舊；吳為憲聖猶子，恐難用孟例，亦用劄申廟堂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，遂亟以劄繳入。從之，只命草致仕製，末篇二句云：「今其往矣，寧不盡然。」先以制示攻媿樓公。公稱善，但以筆易「往」字為「歸」，「盡」字為「悗」。文忠親出示予云：「吳蓋致仕也，不應用『往』與『盡』字。前輩一字不苟如此。」攻媿嘗問文忠：「近看誰四六以益？」公對攻媿曰：「渠只會說大話，如『奄有萬方，君臨兆姓』爾。」蓋王言只當作「多方庶姓」，與臣下表語不同。

甲戌進士

袁蒙齋甫，甲戌進士第一人也。文忠實閱其卷於殿闈，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，而亂其次序，沒其姓名。余讀其一，謂文忠曰：「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，必是一作者。」公未答。予又讀其一，以國論國事為說。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，國論謂議論於朝廷者。其意以國論為空言，以國事為實用，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，持國論者必體國事。文忠問如何，予對以「理無兩是，似不如前卷。然其說出於調停，恐是狀元也」。文忠起而撫予背曰：「說得著，說得著。」蓋先卷乃李公晦〈（原注：方子）〉所對，而後卷即蒙齋也。文忠欲置李首選，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。又欲置呂永年甲科，亦不果。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，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，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，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，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，僅置第四。徐既為御史，彈袁文亦及其策，並與其父絜齋燮學於象山者為異端，謂不宜置經帷。

函韓首

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，欲用吳門王大受。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為言，通軍前書，宜勿用平章銜，以丞相代之〈（原注：謂陳自強）〉，敵問首謀，則答以今已避位。蓋至計也。韓疑其建明漸廣，不能從。用薦者言，召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。信孺途間具知金欲先遣使於我，此其力已困，與敵反覆論辯，凡稱謂、歲幣、土地一如舊。敵多為術以困方，然欲遂和，不敢殺也。方恐我急於賣和，別遣使命，過有所許，誑敵以「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」。敵許而津之。韓懼方遲留，果議別遣使。方歸語韓，韓欲再遣。方謂韓曰：「信孺既為朝廷萬里行矣，初不憚死。今具得敵要領，即再往亦決不死，惟稍〈（一作「少」）〉遲信孺行，敵必遣使來報且〈（一作「具」）〉議。平章聽愚計。」韓疑其重於再往，遂用大受里人王楠以代方。楠詣金庭，惟貶號、割地不從其說。及再往，韓已誅。凡函韓首與易弟為侄、增幣重寶，皆從之。故金遣諭成使來。先是有旨，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，樞密章良能建議，以為奸凶已斃之首，又何足惜。時王忠簡公介抗議，以韓首固不足惜，而國體為可惜。章以語侵公，公奮起曰：「今日敵要韓首，固不足惜。明日敵要吾輩首，亦不足惜耶？」會文節倪公思亦謂：「一侂胄臭頭顱，何必諸公爭？」王議遂不勝。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於象魏曰：「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，奸凶已斃之首，又何足惜。」遂竟函韓首送金。諜者謂金既受韓首，諡之曰「忠繆侯」。方之在敵中也，金元帥責我失信，擅起兵端。方折之曰：「爾失信，故我失信。」帥曰：「我何為失信？」方徐謂曰：「我之用兵在某月日，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。以日月先後計之，是爾先誘我叛臣也。」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，故語塞。金元帥頗能詩，索方聯句。敵以失蜀調方云：「儀秦雖舌辨，隴蜀已唇亡。」方即應之曰：「天已分南北，時難比晉唐。」金元帥又謂方曰：「前詩非劇，爾國有州軍幾？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，吾為爾國危矣。」方聲色弗撓，對以「銜命在此，固未知失蜀本末。大元帥間諜素明，猶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？象犀珠玉之富，俱出於二廣。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。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。浙西十四郡爾，蘇湖熟，天下足，元帥之所知也。而況生齒日繁，增墾者眾，葦蕭歲辟，圩圍浸廣，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。浙東魚鹽之富，海藏山積，食之雖眾，生之無窮。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，其支郡有六，又且兼〈（一有「浙」字）〉江、淮之所入。故吾國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，以其力之有餘也。彼蜀之為蜀，號為州五十四，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，然而僅足以為五十四州軍民之用。一有菜色，或轉饋焉，白石饒風之捷，必不為他人有者，凡以為民而已。」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，故有儀秦之許方；敵要吾以貶號、割地，方則〈（「則」一作「是以」）〉有晉唐之對。方之未見知於朝也，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，時留昆山妻舍。韓頗聞其名，諭錢參政象祖風昆山

令以禮羈縻劉，勿使去。令輕於奉行，遂親持圓狀見劉，目之以奉使，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。劉素號揮喝，喜不勝情，竭奩資以結譽。後朝廷既用方、王，令小官也，不復敢叩錢。劉賓客盡落，竟鬱鬱以終云。

胡桃文鶉鴿色炭

予方修宣和沈腦燭事，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，又知當時御爐炭樣，方廣皆有尺寸，炭紋必如胡桃文、鶉鴿色。王公諱剛中，號竹西，字居正。常守婺〈（一有「女」字）〉，適當漕司封降色樣，奏之上，曰：「臣向者備官行朝，目睹陛下宮室卑陋，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，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，有過於今日者。陛下悼國步之艱，猶有謙抑不皇之色。此必有司之過舉，諒非陛下之本心。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。」蓋不勝其擾矣。

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

陳東、歐陽澈〈（原注：先贈朝奉郎、秘閣修撰）〉，當建炎初政論事，指摘上躬，貶議大臣，蓋宣、政以來所未有也。大臣惡其訐己，陰用上手批，置二於於法。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跡，時猶在神霄宮，墨行整整，區處家事，皆有條理，自知頃即受戮，略無慘戚戰栗之意〈（一作「狀」）〉，蓋東漢人物也。上大悔悟，贈東諫議，澈延閣，賜田以旌其後，且下詔自責。時大臣蓋黃潛善、汪伯彥。潛善已先死，伯彥猶在。竹西王公代言西掖，會上追贈東、澈，遂因極論二人「不學無術，恥過遂非，使人主蒙拒諫之謗，朝廷汙殺士之名，此而不誅，何以為政？若潛善魂魄有知，猶思延頸就戮；而伯彥軀幹固在，不識何施面目？」伯彥遂落職，潛善永不追復。王遂草贈東、澈詞及伯彥落職製，其略曰：「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」〈（原注：用出處）〉云云，「惟爾東爾澈，其殆有意於為忠臣乎？雖然，爾不失為忠臣，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？八年於茲，一食三歎，通階美職，豈足為恩？以塞予哀，以彰予過。使天下後世，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，殆不如是。」伯彥製曰：「朕痛念建炎之初政，實虧從諫之令名。俯仰八年，寤寐永歎。比下責躬之詔，敢為歸咎之文。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，實任仰成之寄。汝言汝聽，汝弼汝從。宜思廣朕之聰明，何恤庶人之議政。使人主蒙拒諫之謗，而朝廷汙殺士之名，仰覲君親，何施面目？朕覽人言而惕若，撫往事以何追。罪固在於朕躬，誼難寬於爾責。」蓋東、澈書顓攻黃、汪，為黃、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，宜叩頭請免二子。上倘不從，以去為期，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。當時諫臣，亦有不容不與汪、黃分其責者。王公本以三舍法為大比第二人，公應舉時，已罷詞賦，故士不服習駢儷。崇、

觀雖設詞學，所以救罷詞科之失，而公已不復業此，故力辭玉堂表云：「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，汩沒心術，耗敝精神。晚而知悔，始從師友，妄意窮經，其於雕鐫緝綴之文，未嘗經意。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，故臣得值〈（「值」疑「直」）〉。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訓詞，求之近俗，固已非是；若夫內制之謹嚴，不容率意而有作。」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，竊慕其不欺君之誼。上嘉歎，詔從之。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，凡以宏博應選者，有司承意，不敢以名聞。嘗用余嶸為中書舍人，余素不習此，余表侄應子和鏞嘗試會學有司，亦僅與申省文，得典誥體。時為安吉宰，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，余之草制，皆取之安吉。省吏趣請詞頭，余之左右必曉之曰：「安吉人未回。」余不習此，宜如王公力辭可也。然能取之安吉，亦善矣。陳正甫，諱貴誼，以詞學中等。嘗考潘子高詞卷，六篇俱精博，惟《集賢院記》偶不用李林甫注《六典》書目事，陳以此為疑而黜之，然心服其文。當其寓直玉堂，凡常行詞，皆屬潘擬稿。潘性至密，惟予知之。陳索潘文，晷刻不差，且遣皂衣立門以俟。陳每饋潘酒富甚，嘗與予共酌於糧料院之云根云。

呂成公編文鑒

東萊呂成公祖謙，集《皇朝文鑒》既成，孝宗錫名《文鑒》，除公直秘閣，暨賜御府金帛。成公謝表云：「既叨中秘清切之除，復拜御府便蕃之賜。」陳騤時為中書舍人，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，恐賞太厚。上不悅陳。成公遂力辭帖職，上不從。《文鑒》之成，考亭先生見之，謂公去取未善，如得潘某人詩數篇，已置選中，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，恐不止如所選，公遂並去之。

洪景盧編唐絕句

孝宗從容清燕，洪公邁侍。上語以「宮中無事，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，今已得六百餘首」。公對曰：「以臣記憶，恐不止此。」上問以有幾，公以五千首對。上大驚曰：「若是多耶？煩卿為朕編集。」洪歸，搜閱凡逾年，僅得十之一二。至於稗官小說，神仙怪鬼〈（一作「詭」）〉，婦人女子之詩，皆括而湊之，乃以進御。上固知不迨所對數，然頗嘉其敏贍，亦轉秩賜金帛。

秦小相黃葛衫

秦檜權傾天下，然頗謹小嫌，故思陵眷之，雖檜死，猶不釋。小相燾嘗衣黃葛衫侍檜側，

檜目之曰：「換了來。」嬉未諭，復易黃葛。檜瞪目視之曰：「可換白葛。」熔因請以為「葛黃乃貴賤所通用」。檜曰：「我與爾卻不可用。」蓋以色之逼上。

秦夫人淮青魚

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，進淮青魚。憲聖顧問夫人：「曾食此否？」夫人對以「食此已久。又魚視此更大且多，容臣妾翌日供進」。夫人歸，亟以語檜。檜恚之曰：「夫人不曉事。」翌日，遂易糟鰉魚大者數十枚以進。憲聖笑曰：「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，夫人誤耳。」

高宗好絲桐

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。時有僧曰輝，曰仙，嘗召入，以是被知。上既南巡吳會，二僧亦自京師來，欲見上，未有閑。會上幸天竺，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。上感昔，至揮涕記之。還宮，即命黃門召入，黃門對以須令習儀，上曰：「朕舊所識，縱疏野何害？僧徒固宜疏野。」黃門復奏，以為入夕非宣召僧徒之時。上曰：「此卻是。」翌朝，召二僧入，道京師事與渡南崎嶇，上甚悲且喜，由是宣召無時。二僧冀規靈隱蔬地劚庵以老，其徒不能從。上至遣使諭靈隱僧，僧猶豫未奉命。上降黃幟，任二僧所欲為界。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，今額為天申圓覺寺。上既倦勤，退處北宮，閑乘小藤團龍肩輿憩其廬。重華脫屣萬乘，亦修思陵故事，有御製二詩，其徒摹云章於壁石云。

黃振以琴被遇

琴師黃震，後易名振，以琴召入，思陵悅其音，命待詔御前，日給以黃金一兩。後黃教子，乃以他藝入。詔以「爾子不足進於琴耶」？黃喟然歎曰：「幾年幾世，又遇這一個官家！」黃死，遂絕弦云。

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

嘉定初，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，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，上手答甚寵，且許之。時相疑其為偽，歸咎奏邸報吏妄撰聖旨，杖背而黥之。時山東歸附者眾，荊襄帥臣列強弩射之，使還。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，謂此非仁術，且失中原心，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，上至以楊公疏宣諭。時相以「容臣契勘」復於上，遂止劄下。契勘銀

臺不應受餘官奏，惟從官可也，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。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。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，雖從官亦納劄廟堂。真文忠已居玉堂，終以官非正從，當製有所可否，亦止入劄乞敷奏。楊公急於發上之聰明，故不暇用典也。

去左右二字

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，而學問遠過於進士。孝宗謂「兩製之選，能者為之。顧何擇於進士、任子？」嘗除韓權中書舍人。旋以稱職為真，自以門蔭力辭，然恥於右之一字，微諷臺臣請進士去左，任子去右。上從之，至今著令云。時有士人朱遊，頗任俠多記，閑因謁入語韓云：「中書誤了。以任子位中書，顧不榮於進士乎？削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。」韓愕而悔其事云。

宣政宮燭

予既修王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、鶉鴿色，蓋宣、政事，建炎、紹興猶襲用未改，故竹西力陳請罷去。其宣、政盛時，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，遂用龍涎、沈腦屑灌蠟燭，列兩行，數百枝，焰明而香溶，鈞天之所無也。建炎、紹興久不能〈（一無「能」字）〉進此，惟太后旋鑾沙漠，復值稱壽，上極天下之養，故用宣、政故事，然僅列十數炬。太后陽若不聞。上至，奉卮，白太后以「燭頗愜聖意否」？太后謂上曰：「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，諸人閣分亦然。」上因太后起更衣，微謂憲聖曰：「如何比得爹爹富貴？」

柔福帝姬

柔福帝姬，先自金閑道奔歸，自言於上，上泣而具記其事，遂命高士[1234]尚主。一時寵渥，莫之前比。蓋徽宗僅有一女存，上待之故不忍薄也。及韋太后歸自北方，持高宗袂泣未已，遽曰：「哥被番人笑說，錯買了顏子帝姬。柔福死已久，生與吾共臥起，吾視其斂，且置骨。」上以太母之命，置姬於理。獄具，誅之東市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，恐其訐已之故，文之以偽，上奉母命，則固不得與之辯也。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鸞馭，即以病告。嘗以尼師自隨，或謂此尼曾事真帝姬，故備知疇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。偽帝姬引見之頃，呼上小字，尼師之教也。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實，故至今謂之「顏子生活」。

技術不遇

思陵時，百工技藝咸精其能，故挾技術者率多遇，而亦有命焉。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，上以王故召見。見上，則曰：「陛下堯眉舜目，禹背湯肩。」上即駕興曰：「到處鑾將來。」王又為李世英進墨，每一圭墨重十兩。上曰：「恁麼大，將如何把？」王偶致棋客，關西人，精悍短小。王試命與國手敵，俱出其右。王因侍上弈言之，翌日宣喚。國手夜以大白浮之，出處子，極妍靚。曰：「此吾女也，我今用妻爾。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，我第二局卻又饒爾。我與爾水為翁婿，都在御前。不信吾說，吾豈以女輕許人？」國手實未嘗有女，女蓋教坊妓也。關西樸而性直。翌日，上詔與國手弈，上與王視第一局，關西陽遜國手。上拂衣起，命王且酌酒曰：「終是外道人，如何敵得國手？」關西才出，知為所賣，鬱悶不食而死。

劉錡邊報

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，上以為憂。劉貴妃適侍，進曰：「劉錡妄傳邊事，教官家煩惱。」上正色責妃曰：「爾婦人女子，如何曉得？必有教爾欺我者。」斥妃出，不復召。今葬西湖之曲。憲聖嘗從上航海，倏敵騎數十輩掩至，欲拿御舟。后徐發一矢，其一應弦而倒，餘悉引去。高宗重於視師之役，后苦諫，必往，至跪奏曰：「若臣妾裹尺五皂紗，必須一往。」妃不逮聖后矣。

陸石室

陸凝之字永仲，號石室，餘杭人，豐神雋拔，論議倜儻，尤好為詩。少年以計偕入汴郡，法從見之，疑其為仙，邀陸雜坐，命相者某道人視之。道人於群官中指陸曰：「這官人祇是秀才。」諸公因叩以科第，則曰：「且還山修讀。」陸大不得意。道人臨別，揖贈以粒丹，曰：「緩急幸用之。」陸亦異其人，置丹襦帶中。果報罷，垂翅南歸，舟循汴，風激浪怒，舟不能勝，亟抽帶中丹投舟外，風浪始帖息。陸舉手謝天，幸不葬魚腹。汴上有呼其姓名者，則道人也。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，曰：「吾丹欲濟子之身，非濟舟用也。」陸方從道人再覓丹，汴流急，不得語，陸惘然而已。歸用其說，隱於大滌洞天之石室。人因以「石室」稱之。居逾歲，又有一道人訪陸。形貌不類疇昔，以紳纏雙髽垂背，紳上繪八卦，手持惜氣，揖陸曰：「貧道今夜宿山中，分秀才半榻，可否？」陸難之。道人又曰：「可借一凳，宿於石門之外竹林中否？」陸欣然予凳。既得凳，即視云漢仰臥，唱歌韻，以惜氣閑作步虛聲，音節宛轉，響應山谷，林鶴為之旋舞。陸寢自

若也。迨曉，道人持凳謝陸，長揖而別。陸回首，道人登室前天柱峰如飛，頃已在霄漢。陸撫膺懲悔未已。頃又有紗巾白佇袍道人問：「大滌道人宿此，今安在？」陸語以早已去。道人曰：「君不識鍾離公也？」或謂後至者即洞仙，陸猶不悟。光堯退處北宮，思大滌雙逕之勝，先幸大滌，道流清宮以俟，時憲聖亦侍。羽流結亭起居光堯於駕。上詔以「今是閑人，不須這禮數」。道流進天目水洞霄茶，光堯俱憲聖意甚適，宣賜其徒金帛有差。進主觀者，問以「山中頗有能詩客否？」觀師素憐陸，乃〈（一作「亟」）〉以陸對，進陸行卷。太上讀數首，太息曰：「布衣入翰林可也，歸當語大哥。」〈（原注：孝宗）〉憲聖從旁讚曰：「太上祇好休。既是山林隱士，必不要人知，他要官職做甚？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，卻是苦他。」太上深以為然，遂不以語孝宗。凡陸所四遇道人，或以為神仙，固不可測。而一日之頃，不遇三宮，亦命矣夫。陸竟終於石室云。

開禧兵端

韓侂胄亟欲興師北伐，先因生辰使張嗣古〈（原注：時為左史）〉假尚書入敵中，因伺虛實。張即韓之甥也。使事告旋，引見未畢，韓已使人候之。引見畢，不容張歸，即邀至第，亟問張以敵事。張曰：「以某計之，敵未可伐。幸太師勿輕信人言。」韓默然，風國信所奏嗣古詣金廷幾乎墜笏，免所居官。韓敗，張未嘗以語人也。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。壁歸，力以「敵中赤地千里，斗米萬錢，與韃為仇，且有內變」。韓大喜，壁遂以是居政府。予嘗觀巽岩李公燾題名金山云：「眉山李燾攜子垕、壁、塾、墓來。」可謂名父子矣，惜其仲子未熟《顏氏家訓》爾。

丙集

褒贈伊川

紹興元年九月二日，敕通直郎程頤：「朕惟周衰，聖人之道不得其傳，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。舍己以為人，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亦孰從而求之？閑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，不習訓傳，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，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，卒使流離顛沛，無所為而死。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。爾潛心大業，無待而興者也。方退居洛師，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，及進侍講帷，則拂心逆指，務引其君於當道。由其外以察其內，以其所已為逆其所未為，則高明自得之學，可信而無疑。而浮偽之徒，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，乃竊借其名，以為身售。外示恬默，中實躁競；外示質魯，中實奸滑。遂使士聞見而疾之，是重不幸焉爾。朕錫以讚書，寵以延閣，以震耀褒表之者，深明上

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尚其靈明，知享此哉！可特贈直龍圖閣。」先是，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追褒元祐諸臣，乃有是詔。《中興本末》作八月，《家傳贈告》作九月。贈典當是八月，至九月誥下爾。是月癸未，秦檜相矣。紹翁竊考當時程俱、林遹為中書舍人，當草制詞，然其詞皆度越常法。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：「伊川程頤紹明道學，為世儒宗。雖屢褒崇而世祿弗及，未足以稱崇奬儒先之意。令尚書省訪求其後，特與錄用。」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，故有是命。尚書省旋據池州所申「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。宗枝圖內程觀之長，年七十四。其次源，年三十九。程源係伊川頤嫡長孫，合議指揮」。四月五日奉旨：「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，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，令本州於上供錢內，月支錢二十貫、米二石，俾奉祭祀。源令赴部銓量。」得旨，源補迪功郎，自是銓中，除二令監丞矣。初，源實往來於都云。元祐初，起伊川誥詞云：「敕鄉貢進士程頤：孔子曰『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」，吾思起草茅岩穴，以粉澤太平，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，願得試用。故加以爵命，起爾為洛人矜式。此故事也。盛名之下，尚謹處哉！」嘉定庚辰，徐公僑為江東倉，跋前後二製詞曰：「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。昔先生居洛，以道自任。元祐初始應詔，未幾以閑去。中興首明黨議，而先生下世矣。先生之孫源，將以二詞 刂諸石。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，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。二月朔，東陽徐某謹書。」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，至謂其有「經天緯地之才，尊主庇民之術」，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〈（原注：按官制，其實教授）〉，製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？蓋中書舍人黃震〈（一作王震）〉所草，黃非知伊川者。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，侂胄始專政，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，必詆以「偽學」，雖劉德秀從臾為是說，然偽之一字，已見於紹興製詞矣。先是，孔文仲、劉摯、顧臨亦嘗以「偽」詆先生云。

虎符

虎符半在禁中，半在殿岩。開禧間，慈明陰讚寧皇誅韓侂胄，出御批三。其一以授錢象祖、衛涇、史彌遠，其一以授張鎡，又其一以授李孝純。二批俱未發，獨象祖亟授殿岩夏震。震初聞欲誅韓，有難色，及視御批，則曰：「君命也，震當效死。」翌日，震遂遣其帳下鄭發、王斌，邀韓車於六部橋，徑出玉津園夾牆，用鐵鞭中韓陰乃死〈（原注：韓裹軟纏，故難中）〉。地名磨刀坑。鎡始預史議誅韓，史以韓為大臣，且近戚，未有以處。張謂史曰：「殺之足矣。」史退而謂錢、衛曰：「鎡，真將種也。」心固忌之。至是，鎡齎伐自言，史昌言於朝：「臣子當為之事，何為言功？」遂諷言者貶鎡於香，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。御批云：「已降御筆付三省，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，日下出國門，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，不許疏失。」後有虎符印，蓋牙章也，文曰「如

律令」，本漢制云。震以御筆建為巨閣，刻之樂石，命其屬為之記。初時，御筆皆侂胄矯為，及是皆慈明所書。發、斌排韓車，語以「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」。韓倉忙曰：「御筆我所為也。」行至玉津，許鄂發以節度使，鄂不從。又曰：「我當出北關門〈（原注：韓第在於湖州）〉，如何出候潮門？」又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又語發以「何得無禮大臣」？鄂叱以國賊而鞭之，歸報震。震直趨省中。時錢象祖、陳自強猶在省，震至，錢不覺起而問之曰：「了事否？」震曰：「已了事。」象祖始誦言韓已誅，陳作而再拜錢，且辭象祖，乞以同寅故，保全末路。象祖許之。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史，史故黜涇，事在甲集。鎡後以旨放還，因史變□法，又欲謀史，故貶置象臺。先是，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，韓答以當以死報國。及告之者甚苦〈（原注：告者即周均）〉，侂胄始與自強謀。自強薦林行可為諫議大夫，欲於誅韓日上殿，一網盡掃象祖以下出國門，韓居中應之。幸韓不得入內，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，斌、發必不覺，則謀韓者齏粉矣。然誅韓之計甚疏，王大受、趙汝談皆預始謀，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〈（一有「記」字）〉，幸不敗爾，敗則慈明、景憲殆哉。時寧皇聞韓出玉津園，亟用箋批殿司：「前往追回韓太師。」慈明持箋泣，且對上以「他要廢我與兒子」，又以「殺兩國百萬生靈，若欲追回他，我請先死。」寧皇收淚而止，慈明遂□箋云。

逆曦偽服印

開禧逆曦既誅，偽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偽服、宮號來。上以首付棘寺，偽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。時吳鋼為倅，吏胥未以入庫，急持來示，紹翁亦因以識。其物袍僭黃，領似赬；袍僭赭，領似黃。宮號用黃絹折角為四，文曰「出入殿門」。金授以印，鑄用今文曰「蜀王之印」。僅如今文思給院降式。曦自鑄塗金印文云「蜀國制敕之印」。

萬弩營

紹興末，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。癸未戍泗州，甲申與敵鬥，皆有功〈（原注：水心《錢表臣墓志》）〉。

來子儀

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。洪道既為樞使，子儀入都訪洪道。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，欲因閑薦之於上，特奏假〈（原注：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）〉上問以為何，洪道奏上以訪子儀。上首肯，不復問子儀為誰。洪道與子儀置酒極歡，道故舊外，示以近詩。子儀

盡卷，則笑曰：「周樞使詩也，非周洪道詩也。」洪道問所以然，子儀曰：「昔徐師川少年工詩，晚位樞府，浸以不逮於昔。人以為向來自是徐師川詩，後來自是徐樞密詩。」洪道笑而容之。

朱希真

希真有詞名，以隱德著。思陵必欲見之，累詔始至，上面授以鴻臚卿。希真下殿拜訖，亟請致其仕，上改容而許之。

寧皇進藥

寧皇每命尚醫止進一藥，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。蓋醫家初無的見，以眾藥嘗試人之疾，寧皇知其然。王大受之父克明，號名醫，遇病雖數症，亦只下一藥，曰：「此病之本也，本除而餘病去矣。」〈（原注：王克明事出水心先生為墓銘）〉

秦檜待金使

紹興，金國使持盟書，要玉輅以載，百官朝服迎於麗正。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，且非可載書。輅雖不用，金使必欲百官迎拜，檜許之。翌日，命省吏雜以緋紫，迎拜於麗正，班如儀。金使造庭，訝百官已立班上。既受書畢，百官啁殿綴金使以出。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，猶立於門，始悟秦計。又使人至庭，必欲上興躬下殿受書，左右相顧，莫敢孰何。時王汴在班內，起而語使曰：「爾實有書無書？」使遂出書示之，汴奪書而進。使計屈，歸其國，以生事被誅云。紹翁據勾龍如淵《退朝錄》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，上召王倫入，責以取書事。既晚，倫見金使於館，以二策動之，金使皇恐，遂許明日上。詔宰職就館見金使，受書納入，人情始安。或曰：「秦檜未有以處，給事中樓照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，檜悟。於是上不出，而檜攝冢宰即館受書以歸。金始知朝廷有人。」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，未敢遽載。如淵之論有據甚明。若就館授書，則省吏與奪書之說，真齊東云。

真文忠公謚議

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謚事，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。公惠紹翁以尺牘曰：「《聞見錄》二帙並沐示教，記載詳博，事得實而詞旨微婉，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，非細故也。靖逸抱

才，蓄學含章，退處著書，以待來世，當於古人中求之。《聞見錄》所記西山諡議一段，是時公許待罪奉常，為博士。所訂『文忠』二字，實參考公論，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，而後敢落筆。間有一二公以為太過。然予此諡者，上下無異詞，故議下考功覆議，亦以為當。當時卻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。架閣公〈（原注：即西山嗣，名志道）〉後入朝，亦未嘗一訪。但建安諸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，頗相稱尚。當候稍閑，搜索副墨，錄以求教。」紹翁適感奇疾，不及從公求副墨，公已去守袁州〈（原注：程公嘗曆兩製，世號為滄州先生）〉。

悼趙忠定詩

慶元初，韓侂胄既逐趙忠定，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：「左手旋乾右轉坤，如何群小恣流言〈（原注：又曰「群邪相煽動謠言」）〉狼胡無地居〈（一作「歸」）〉姬旦，魚腹終天吊〈（一作「葬」）〉屈原。一死固知公所欠，孤忠幸有史長存。九原若遇韓忠獻，休說如今有末孫。」〈（原注：又曰「休說渠家末世孫」）〉。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，酒一再行，壁已不復存。陶孫知詩必已為韓所廉，則捕者必至，急更行酒者衣，持暖酒具下。捕者與交臂，問以「敖上舍在否」？敖對以「若問太學秀才耶？飲方酣」。陶孫即亡命歸走閩。捕者入閩，逮之入都。至都，以書祈哀於韓，謂詩非己作，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。陶孫旋中乙丑第，由此得詩名，《江湖集》中詩最多。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，杜謂典實，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，終不肯效唐風。初識南嶽劉克莊，得其詩卷曰：「所欠典實爾。」南嶽集中詩率用事，蓋取其說。後得南嶽刻詩於士人陳宗之，喜而語宗之曰：「且喜潛夫〈（原注：克莊字）〉已成正覺。」陶孫字器之，號臞翁，福唐人。

鶉鴿詩

東南之俗，以養鶉鴿為樂，群數十百，望之如錦。灰褐色為下，純黑者為貴。內侍畜之尤甚。粟之既，則寓金鈴於尾，飛而揚空，風力振鈴，鏗如雲間之珮，或起從鳳山。紹興中，有賦詩者曰：「鐵勒金狨似錦鋪，暮收朝放費工夫。爭如養取南來雁，沙漠能傳二帝書。」

宮鴉

紹興初，高宗建行闕於鳳山，山中林木蓊如，鴉以千萬。朝則相呼鼓翼以出，啄粟於近

郊諸倉；昏則整陣而入，噪鳴聒天。高宗故在汴邸，汴無山，故未嘗聞此，至則大駭。又以敵人之逼，聖思遂不悅，命內臣張去為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，而驅之臨平赤岸間，蓋去闕十有五六里。未幾，鴉復如初。彈者技窮，宮中亦習以為常。唐人詩多用宮鴉，蓋唐宮闕依山云。

田雞

杭人嗜田雞如炙，即蛙也。舊以其能食害稼者，有禁。憲聖渡南，以其酷似人形，力讚高宗申嚴禁止之。今都人習此味不能止，售者至刳冬瓜以實之，置諸食蛙者之門，謂之「送冬瓜」。黃公度帥閩，以閩號為多進士，未必諳貫宿，戒庖兵市坐魚三斤。庖兵不曉所名，遍問諸生，莫能喻。時林執善為州學錄，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，庖人拜而問焉。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，庖人如教納入。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：「誰教汝？」庖以執善告。黃公遂館林於賓閣云。執善記博而環奇，為南宮第一。試《聖人備道全美論》，至今舉子誦之。有《林省元文衡事鑒》行於世。驪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與之同年，視其手如龍爪而毛。蓋林氏之家與廟相直，其母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，終為閩名儒云。惜乎強售人婦以為妾，其夫怨言執善，為有司杖之〈（此句有訛）〉，抑鬱以死，執善其後亦亟死云。籲，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。

史越王青詞

前載史越王《辭免太傅表》，得之聞見，以為出於余公天錫之父。暨儲行之孫沐錄示，則非《辭免表》，蓋青詞云。「反本狐邱，寓誠獺祭，念此閽門之多指，迫於投老之一身」云云，欲用「侵尋歲月，八十有三」，未有其對。訥齋馮端方在坐，應曰：「補報乾坤，萬分無一。」王稱賞久之。《四六話》中亦載，謂其本於古人之聯，未知前今所載孰是。吳門友人之子胡□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，因舉《聞見》所載，余公天任曰：「是也，蓋先伯所對。但『歲月』二字非是，其易為『甲子』。」天任與余公天錫為同氣，後繼其季父云。

司馬武子忠節

中原既陷敵，忠義之士，欲圖其國，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，蓋祖宗之澤，時猶未泯也。謹按韓太監玉所記云：「初，司馬池之後樸，字文秀，借兵部侍郎使金。金丞相、燕國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，因授以尚書右丞。樸不屈，然猶縱其出入敵中，生子名通國，字

武子，蓋本蘇武之義。通國有大志，嘗結北方之豪。韓玉舉事，皆未得要領。紹興初，玉挈家以南，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，其兄璘猶在敵中，以弟故與通國善。癸未九月，都督魏公遣張虯、侯澤往大梁伺璘。璘因以扇贈玉詩云：『雍雍鳴雁落江濱，夢裏年來相見頻。吟盡《楚詞》招不得，夕揚愁殺倚樓人。』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，復遣侯澤往大梁諷通國、璘等，行至亳州，為邏者所獲。通國、璘與嘗所與交聶山三百餘口，同日遇害，是歲三月十六日也。先是，金主完顏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，乘十六傳而至，以是月十一日交事。澤與通國、璘、山謀率壯士百人，褲縛短兵，畢趨留守所庭劫之。如得留守，則大事可就。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，而澤敗於初十日。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券，立焚之，獨罪首事。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，蓋以右相出使巡邊回也。聞之盛歎云：『某入見上，當白其事而旌之。』會魏公中道罷去，玉亦竄責嶺表。」通國之侄孫振自序其事曰：「昔李翰作《張巡傳》而不為許遠立傳，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，未能盡白於世，遂敘於巡傳之後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。夫為士而知逆順之理，殞其身而全其節，此固人臣分內之事，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，則忠肝義膽，將遂泯沒，豈不痛哉！吾祖尚書，靖康間奉使金國，辭氣激烈，謀略深遠，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，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。及扈從北狩，不以利動，不以死懼，高宗加諡忠潔，褒崇之典極於一時。繼又采擇著之國史，吾祖之節無遺憾矣。若季父武子，埋跡異邦，一心本朝，起義未成，遽遭屠戮。後韓太監紀其詳，王尚書希呂書其略，雖未能載諸史冊，而節義之名，庶幾不至磨滅。韓昌黎以張、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，不能通知先志為羞；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，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，則是亦張、許二家之子弟也。敬以王、韓二記刊諸琬琰，以備異時高義君子發其潛德云。」王公希呂為之序曰：「昔予居鄉，有陜右林虎臣者，自西而東，至符離家焉。其家鄰居，數月稍熟，因詢以西事。林因辟人曰：『去年敵人傾國犯淮南，吾鄉之豪共千餘人倡義而起，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，將為批亢搗虛計，不幸事未成而機已露，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焉。俄其徒已變姓名，攜妻子，因得出關，以至於此。』予因歎曰：『忠孝之節，其萃於司馬氏乎！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迨事四朝，惟忠惟孝。忠潔公繼之，今通國又繼之。皆以忠義憤發，效死金庭。事雖未成，亦可謂是以似之。惜乎時予在敵中，不能為作傳，姑記其略，以俟詢訪。王希呂記。」紹翁竊謂：通國受魏公之間，欲掩襲大梁以相應，敵知豪傑必出於此，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，亦神矣。通國知其志，宜息謀可也。為忠義功名所激，顧出於此，惜夫！紹翁謹按：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詩，因遣張虯、侯澤，蓋隆興二年也。隆興元年癸未歲，魏公開督府，次年甲申兵敗，王汴之和議遂成。通國敗於三月，魏公罷於四月，相去一月事耳〈（原注：浚，少保、保佔軍節度使、判福州）〉。

張史和戰異議

自金人渝盟，兵革不得休息，民之瘡痍日甚。會天子新立，謂：「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朕不及身圖之，將誰任其責？」乃奮志於恢復。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，皆扼腕言用兵矣。史公浩相時之宜，審天下之勢，以為未可。上疏曰：「靖康之禍，孰不痛心疾首？悼二帝之蒙塵，六宮之遠役，境土未還，園陵未肅。此誠枕戈待旦、思報大恥之時也。然陛下初嗣位，不先自治，安可圖遠？矧內乏謀臣，外無名將，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，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，能保其必勝乎？苟戰而捷，則一舉而空朔庭，豈不快吾所欲；若其不捷，則重辱社稷，以資外侮，陛下能安於九重乎？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？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。張浚老臣，豈其念不到此？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，眩於北人誑順之語，未遑精思熟慮，決策萬全，乃欲嘗試為之，而徼幸其或成。臣竊以為未便。上皇親睹禍亂，豈無報敵之志？當時以張、韓、劉、嶽各領兵數十萬，皆西北勇士，燕、冀良馬，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，猶不能復尺寸地。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、邵宏淵之寡謀，而取全勝，豈不難哉！惟陛下少稽銳志，以為後圖，內修政事，外固疆圉，上收人才，下裕民力，乃選良將，練精卒，備器械，積資糧。十年之後，事力既備，苟有可乘之機，則一征無敵矣。」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，請上幸建康，以成北伐之功。吏公曰：「古人不以賊遺君父。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，則都督安用？且上〈（一誤作「陛下」）〉遠征，而上皇獨留，敵以一騎犯淮，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，上皇何以安處乎？」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，史公問：「留屯江淮幾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半之。」復與計其守舟、運糧之人則各二萬，曰：「然則戰卒才六萬耳，彼豈為是懼耶？況淄、青、齊、鄆等郡雖盡克復，亦未傷於彼。彼或以重兵犯兩淮，荊襄為之牽制，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。都督於是在山東乎？在江上乎？」詰難於天子，凡五日。史公復勸浚曰：「明公以大仇未復，決意用兵，此實忠義之心。然不觀時審勢而遽為之，是徒慕復仇之名耳。誠欲建立功業，宜假以數年，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〈（一作「下」）〉，乃上計也。明公四十年名望，如此一旦失利，明公當何如哉！」浚曰：「丞相之言是也。雖然，浚老矣。」史公曰：「晉滅吳，杜征南之力也。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，以規模出於祜也。明公能先立規模，使後人藉是有成，則亦明公之功也，何必身為之？」浚默然，乃見上曰：「史浩之意已不可奪，惟陛下英斷。」於是不由三省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。其年五月，師渡淮。史公曰：「國之大事在戎。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，將焉用相？」遂力請罷歸。歸未及□，師敗於符離，卒十有三萬，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，資糧甲兵，捐棄殆盡。天子哀痛，下詔罪己。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，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劾矣。

寧皇登位

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，雖黃屋初非堯心，而天下皆謂宜立。光皇當勵精之初，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，言頗切至，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，光皇亦屬意焉。書略曰：「庶之亂嫡，白宮闈始。夫庶之亂嫡，則支之亂本之漸也。而支之亂本，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。異姓之亂同姓，則又□□□□□之漸也。」又曰：「陛下踐祚，今既五年。皇子嫡長，已逾弱冠。玉冊之命未布，而青宮之席尚虛。」又曰：「陛下不即天下之安，而冒天下非常之危；不守天下之常，而履天下不測之變。采之遊言，殊有驚悸；采之國論，曾無建明。」又曰：「祖父互疑，天地幾變；子孫猜防，上下解體；支嫡交忌，臣民異心。臣始聞之，未敢遽信。今既日久，不容無惑。道路之言，喧傳百端，中外之心，憂疑萬狀。燕宮聞之，寧無懷貳；乘輿聞之，莫或改容；藩邸聞之，未免憂禍。此何等事也，而俾見於世？此何等議也，而俾聞於時？陛下〈（原注：謂孝宗）〉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？固宜自盡吾為祖為父之道也。上〈（原注：光宗）〉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？固宜自盡吾為子為父之道也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？否也。問之左右，問之在朝，蓋有君也，不敢言矣；問之主上，蓋有父也，不敢言矣；問之太子，蓋有祖也，仍有父也，尤不敢言矣。為臣之言，不通於君；為子之言，不通於父；為孫之言，不通於祖；而微臣僭言之，死有餘地矣。如蒙聖恩，特垂天聽，君臣之情通，自臣言始；父子之情通，自臣言始；祖孫之情通，自臣言始。臣雖身首異處，而忠孝獲書於史冊。雖瞑目於地下，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。」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。嘉熙壬寅，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為跋其書云：「懶庵趙蹈中載寧廟之立，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。雖然，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，蹈中所載寧廟堂〈（「堂」字疑衍）〉登極之詔，遲下數月〈（「月」疑「日」）〉，襄州之亂作矣，特以詔至而止。嗚呼，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！」初，光宗疾不能喪，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，欲殺守臣張定叟，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，且舉襄以順北。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，陳遂變色寢謀，旋為其黨所訴。定叟臨閱場問之曰：「朝廷負爾耶？太守負爾耶？」各命將士射之。先誌其箭，中其肝者有某賞，中其心者有某賞，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。發陳之篋，惟縞巾數千云。先是，趙蹈中具載水心讚嘉邸之語數十百，親筆其顛末，紹翁未之見也。薛君，永嘉士人，子夢桂嘗以其書稿示紹翁。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，然曲突徙薪之不賞，自昔然矣。

葉洪斥侂胄

洪字子大，為紹翁鄉人，且年少負才不羈。慶元間，疾侂胄而未有間，洪館於韓氏，即侂胄族子，蓋駙兒也。以後戚預內宴，洪代為之書，徑入御寧宗〈（一云「徑入於御」）

〉，其最切至處云：「侂胄弄權不已，必至弄兵。」寧宗以示侂胄。侂胄跡所為書則洪也，除名仕籍，編置邕管者十六年。嘉定初，盡復其官，並理編置年以為實曆僉書邕管事。洪旋終於任。

景靈行香

百官赴景靈行香，僧道分為兩序，用其威儀咒語。初，僧徒欲立道流右，且云僧而後道，至交訟久之。秦檜批其牘云：「景靈、太乙，實崇奉道教之所，道流宜居上。」至今定為製云。紹翁以為祖宗在天之靈，必不願歆於異教，且市井髡簪之庸人，宜皆斥去。近者，淳祐進書，例用僧道鐃鼓前導，朝廷有旨勿用，蓋得之矣。惜未施於原廟。

王醫

王繼先以醫術際遇高宗。當高宗款謁郊宮，僅先期二日，有瘤隱於頂，將不勝其冠冕。上憂甚，詔草澤。繼先應詔而至，既視上，則笑曰：「無貽聖慮，來日愈矣。」既用藥，瘤自頂移於肩，隨即消，若未嘗有，上遂郊見天地。上嘗以瀉疾召繼先，繼先至則奏曰：「臣渴甚，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。」上急召太官賜瓜。繼先先食之既，上覺其食瓜甘美，則問繼先：「朕可食此乎？」繼先曰：「臣死罪，索瓜固將以啟陛下食此也。」詔進瓜，上食之甚適，瀉亦隨止。左右驚，上亦疑，問繼先曰：「此何方也？」繼先曰：「上所患中暑，故瀉，瓜亦能消暑爾。」大率皆類此。其後久虛東宮，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，安置福州，因家焉。王涇亦頗宗繼先，術亦有奇驗，然用藥多孟浪。高宗居北宮，苦脾疾，涇誤用瀉藥，竟至大漸。孝宗欲戮之市朝，憲聖以為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，止命天府杖其背，黥海山。涇先懷金箔以入，既杖，則以傅瘡，若未嘗受杖者。後放還，居天街，猶揭榜於門曰「四朝御診王防御」。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：「本家兼施瀉藥。」王慚甚。寧皇患痢，召曾醫〈（原注：不記名）〉入視。曾診御畢，方奏病證，未有所處。慈明立御榻後，有旨呼「曾防御，官家吃得感應丸否？」曾連稱「吃得，吃得」。慈明又諭：「須是多把與官家吃。」曾承教旨，對以須進二百丸。寧皇進藥如數，瀉旋定，又進二百丸，遂止。曾時坐韓黨被譴，上遂於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。寧皇不豫滋久，謂左右曰：「惟曾某知我性。」急召入。診訖，嗚咽不勝。上曰：「想是脈兒不好也？」曾出，自診其脈，謂家曰：「我脈亦不好。」先寧皇一夕而逝。米南宮五世孫巨秀，亦善醫，嘗診史相脈，語未發，史謂之曰：「可服紅丸子否？」米對以「正欲用此」，亦即愈。史病手足不能舉，朝謁遂廢，中書要務運之帷榻。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。丹頭偶失去，歷年莫可訪尋。史病甚，召米於常州。至北關，登舟買飯，偶見有售

拳石於肆者，頗異，米即而玩之，即天地丹頭也。問售者：「爾何自至此？」曰：「去年有人家一你子持以售。」米因問厥值，售者謾索錢萬。米以三千酬直持歸，調劑以供史。史疑而未敢嘗。適有閽者亦病痿，試服，即能坐起。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，史始信而餌，身即輕，遂內引。及史疾再殆，天地丹已盡，遂薨於賜第。

高士

孝宗聖性超詣，靡所弗究厥旨，尤精內景。時詔山林修養者入都，置之高士寮，人因稱之曰「某高士」。皇甫高士，予既載其出入矣。又有謝高士，以從臣薦，講《易》於宮中，孝宗問以老莊之學，謝對以「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為心，若老莊之學，其俟之者歟！」易如剛最後灑掃高士堂，亦稱高士，去其徒無甚異，唯善於趨謁，以故史越王、尤錫山、楊誠齋、陸三山頗與之遊。陸公嘗以齋宿竹宮，因叩其廬。有二蒼童對弈，微聞松風間有琴絲棋弈聲。陸公心羨，以為是何異神仙之居，叩二蒼童，願見高士，童答以高士已出，去某御藥處〈（原注：中貴人也）〉，陸因歎息曰：「高士亦見御藥耶？」笑而出。宮本中貴人提舉，易所見者提舉也，陸公未之知爾。然高士見本宮提舉，亦非所以為高士矣，宜發陸公之笑也。寧皇聖性多可，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號，天慶陳道士、三茅張道士，俱不由給舍得先生號。陳書於狀，謁史相。史不悅，叱典謁改天慶觀主銜，始命入。因謂陳工於修創，若先生號，豈可輒當？因謂三茅亦然。遂於群從官前及此。以如剛嘗與越王諸公遊，奏之上，賜通妙葆真先生，敕由給舍下。先是，史於賜第齋醮罷，戲命如剛升高席，如浮屠問對說葛藤。如剛乏辨，舉道士姚公遂代己說法。姚從容就席，有僧作禮而問曰：「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，足將進而趑趄，口將言而囁嚅，如何謂之『岩隱』？」〈（原注：姚自號為岩隱）〉姚即對曰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遭，不能見岩隱。」僧屈伏，姚擲拂下座，史大加器賞。如剛後悔不自升席。史眷如剛浸異於姚，如剛譖姚於史不行。蓋嘉定間事也。

蕭照畫

孤山涼堂，西湖奇絕處也。堂規模壯麗，下植梅數百株，以備遊幸。堂成，中有素壁四堵，幾三丈。高宗翌日命聖駕，有中貴人相語曰：「官家所至，壁乃素耶？宜繪壁。」亟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。照受命，即乞上方酒四斗，昏出孤山，每一鼓即飲一斗，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，若此者四。畫成，蕭亦醉。聖駕至，則周行視壁間，為之歎賞。知為照畫，賜以金帛。蕭畫無他長，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，不知其為畫爾。

慈明

慈明太后，越人也。善通經史，能小王書。母張夫人以樂部被憲聖幸，後以病中〈（一無「中」字）〉歸李氏，死葬西湖小麥嶺下，地名放馬場。憲聖常因樂部不協，顧左右曰：「我記得張家，今安在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已死矣。有女頗聰慧。」憲聖念張氏，故召後入，時年十一二。嘗置憲聖側，宮中謂之「則劇孩兒」。及既長，寧皇侍宴長樂，目後有異，而重於自請。憲聖知其意，遂宴寧皇而賜之，曰：「做好看待，他日有福。」〈（原注：憲聖精於五行）〉由此遂正六宮之位。慈明所以報憲聖者，既無不至〈（一云「無所不至」）〉，閣子內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枝也，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：「這個有差遣也未？」每遣景獻諭時相，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。先是，後葬其母於群宮人塚。閱歲浸久，至不知兄弟信。迨備六宮禮，始遣迎次侄，今永寧郡王於衢，或謂後父即兄也〈（此句疑有誤字）〉。葬張夫人處，蓋天造地設，非人力所及。山自南高峰為岡阜，至夫人壟忽踴去，若龍昂首為嶺。春陽發達，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甓，淵泉環繞，源出百里。其家克知詩禮，福祿未艾也。憲聖父為宣靖王，先殯於金陵。暨憲聖備妃冊，始敕葬於天竺石人嶺下。山自嚴陵來，為戴青嶺，復蟠折百餘，形若袖展，為葬王處。塋上有屋如堂，蓋垂簾後父舊制也。山接武林，彙為冷泉，大江、西湖橫前，水口俱有奇峰截秀，宜其啟擁佑聽政之祥云。宣靖王，即今以為京師珠子吳員外是也。以蠙珠為業，累貲數百萬。王，長者也。間行閭巷，周知貧乏者，每實金與交鈔於橐，挾蒼頭奴，遇夜以出，雖家人莫知也〈（以下疑有脫文）〉。王從橐探金鈔，則率家人羅拜，謂「天所賜」。王行之且三十年，迨蒼頭奴長，亦號「小員外」，為王置白金器於肆，以氣與售金者爭，至呼以「乞兒」。售者不能平，遂持而問之曰：「我如何是乞兒？」蒼頭曰：「爾某年某月某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？你如何不做乞兒？」其人亟釋蒼頭，翌日率家人置禮拜謝王。王陽為「未嘗有此」以謝之。王知陰德已泄，久則以他故逐奴去。王嘗有興造，有神立於百步外，王遙問曰：「爾何神也？」曰：「吾太歲也。君興造實犯我，故避於百步之外，由君有陰德也。」王篤，生憲聖，宜哉！事異，不書於後傳。

節度

太祖罷節度，立權發遣與權知之類，故士大夫作郡，皆自稱曰「假守」，謂非真節度也。今節度亦非真名存爾，在權尚書上，正尚書下。鑄印畀節之外，給半俸，視尚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堂使臣而已。宣麻外，若皇子，則上必降敕，諭本軍官吏、軍民、僧道、父老。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、軍民、僧道、耆老曰：「朕以為國宗英，相予郊祀。克同寅

而竣事，爰易鎮以增佘。眷惟常德之邦，邈在重湖之北。載更齋鉞，已錫言綸。凡爾軍民，迨夫吏士，聳聞成命，諒溢歡心。」此則紹興三十六年，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為本軍節度使敕也。軍民、僧道拜敕訖，用紫綾背冊，列官屬姓名並圖經以禮狀申繳本官〈（原注：非皇子亦用此）〉。若經從本鎮，則太守必橐韝道左，尉擁簪前導，官吏、軍民、僧道、耆老迓於郊外；往往去本鎮甚遠，無復講此。惟楊節使沂中墳墓在風口。沂中實為昭慶軍節度使〈（原注：今安吉州）〉，間因上塚，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禮，遂命從者〈（一有「迓」字）〉出間道以避之。紹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鉞而不以輕授者，以使相故也。故相以禮而去，才畀節度使判某郡。而所謂節度俸給，又復減半，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，則除授之際，正不必宣麻鎖院〈（原注：以宰相為之，故宣鎖，後循用不改）〉。惟宰相去國判郡除使相者，不妨帶宣；若他官特授者，正不必爾。況參預而下，等為大臣，俱用製除，而視權尚書者，反得宣鎖。此皆制度因循，有合厘正者。節鉞輕授，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，有正授而中司〈（一作「書」）〉卷班以出者，有繳真俸者，是以視權尚書為重也。餘除權尚書、正尚書，設或未當，則封駁者絕少，未嘗有爭之如此力者，是可訝也。且正尚書一閑即為政府，節度使自細轉檢校三少、太尉至於開府，尚有三四轉。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地者，為節度至開府，或十年才一轉。況任子京秩與小使臣之不同，閫略於正尚書，纖悉於節度使，愚實未解。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，張澄以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，眾皆榮之，俗謂之「文極換武」。或節鉞除儀同三司，則謂之「武極換文」。端明已視正尚書，節鉞反居正尚書之下，俗以為榮，何也？

注腳端明

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，今俗謂「無注腳」。若有注腳，則降旨云：「某人除端明殿學士，恩例並同執政。」危公稹嘗居著庭，倩紹翁草劄送之，因命書史寫「判府端明相公」。危以筆塗去二字，謂：「此豈可輕以稱謂？」吳公鑄以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，薛知院極稱之曰「節使觀使」，史相彌遠卻稱曰「觀使節使相公」。二公世官，必各有據。

禿頭防禦

軍功內官雖授防團，若未去階官〈（原注：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）〉，但視遙郡。惟近邸不帶階官，非有功特轉，不許去階官，俗謂之「禿頭防禦」。使去橫旁用圓狀，視從臣矣。

賢良

紹興二年三月，資政殿大學士王表：「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，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，乞以臣父、故宣德郎、贈太子太保、先臣發，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，所進策論十卷，凡五十篇，俟裝褾畢日，依臣見進故事例，詣通進司投進。」面奉聖旨依奏。旋得請提舉洞霄宮，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。表略曰：「惟元祐之紀元，復製科而取士，維時司馬光之客，有若劉安世之賢，見所為書，舉以應詔。因知己之遷謫，並薦士而棄捐，事與志違，言隨名寢。」蓋是安世既貶，發因不得召。東坡嘗得其詞業，致書謂：「慮深詞達，非淺陋所及。」又曰：「秦少遊未第，王賢良久困場屋是也。」《揮麈錄》載：「張咸，漢州人。應製科，初出蜀，過夔州，郡將知名士也，一見遇之甚厚，因問曰：『四科優劣之差，見於何書？』張無以對。守曰：『載《孟子注》中。』因閱視之，且曰：『不可不牢攏之也。』張道中漫思索，著論成篇。至閣試，六題以此為首。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，為過閣第一。」咸，即浚父也。二賢良可謂有子矣。紹翁竊考《揮麈》所載，參以本朝六題之制，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，以《孟子注》為首，殆恐不然。曾慥序李賢良〈（原注：高廟諱）〉字泰伯詩云：「嘗試六題，已通其五，惟四科優劣之差，不記所出，曰：『吾於書無所不讀，惟平生不喜孟子，故不之讀，是必出《孟子》。』拂袖而出。人皆服其博。」泰伯自序其文曰：「舉茂才，罷歸。其明年，慶曆癸未秋，錄所著文」云云〈（按，《於江集》中泰伯自序《皇祐續稿》云「覩慶曆癸未秋錄所著」云云，無「舉茂才罷歸其明年」八字）〉。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曆壬午，張遂中選，李遂報罷。區區科目，亦有幸不幸焉。以《揮麈錄》考之，則黜泰伯者，錢穆父也。南康祖無擇序泰伯之文曰：「天子舉茂才異等，得召第一。既而試於有司，有司黜之。嗚呼，豈有司之過耶？其泰伯之命耶？」無擇序其文，未嘗有不讀《孟子》之說。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，亦曰：「曾充茂才，有《富國》、《安民》、《強兵》三策，《易》、《禮》二論，合五十首，天下傳誦。及退居，為《周禮·致太平論》並序五十一首，其敵天命。《按四字不解。今考陳次公撰墓誌亦有此四字》又有《潛書》、《慶曆民言》、《寄范富孫公四書》、《長江賦》。初未嘗及不讀《孟子》之說，惟公《於江集》中有《常語》、《非孟子》，其文意淺陋，且非序者所載，疑附會不讀《孟子》之說者為之剿入，非泰伯之文明甚。」《按，今所傳《於江集》祇有《常語》三卷，不載《非孟子》，或經後人刪削矣）紹翁謹按：《登科記》慶曆二年壬午歲八月，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，時閣下六題，其一曰《左氏義崇君父》，二曰《孝何以在德上》〈（按，原本衍一「下」字，今刪）〉，三曰《王吉貢禹得失孰優》，四曰《經正庶民興》，五曰《有常德立武事》，六曰《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》。初無四科優劣

一題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，何以鑿空立為此題。當時六題中，惟《經正庶民興》出《孟子》，此兒童之所知，泰伯縱不喜《孟子》，不應父生師教以來，即不許讀《孟子》，且非《孟子注》之文《按，李泰伯不喜讀《孟子》之說，明楊升庵辨之極詳，附錄於此。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《孟子》事，非也。泰伯未嘗不喜《孟》也，何以知之？曰：考其集知之。《內治論》引「仁政必自經界始」，《明堂製》引「明堂王者之堂」，《刑禁論》引「瞽叟殺人，舜竊負而逃」，《富國策》引「楊氏為我，墨氏兼愛」，《潛書》引「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」，《廣潛書》引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」，《損欲論》引「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，而民歡樂之」，《本仁論》引「以至仁伐至不仁」，《延平集序》以子思、孟軻並稱，《送嚴介序》稱章子得罪於父，出妻屏子，而孟子禮貌之，《常語》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，又詳說之。由是言之，泰伯蓋深於《孟子》者也。古詩《示兒》云：「退當事奇偉，夙駕追雄軻。」則尊之亦至矣，故詳辨之）。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，不過《六經》本注與正義中出，或不出正義，未聞出子史注疏者。曾慥、《揮麈》恐決無所據。是歲慶曆二年壬午，中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，實入第四等。而魏公之父咸實中選於紹聖元年，時為劍南節度推官。則紹聖又與慶曆不同。本朝前後閣試，未嘗有四科優劣之題。惜乎紹聖六題獨缺不載，參合《登科記》、《揮麈錄》之說，則泰伯所試乃《經正庶民興》，出《孟子》正文，實試於慶曆二年壬午八月。咸試四科優劣之差，實試於紹聖元年九月，同試者右通直郎吳儔、福州布衣陳暘。是歲上以進士策有過於制科者，遂罷試。山臺趙汝讀常容況〈（「容況」二字似有誤）〉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，即答之以見於《揮麈》所載，實出於《孟子》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。汝讀即閱《孟子》得之。因歎：「自父兄以來，尋此題不見。今乃得之於子。」因歸而著此，以釋〈（一作「祛」）〉後人之惑〈（原注：猶有三則續刻。按三則今本已載於後，此云續刻，當是初稿有此語，今仍之，以存其舊）〉。

第一則

自紹興二年復置此科，士無應令者。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，則眉山李垕也。自孝宗即位十年，製科詔凡一再下。時科目久廢，士皆不能為此學。乾道八年正月，翰林汪公以垕應詔，取其五十篇之文，獻之於上。上屢對近臣稱獎，謂宜置之優等，以徠多士。巽岩李公燾，其父也，尋攝右史，直前奏事，上面諭尤寵。有司拘守令，持之久不下，迄用乾德、咸平、景德典故，亟令召試中書。垕嘗一辭不獲〈（原注：蓋以東南士人忌之者眾）〉。九年夏四月，汪公出守平江，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唐。五月，巽岩請補外。七月，得荊湖節《一增「度」字》垕以狀自列，乞侍親養，待命於外。上曰：「今秋八月，令中書引試。」時薦者汪公與王召大臣已去國〈（此句似有脫

誤）〉。厔懼為當路所嫉，故懇辭再三，遂聽其侍親以行。十年始召試中書，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制：一曰《人主有必治之道》，二曰《湯法三聖》，三曰《人者天地之心》，四曰《律曆更相治》，五曰《三家言經得失》，六曰《揚雄張衡孰優》。六論合格，宰執持文卷以進御，玉色歡動，曰：「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。」上曰：「厔五題皆精記所出，雖《湯法三聖》不記所出，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，可謂難矣。」蓋本朝六論四通，即謂之合格，厔亦既通其五矣。宰執又同辭而進曰：「厔之弟塾，亦為此學。」上曰：「盛事，盛事。」會召塾試，有司抉《魏相傳》內「堯舜禹湯」四字以籠之。塾不能記，因賜帛報罷。輕薄子至作謔詞，其略云：「六論不知出處，寫得烏梅幾字。聖恩廣大如天，也賜束帛歸去。」世俗遂謂無真賢良。由是竊名應科者，亦得以售其偽。且謂東坡猶不記六題出《管子》，子由同試，至以筆管敲試案方悟。此又齊東之語，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，大略相似。按東坡所試題，一曰《王者不治夷狄》，二曰《信禮義以成德》，三曰《劉愷丁鴻孰賢》，四曰《禮以養人為本》，五曰《既醉備五福》，六曰《形勢莫如德》。五題皆精貫，惟《形勢莫如德》，東坡誤認以為出於《諸侯王表》。子由知其出於《吳起傳》，而特不記其出於傳讚之束句。俗謂子由不記《信禮義以成德》出《論語》「樊遲請學稼」下注，東坡因老兵斟銅蟾溢硯，坡恚曰：「小人哉！」子由遂悟。雖六題有此，然其說亦不經，與所傳《管子》事一也。《刑賞忠厚之至》，蓋省試論，非製科題云。

第二則

《愧郯錄》載：大中祥符六年，言者謂漢舉賢良多因災變，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，遂罷之〈（一有「故」字）〉。天聖七年，復置此科。咸平四年四月，詔學士兩省御史五品以上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、內外京朝官幕職州縣及草澤，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，已帖職者不舉。是年八月，乃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。至景德二年，復置六科：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，二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，三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，四曰武足安邊，五曰洞明韜略運籌決勝，六曰軍謀宏遠才任邊寄。委中書試論，六首合格者親試，是謂六科。蓋前此止設賢良一科，今復唐六科。《愧郯》惜未精考，以為初不見罷科之曰，而有復科之詔，此乃復唐六科之詔故也。六題既命試，至製策則恕矣。《愧郯》又疑林陶學士院不合格，以為前無此一試。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試策一道，已有舊比。今但不試吏部，試於學士院耳。

第三則

巽岩李公燾《制科題目序》：「閣試六題，論不出於經史正文，非製科本意也。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，先博習強記之餘功，後直言極諫之要務，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，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，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，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。士真多能哉？斯執事優容之也。迨熙寧中，陳彥古始不識題，有司準式不考而製科隨罷。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，宜其黜也。先是，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，駁高第，斥小官。彼佼佼焉，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，厭是科之不便於己也，欲亟去之而不果遂。亟去之而不果遂，則姑置焉，名存而實亡矣。凡所謂賢良方正者，尚肯復從其遊耶？彥古區區昧於一來，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。殆揣摩當世，求合取容爾。傳注義疏之纖微，且不及知，矧為國家之大體，渠能有所發明哉！而執事者猶惡其名，決壞之然後止，彥古之黜宜也。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，獨何心歟？至於元祐，僅復旋廢，其得失之跡，又可見矣。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，豈非猶懲於彥古故耶？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，能直言極諫而已。今則惟博習強記也，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，殆惡聞而諱聽之。逐其末而棄其本，乃至此甚乎？此士所以莫應也。餘曾不自置〈（一云「餘勇不自制」）〉，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，而性最疏放，勉從事於博習強記，終不近也。恐其幸而得從晁、董、公孫之後，曾是弗察，而猥承彥古之羞。乘此暇曰，取五十餘家之文書，掇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，具如別錄。間竊顛倒句讀，竄伏首尾，乃類世之覆物謎言，雖若不可知，而要終不可欺。戲與朋友共占射之，賢於博弈云爾，實非製科之意也。」紹翁竊詳巽岩李公之《序》，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，有司準式不考，而制科隨罷；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，駁高第，斥小官，其說有當考者。熙寧三年九月試制科二人：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，太常博士王□，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，太廟齋郎張繪〈（原注：皆成都人）〉。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，入第三等，詔以所對意尚流俗，毀薄時改，不足收錄，以惑天下觀聽，令流內銓，告示還任。是歲御試罷詩賦用策。七年以進士試策，即與製舉無異。時政得失，已許人上封事，遂罷制科。此後彥古何緣又復召試，且特為彥古一人不通閣題而罷此科？本朝閣試六題，具載《登科記》。所缺者，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。不知彥古所不通者何題，李公何不明載？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戶，亦無官可斥也。

高宗六飛航海

《揮麈錄》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：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，募鄉兵數千，列其旗幟以捍拒之。賊既不知其地勢，不測兵之多寡，為之小卻，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。由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。事平，穎士遷兩官，擢通判州事。穎士，字茂限，福州人，登進士第，紹興中為刑部郎中。紹翁謹按：《揮麈》所載李某事跡皆當，蓋紹翁本

生祖也。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，徙居建之浦城，非福州也。〈（此下疑有脫文。下「秀岩」云云，似別為一則，而缺其首，茲仍舊鈔，以俟善本訂正）〉秀岩李公心傳《朝野僉載》以真公德秀嘗以《書》義魁鄉舉。真公業詞賦，亦嘗為魁。著述斯難矣。不知秀岩曾刊定否？

韋居士

紹興初，時宰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。高宗諭之曰：「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？又嘗周急之，豈可以常人比哉！」命之以官。韋名許，字深道，世為蕪湖人。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，不事科舉。築室於溪上，榜曰「獨樂」，藏書數千卷。適黃魯直兄弟、蘇伯固父子來寓邑中，相與遊從。許舊字邦任，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說。元祐諸公之貶逐，士大夫畏禍，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見〈（一作「聞」）〉閑〈（一本無「閑」字）〉有道江上者，公獨留連之，極力周急，不顧其他，士大夫以此多之。了齋陳忠肅公為作堂記，且為頌贈別。政和中，都邑以名聞於朝，一時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、宣城守張叔夜、樞密李密大尚書〈（此句似有脫誤）〉合詞以薦，屬朝廷多事，命不果下。至是宰臣又薦之云。韋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者，蓋了齋嘗稱之曰「湖陰居士」，此〈（一作「比」）〉載於《蕪湖圖經》。《圖經》蓋韓果卿所撰，曰紹孫〈（此三字疑有誤）〉嘗以居士墓銘示韓云。朱文公語門人：貶逐正人貧無以為路費，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諸路。然則韋之周急，又不止〈（一作「特」）〉元祐諸賢。紹翁謹按：紹興元年至〈（「至」字疑衍）〉七月，宰相范宗尹。范罷，而後左相呂頤浩、右相秦檜。至二年八月，秦罷後，然後朱勝非再相。《圖經》謂紹興初，時宰有薦韋於上者，恐非宗尹、檜，是必朱與呂耳。

九里松字

紹翁甲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。後閱《揮麈後錄》六卷載，吳傅朋說知信州，朝辭上殿。高宗云：「朕有一事，每以自歉。卿書九里松牌甚佳，向來朕亦嘗書之，終不逮卿。當復以卿書揭之。」說頓首稱謝。是曰，有旨物色說書，猶藏天竺僧帑，遂復揭之松門。傅朋自云如此，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，過者皆見，則紹翁甲集所載似是而傅朋不以語《揮麈》，何也？以紹翁考之，蓋不特此。按《續稽古錄》紹興二年六月，頒黃庭堅《戒石銘》於郡縣，亦用金書。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。

王正道

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，因及王公倫，未暇詳也。《揮麈餘錄》載：王正道倫死於金。謂金人欲用為留守，不從，殺之。紹翁按：前後金使，於洪公皓、司馬公樸，金皆嘗以要職強之，皆不屈，然亦未嘗殺之，甚至縱其出入。倫以不屈，顧被禍如此。以《王氏家》〈（一有「傳」字）〉《廟記》〈（原注：攻槐樓公文。按《攻槐集》第一百卷有《王節湣神道碑》，非《家廟記》也。文與《續吳下塚墓文》所載亦小異）〉與《揮麈》所載絕異，蓋倫拘留金廷，密約宇文虛中劫敵反其地而南。謀泄，為敵所害。自是待遇本朝使者，如嚴寇盜矣。

張通古

《朝野僉載》：紹興八年，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，稍工詩，其還也，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有舊，乞襟送至境上。通古為詩贈別云云。紹翁竊謂：金法至嚴，為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？又云：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，一覽即皆誦。此《僉載》之過聽也。紹翁嘗考記載，胡公封事一出，金人購以千金得之。通古能成誦久矣，何待誦於檜乎？且檜為大臣，何為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？此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闕。

史文惠薦士〈（原注：張、史異論，已見前篇）〉

淳熙五年三月，史文惠浩既再相，急於進賢如初。朱文公熹、呂公祖謙、張公栻、曾氏逢輩，皆薦召之。朱公熹不仕幾三十年，累征不就，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，即拜詔。惟張公栻不至，蓋以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。君子立朝，議多不合，張公何慊而不至？蓋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。

孝宗御製賜吳益

孝宗以太母故，加眷吳郡王益。益，太母弟也。秋氣向清，聖意怡懌，至於手書御劄一聯云：「稱此一天風月好，橘香酒熟待君來。」命近當持此賜益。益入對，頓首稱謝。上笑曰：「聊復當折簡爾。」〈（按此事《齊東野語》所載尤詳。「一天風月」。作「一軒風月」。）〉

閩人訛傳兆域

《愧郯錄》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，可謂背治。至今閩人妄中起妄，謂朱信罪至拔舌。紹翁嘗疑，本朝寬厚，必無是刑。且朱信為本朝推本兆域，其事雖謬，其心不可謂之不忠。神宗故憐之，若非元豐俱有「赦後勿論」指揮，則閩人之妄未易破也。誤傳兆域在福州俱胝院靈石山，《愧郯》誤以為碎石山云。

天上臺星

開禧用兵，鄧友龍、程松為宣撫、宣諭使，板授其屬，謂之「宣幹」。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，民謠謂之：「天上臺星少，人間宣幹多。」或謂皇甫斌治於嶽之城南，群優所萃也。其屬謠焉，又謂之「城南宣幹多」。又云「宣威群下問〈（原注：宣威，即斌也）〉，恢復竟如何？」後有以節制金山討李全者，其屬猥眾，又有易前二句云：「塞上將軍少，城南節幹多。」《卻埽編》載，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「勾當公事」，建炎初，避高宗嫌名，易為「幹辦」。時軍興，屬公數倍平時，有題於傳舍云：「北去將軍少，南來幹辦多。」蓋始此。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，詣閤門，自稱曰「勾當江南公事回」。今世借授白帖，輒自稱「某幹管」云。

洞仙歌

紹興間，有題《洞仙歌》於垂虹者，不係其姓名，龍蛇飛動，真若不煙火食者。時皆喧傳，以為洞賓所為書。浸達於高宗，天顏矍然而笑曰：「是福州秀才云爾。」左右請聖渝所以然，上曰：「以其用韻，蓋閩音云。」其詞曰：「飛梁壓水，虹影澄清曉。橘裏漁村半煙草。今來古往，物是人非，天地裏，惟有江山不老。雨巾風帽，四海誰知我？一劍橫空幾番過。按玉龍、嘶未斷，月冷波寒，歸去也、林屋洞天無鎖。認云屏煙障、是吾廬，任滿地蒼苔，年年不掃。」久而知為閩士林外所為。聖見異矣！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，水天渺然，旁無來跡，故世人益神之。

方奉使

乙集載莆陽方信孺出使事詳矣。今又得之楊開國圭。圭嘗與〈（一作「典」）〉方始屬〈（句疑有誤）〉，能言其與偽元帥辯難者甚至。方見元帥，元帥叱問之曰：「前日何故稱兵？今曰何故求和？」詞色俱厲。公從容對以：「前日主上興兵復仇，為社稷也；今日屈己求和，為生民也。二者皆是也。」元帥笑而不復詰。開國乃文忠真公之外舅，嘗對真歎息云：「我輩更吃五十年飯〈（原注：時圭年五十）〉，也不會如此應對。」

開禧間，文忠為學官，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書云。

草頭古

嘉定間禁止青蓋事，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課，前錄載其事。太學諸生與京兆辨，時相持之不下。薛會之極、胡仲方榘，皆史所任也。諸生伏闕言事，以民謠謂胡、薛為「草頭古，天下苦」，象其姓也。謂「虐我生民，莫匪爾極」，象其名也。薛不安其位，力乞去。時相謂曰：「彌遠明日行，則尚書今日去。」薛不能不留。自侂胄得柄，事皆不隸之都司。初議於蘇師旦，後議之史邦卿，而都司失職。自時相用事，始專任都司。都司權居臺諫上，既未免以身任怨，故蒙天下之謗。時聶善之亦時相，所任大抵以袁潔齋、真西山、樓暘叔、蕭禹平、危逢吉、陳師虙輩，皆秀才之空言。善之帥蜀，道從金陵。逢吉之弟和為江東帥屬，迎勞之於驛邸。聶因語之曰：「令兄也祇是秀才議論。」應祥不樂〈（按，應祥前文未見，豈和字耶）〉，竟不餞之，銜之終身。善之，士人也。薛、胡以儒家子習於文法云。

二元

朱文公熹，字元晦。中年自悔，以為元為乾，四德之長，愧不足以稱是，遂易曰仲晦。真文忠公名德秀，字景元。樓宣獻公嘗從容叩之以字義，真答以：「慕元德秀之為人，故曰景元。」樓公取《詩》注「景行行止」處示之，則景之義為明，謂「高山仰止」對「明行行止」也。真遽易為希元。蓋「景元」乃「明元」，無謂也。二公州里則同，而文公又真公所聞而知之之師，且諡又同一字，而字義之誤，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。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曰元晦、景元，而未嘗稱之曰仲晦、希元，蓋其習稱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。文忠始於舉子，命字之義非得於師友，故始字曰實夫。後鄉曲有輕薄子曰：「祇恐秀而不實。」故易曰景元。若文公則不然，其師友曰籍溪，曰延平，顧不能救其字之誤也，而必俟公之自悔，其亦異乎王通矣。通之弟曰績，字無功。通曰：「神人無功，非爾所及也。」故終身名之〈（按，與甲集所載略同）〉。

單夔知夔州

單夔以家貧祈郡，孝宗聖聽高遠，知其所至〈（四字未詳，疑有脫誤）〉，從中大書御劄云：「單夔知夔州。」後竟不赴，易守建寧。錢象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，迨其致仕，詞臣草詔，進封珍國公。二事略相似也。

寧皇御舟

張巨濟，字宏圖，福清人。嘉泰間上書寧宗，以「慈懿欑陵今在湖曲。若陛下遊幸，則未免張樂。此豈履霜露之義？」寧皇感悟其言，旌轉一秩，由此湖山遂無清蹕之聲，非特儉德云〈（此句上似有脫文）〉。御鷁至沈於波臣，黃洪詩云：「龍舟太半沒西湖，便是先皇節儉圖。三十二年安靜裏，棹歌一曲在康衢。」〈（按寧宗於紹熙五年甲寅即位，崩於嘉定十七年甲申，凡在位三十一年。此云三十二年，疑傳寫之誤）〉。

兩朝玉帶之祥

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，遂基火德中興之祥。事載國史諸書，此不復載。至高宗以常德為孝宗潛藩，尤有足紀者。先是，常德有玉帶渠在城內，本名永泰渠。端拱初，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最利，且避陵名，更名秀水。守臣龔穎篆秀水斗門以表之。熙寧元年，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，寓天慶觀，謂所善魏道士曰：「此水，郡之玉帶，當有佩是者應之。」未幾，孝宗啟社。又流虹繞電之地，實曰秀州，亦秀水之讖云。

張公九成玉帶

張公九成自為士時，常遇至人，許以官爵，見玉帶則止。後張為掄魁，又天下相望所屬，人謂至人之說且驗。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方解賜玉帶事，則撫掌大恚曰：「奸臣！奸臣！」聲漸微而公逝矣。

史彌遠玉帶此條元本連上為一則，以係兩事，特為標目以別之

嘉定間，寧皇賜史彌遠、趙師揆、楊次山等以玉帶，惟彌遠上所解賜，他皆取於內府。朝之仕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，泛然啟賀其賜帶，與趙、楊等混然無別。雖彌遠未嘗留意儷語，因覽眾啟畢，獨取一啟內「懈賜」二字，曰：「此卻知彌遠是上解賜。」此啟紹翁為人代作。

丁集

〈（寧宗皇帝一朝詳具大事）〉

寧皇即位

寧宗皇帝，光宗第二子，母曰李皇后。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恭邸〈（原注：以其日為瑞慶節）〉。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。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。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。十六年三月封嘉王。紹熙五年七月五日，奉太皇太后聖旨，就重華宮即皇帝位〈（原注：年二十七。按，以下二十五行已見甲集）〉。憲聖既擁立光皇，光皇以疾不能喪，憲聖至自為臨奠。先是，吳琚奏東朝云：「某人傳道聖語『敢不控竭』。竊觀今日事體，莫如早決大策，以安人心。垂簾之事，止可行之旬浹，久則不可。願聖意察之。」憲聖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翌日，並召嘉王暨吳興入，憲聖大慟不能聲，先諭吳興曰：「外議皆謂立爾，我思量萬事當從長。嘉王長也，且教他做。他做了爾卻做，自有祖宗例。」吳興色變，拜而出。嘉王聞命，驚惶欲走。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，使不得出。嘉王連稱：「告大媽媽〈（原注：憲聖）〉，臣做不得，做不得。」憲聖命侂胄：「取黃袍來，我自與他著。」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。憲聖叱王立侍，因責王以「我見爾公公，又見爾大爹爹，見爾爺，今又卻見爾。」言訖，淚數行下。侂胄從旁力以天命勸。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，遂衣黃袍，亟拜不知數，口中猶微道「做不得」。傷胄遂掖王出，喚百官班，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，且草賀。歡聲如雷，人心始安。先是，皇子即位於內，則市人排舊邸以入，爭持所遺，謂之「掃閣」，故必先為之備。時吳興為備，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，絕不為備，故市人席卷而去。王既即位，翌日，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。光皇疾，有閑，問：「是誰？」侂胄對曰：「嗣皇帝。」光皇瞪目視之，曰：「吾兒耶？」又問侂胄曰：「爾為誰？」對曰：「知閣門事臣韓侂胄。」光皇遂轉聖躬面內。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，堅不可取。侂胄以白慈懿，慈懿曰：「既是我兒子做了，我自取付之。」即光宗臥內掣〈（甲集作「拿」）〉璽。寧皇之立，琚亦有助焉。文忠真公跋琚奏稿於忠宣堂云：「觀少保吳公密奏遺稿，其盡忠王室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，歎仰久之。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。」〈（以下八行已見丙集）〉光宗疾不能喪，襄陽士人〈（後又作「歸正人」）〉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，欲殺守臣張定叟，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，且舉哀以順北。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，陳遂變色寢謀，旋為其黨所訴。定叟臨閱場問之曰：「朝廷負爾耶？太守負爾耶？」各命將士射之。先誌其箭，中其肝者有某賞，中其心者有某賞，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。發陳之篋，惟縞巾數千云。先是，趙蹈中具載水心讚嘉邸之語數十百，親筆其顛末，紹翁未之見也。

慶元丞相

嘉定初，趙忠定賜謚曰忠潛。大臣死非其罪，故以「潛」易名。其家上疏自列，以為子孫所不忍聞，改「潛」為「定」〈（原注：公為侂胄所擠，至眨所服腦）〉，然沒其實矣。家集欲以「慶元丞相」為名，又以慶元亦有他相，故但曰《趙忠定集》。其家又列於朝，乞毀龔頤正《續稽古錄》。又以其錄傳播四夷已久，乞特削其官，刊定正史。朝廷皆從之。頤正，布衣也，名家子，家於和州，號稱博洽。阜陵朝，嘗進《元符元祐本末》等書，上嘉歎，俾階官簿。慶元間，頤正〈（一作侂胄，誤）〉為太社令，嘗續司馬文正公《稽古錄》，後又循至著廷修史，纂進寧皇登位事，與其《錄》相表裏。頤正載忠定事於《錄》，則曰：「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，得旨以諭趙汝愚等：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，引執政入班於幾筵殿下。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香畢，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。奉太皇太后聖旨：『皇帝以疾未能執喪，曾有御筆自欲投閑，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』云云〈（按，此句以云云二字，省去「尊皇帝為太上皇帝」至「天下稱之」等二百四字，見後考異條內）〉。是日，皇子嘉王即皇帝位。於是，趙汝愚、余端禮、陳騤等率百官如儀。」據頤正載於《錄》者如此，初未嘗毀忠定也。疑載於正史必有異辭。又詳忠定子弟雪父冤、乞刊史之詞云：頤正修史，以忠定有「祇立趙家一塊肉便了」之詞，又有「白龍之夢」，以此詆忠定。紹翁惜不及拜覽國史，恐前後史臣削去已久。紹翁前所載憲聖冊立寧皇事，與頤正所載略不少同。頤正，外臣也，不知當時宮闈事，當以紹翁得之吳氏者為詳可信。嘉定時，頤正已死。先是，紹翁未敢以吳氏之說為信，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弟，其說相符。趙氏以丞相女孫妻西山之子云。

考異

先是，趙公汝愚諭殿帥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門祈請國璽，欲自都省迎置於德壽宮。杲入，索璽於內璫羊駟、劉慶祖。二璫相語：「若璽入杲，或以他授，則大事去矣。況丞相有『趙家肉即可做』，此自主張吳興，則璽尤不可輕授。」二璫遂設計，諭杲以祥曦殿門非殿前宜入，宜俟於門下。先付璽，函封甚秘〈（一作「密」）〉，授於杲。杲奉函於都省。二璫徑以璽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憲聖殿。先是，憲聖已召嘉王入德壽宮殿內，汝愚不知所奉者璽函耳，遂至宮門，欲上璽。憲聖諭以「璽已置善所，嘉王已即位」。汝愚等惶恐稱賀，憲聖遂專擁立之功。紹翁竊詳前說，與吳、趙二氏既異，雖龔頤正《稽古錄》志在詆趙，亦不及是。當缺所疑，以備史氏采擇云。

考異〈（按，此條似有脫文，別本刪去，今仍其舊。）〉

副都知楊舜卿領兵。

考異

和州布衣龔敦頤者，元祐黨人原之孫也。嘗著《符祐本末》、《黨籍列傳》等書數百卷。淳熙末，洪景盧領史院奏官之後，避光宗名，改頤正。朝廷以其有史學，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，除實錄院檢討官，蓋付以史事。未幾而頤正卒〈（原注：出李心傳《朝野雜記》。前載頤正事，出袁公說友跋頤正《錄》）〉。

考異

{紹興五年六月，宰臣留正等入奏，乞早正嘉王儲位，以安人心，以建萬世無窮之基。甲寅，留正等兩具奏，乞立嘉王為皇太子。是晚，出御批：「朕歷事歲久，念欲退閑。」壬戌，正復乞去，出國門。癸亥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，得旨以諭汝愚等：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，引執政入班於幾筵殿下。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前燒香畢，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。奉太皇太后聖旨：「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，曾有御筆自欲退閑，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為太上皇帝，皇后為太上皇后。」詔曰門下：「朕承列聖之洪圖，受壽皇之內禪，撫有四海，於今六年。夫何菲涼，屢愆和豫，遽罹禍變，彌劇哀摧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，而禮文難示於天下。矧國事之重，久已倦勤；荷祖後之慈，曲加矜體。皇子嘉王，仁孝之德，中外所推，居□小心，未嘗違禮，嗣膺大寶，茲謂得人。朕退安燕頤，遂釋重負。何止循宅憂之志，抑將綿傳祚之休。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，朕移御泰安宮。播告遠邇，咸使聞知。尚賴忠良，共思翼讚。」是詔蓋憲聖命樓公鑰所草，內云「雖喪紀自行於宮中，而禮文難示於天下」，天下稱之。是日，皇子嘉王即皇帝位，於是趙汝愚、餘端禮、陳睽等率百官起居如儀〈（原注：《續稽古》）〉。先是，甲寅六月丁未，宰執劄子奏：「皇子嘉王，仁孝夙成，學問日連宜早正儲位，以安人心。」癸丑，再入劄子，御批云：「甚妤。」乙卯，再擬指揮進入，乞付學士院。是晚批出八字，乃上所云也。留丞相得之始懼。丙辰，再擬入，御批「可，只今施行。」己未，宰執再奏，乞面奉處分。晚，付出封題稍異。丞相不啟封，付之內降房。七月庚申朔，汝愚趣啟封，丞相視牘尾，色憂，密為去計。辛酉，朝臨仆於地。是日，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，汝愚微及與子意，彥逾大喜。汝愚乃俾彥逾馳告殿前都指揮使郭杲，許諾，議遂決。壬戌大祥，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，易肩輿出城去。汝愚欲奏太母而難其人。知閤門事韓侂胄，太母女弟之子也，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閤門。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、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，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慈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。

太母素簡嚴無他語，令諭汝愚耐煩而已。癸亥，侂胄再往，與重華宮內侍關禮遇。禮問知其謀，入白太母，言與淚俱下。太母蹙額久之，曰：「事順則可。」禮遂簡侂胄以「來日梓宮前垂簾，引執政」。日過午，汝愚乃以諭同列，關禮又使所親閤門宣讚舍人傳密旨製黃袍。時上在嘉邸，殊不知，方以疾告。汝愚簡宮僚彭龜年云：「禫祭重事，王不可不入。」甲子，禫祭。杲與步帥閻仲先分兵衛南北面，太母垂簾，命關禮引王先入，次執政奏事，太母曰：「皇帝已有成命，相公當奉行。」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：「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，曾有親筆自欲退閑。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為太上皇帝，皇后為太上皇后。」太母覽畢云：「甚好。」太母勸上即位，上固辭，且顧汝愚曰：「某無罪，恐負不孝之名。」群臣力請，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，次行禫祭禮，人心始定。先是，京口諸軍訛言洶洶，襄陽歸正人〈（一作「士人」）〉陳應祥亦謀為變。舉事前一日，登極赦書至，遂敗。朱熹嘗謂上「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，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，蓋行權而不失其正」云。慶元元年夏四月，始用校書郎李壁奏，命正繳御劄八字付史館。

考異

甲集載吳琚讚策事，文忠真公德秀為跋其密奏遺稿矣，其奏蓋擬進於太上，乞太上宣布於外云：「予與皇帝之情，初無疑間，比以過宮稍希，臣僚勸請，反涉形跡。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，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？今天氣向暑，過宮常禮宜免。如欲相見，當自招皇帝矣。乞謄降付留正等。」此紹翁親目於琚之子鋼，後又再索之於鋼之子。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《拙齋詩稿》則曰：「紹興四年，光宗疾不能朝重華，諫者傾朝，謗者盈市。憲聖後兄子琚最賢，大受因琚奏孝宗：『陛下惟一子，不審處利害，恣國人騰口，取名於家，計大不便。且群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，陛下何不出手詔，云皇帝體不安，朕所深知，卿且勿言，須秋涼〈（一有「朕」字）〉，自當〈（一無「當」字）〉擇日與皇帝相見也。』孝宗喜其策，會晏駕，不果用。」適以為「餘實親見」，不知二稿何為略不相似。大受往來諸公間，自以為預誅韓功。至是，鋼白其先志於朝，大受必以鋼如適所載其父稿，實大受所封，鋼猶豫未上，會攻媿樓公鑰憤其前與族兄鏞有間〈（按，事見戊集《曲水硯》條內）〉，且毀其文，力言之於史相，期以必竄大受。又嗣秀王師揆言於朝：「王大受一布衣，凡國之大議，須要討〈（一作「封」）〉分。」［此處疑有脫文）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，編置邵武。鋼遂以其稿上，而削大受姓名〈（原注：事有已見甲乙集者，今復詳具）〉。

慶元黨

嘉定改元，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，奏劄曰：「慶元以來，柄臣顓製，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：曰好異，曰好名。士大夫志於爵祿，靡然從之，以慷慨敢言為賣直，以清修自好為不情，流弊之極，至於北伐，舉朝趨和，而爭之者不數人。今既更化，當先破尚同之習。」二年春二月，除起居舍人。夏五月，直前奏事，略曰：「自權奸擅政，十有四年。始也朱熹、彭龜年以抗論逐，呂祖儉、周端朝以上書斥。其後呂祖泰之貶，則近臣已不敢言。又其後也，盜平章之名，起邊陲之釁，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。」文忠此疏，不特為韓也。先是，紹熙五年六月庚寅，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，與州郡差遣，己亥，除知江陵府。初，寧皇之立，趙忠定不用吳琚〈（原注：事已載乙集，琚，慈福親侄）〉，乃召韓侂胄〈（原注：慈福表侄）〉而囑之。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，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，至涕泣固請。慈福召韓入，遣諭忠定，其議始定。韓自以為有定冊之功，欲去忠定而未果。文公自長沙召入，聞之即惕然以為憂，因奏牘示微意〈（一作「因免牘寓微意」）〉。及進對，指陳再三，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奸。彭護金使以出，韓益得志。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，海內引領，以觀新政，而事已多出於韓氏。文公既言於上，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，欲處韓以節鉞，賜第於北關之外，以謝其勤，漸以禮疏之。忠定不能用。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，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。元定不至，復書無他語，但勸其早歸。文公居頃〈（一作「未去頃」）〉，韓諷伶優以木刻公像，為峨冠大袖，於上前戲笑，以熒惑上聽。公猶留身講筵，乞再施行前奏，則予郡之批，已徑從中出。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，美其職名，而優以大藩。公既去國，彭公方護使歸，因奏：「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，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。」未幾，彭亦以直批予郡。慶元元年，韓欲並逐忠定，誣以不軌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，名以偽學。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，貶韶州，而弟祖泰至黜〈（一作「斥」）〉而竄。初，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，當公懇辭待制，草制詞云云，「逮茲累歲，始復有陳前受之是，今受之非，誰能無惑？大遜如慢，小遜如偽，夫豈其然？顧而務徇於名高，在我詎輕於爵馭，俾解禁嚴之直，復居論著之聯」云云。「噫！厭承明，勞侍從，既違持橐之班；歸鄉里，授生徒，往究專門之學。」遂授修撰之命。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，故傅有「累歲始陳」之誚。二年冬十二月癸丑，褫職罷祠。臺臣擊偽學，至榜朝堂。未幾，張貴謨指論《太極圖說》之非，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察官〈（原注：此某所載為胡紘。今以文公年譜考之，蓋紘草而沈用之）〉。而胡紘草公疏未上，會以遷去職，遂轉授繼祖，故有是命。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〈（原注：蔡本作「二年十月」）〉：「臣竊見朝奉大夫、秘閣修撰、提舉鴻慶宮朱熹，資本回邪，加以忮忍，初事豪俠，務為武斷，自知聖世此術難售，尋變所習，剽張載、程頤之餘論，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，以簧鼓後進，張浮駕誕，私立品題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，相與餐粗食淡，衣褒帶博，

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，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，潛形匿影，如鬼如魅。士大夫之沽名嗜利、覬其為助者，又從而譽之薦之。根株既固，肘腋既成，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，而用之於私室。飛書走疏，所至響答，小者得利，大者得名，不惟其徒咸遂所欲，而熹亦富貴矣。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，而他惡又不與焉。人子之於親，當極甘旨之奉，熹也不天，惟母存焉，建寧米白，甲於閩中，而熹不以此供其母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，其母不堪食，每以語人。嘗赴鄉鄰之招，歸謂熹曰：『彼亦人家也，有此好飯。』聞者憐之。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，今熹欲餐粗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，無乃太戾乎？熹之不孝其親，大罪一也。熹於孝宗之朝，屢被召命，偃蹇不行，及監司郡守，或有招致，則趣駕以往。說者謂召命不至，蓋將辭小而要大；命駕趣行，蓋圖朝至而夕饋。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，貽書痛責之，熹無以對。其後除郎，則又不肯入部供職，托足疾以要君，此〈（一作「又」）〉見於侍郎林栗之章。熹之不敬於君，大罪二也。孝宗大行，舉國之論，禮合從葬於會稽。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，首入奏劄，乞召江西、福建草澤，別圖改卜。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，不顧祖宗之典禮，不恤國家之利害，向非陛下聖明，朝論堅決，幾誤大事。熹之不忠於國，大罪三也。昨者汝愚秉政，謀為不軌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，倚腹心羽翼，驟升經筵，躐取次對〈（一誤「躐次取對」）〉熹既用〈（一作「剽」）〉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，奏薦其子弟，換易其章服矣，乃忽上章佯為辭免。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？玩侮朝廷，莫此為甚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熹之大罪四也。汝愚既死，朝野交慶，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。熹雖懷卵翼之私恩，盍顧朝廷之大義？而乃猶為死黨，不畏人言。至和儲用之詩，有「除是人間別有天」之句〈（原注：乃《武夷九曲》詩，非和儲也）〉，人間豈容別有天耶？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？熹之大罪五也。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，謂建陽縣學風水，有侯王之地。熹欲得之，儲用逢迎其意，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，於是以護國寺為縣學〈（原注：恐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。一本誤作本文大字。又按「政和」二字似誤）〉，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。遂於農月伐山鑿石，曹牽伍拽，取捷為路，所過騷動，破壞田畝，運而致之於縣下。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，設機造械，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，撼搖通衢囂市之內，而手足墮壞，觀者驚歎。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，忽遭對移之罰〈（一本有「禍」字）〉，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，其為害於風教大矣！熹之大罪六也。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，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，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。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，每之官則與之偕行，謂其能修身，可乎？塚婦不夫而自孕，諸子盜牛而宰殺，謂其能齊家，可乎？知南康軍，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；帥長沙，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；守漳州，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，千里騷動，莫不被害；為浙東提舉，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，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，謂其能治民，可乎？又如據範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，而反加罪於其身；發掘崇安弓手父

母之墳以葬其母，而不恤其暴露，謂之恕以及人，可乎？男女婚嫁，必擇富民，以利其奩聘之多；開門授徒，必引富室子弟，以責其束修之厚。四方饋賂，鼎來踵至，一歲之間，動以萬計，謂之廉以律己，可乎？夫廉也，恕也，修身也，齊家也，治民也，皆熹平日竊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。今其言如彼，其行乃如此，豈不為大奸大慝也耶？昔少正卯言偽而辯，行僻而堅，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。夫子，聖人之不得位者也，猶能亟去之如是，而況陛下居德政〈（一作「得致」）〉之位，操可殺之勢，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，其可不亟誅之乎？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，將朱熹褫職罷祠，以為欺君罔世之徒、汙行盜名者之戒。仍將儲用鐫官，永不得與親民差遣。其蔡元定，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。庶幾奸人知懼，王道復明。天下學者，自此以孔孟為師，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，橫行於清明之時，誠非小補。」公遂拜表稱謝曰：「罪多擢髮，分甘兩觀之誅；量極包荒，姑示片言之貶。迨復尋於白簡，始知麗於丹書，鐫延閣論撰之名，輟真祠香火之奉，茲為輕典，永賴洪庥〈（一作「私」）〉，捧戴奚勝？感藏曷喻？〈（中謝）〉伏念臣草茅賤品，江海孤生，蚤值明時，已誤三朝之眷獎；晚逢興運，復叨上聖之深知。召自藩維，擢參經幄，略無可紀，足稱所蒙。既遠去於朝行，即永歸於農畝。然猶畀之秩祿，使庇身於卜祝之間；置在清流，容廁跡於圖書之府。所宜恭恪，或逭悔尤，乃弗謹於彝章，遂自投於憲網，果煩臺劾，盡發陰私，上瀆宸嚴，下〈（一作「交」）〉駭聞聽，凡厥大譴大啁之目，已皆不忠不孝之科，至於眾惡之交歸，亦乃群情之共棄。而臣聵毛，初罔聞知，及此省循，甫深疑懼。豈謂乾坤之造，特回日月之光，略首從之常規既俾，但書於薄罰；稽眚終之明訓倘許，卒遂於餘生。是宜衰涕之易零，惟覺大恩之難報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，舜哲周知，謂表正於萬邦，已極忠邪之判；則曲全於一物，未傷黜陟之公。遂使頑蒙獲逃竄殛，臣敢不涵濡聖澤，刻厲愚衷？雖補過修身，無及桑榆之暮景；然在家憂國，未忘葵藿之初心。」初，臺臣劾公，僅見省劄，而掖垣見不敢草謫詞云。以蔡、李所著二《年譜》考之，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，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，三月真除，繼是則范公仲藝、陳公宗召當製。以《年譜》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，續當有考。初，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、誠齋楊公萬里所薦，杜門著書，隱居不仕。臺臣以元定與公遊最久，謂公欲薦草澤易皁陵之卜，誣以為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為葬地，故疏云云。元定謫道州羈管時，建陽令儲公用，字行之，亦以劾罷，為其從公命也。公復鄭公景實栗書云：「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，而某亦預焉，其人〈（原注：謂元定）〉則初不及知，而其地亦不堪以葬。他時經由，當自知之。」又答儲書云：「閑中讀書，奉親足以自樂；外物之來，聖賢所不能必，況吾人乎！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，數日前已遷像設，令人憤歎不已。」慶元六年，公終於正寢。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於朝，猶遣人以賻至，其家辭焉。時故舊莫敢致哀，陸公遊僅以文祭云：「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；傾長河注東海之淚，路修齒耄，神往形

留。公歿不忘，庶其歆饗。」僅此六句，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。元定先公三年歿，以柩歸葬。公以文慟之，其詞曰：「竊聞亡友西山〈（原注：元定號）〉先生羈旅之櫬，遠自春陵來歸故里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於靈〈（一作「柩」）〉前。嗚呼哀哉！」略無他辭。及其葬也，以病不能會，遣其子以文祭之，曰：「季通而至此耶？精詣之識，卓絕之才，不可屈之志，不可窮之辯，不復可得而見矣！天之生是人也，果何為耶？西山之顛，君擇而居；西山之足，又卜而藏。而我於君之生，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，及其葬也，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。並遊之好，同志之樂，已矣。」陸公之祭文公，文公之祭蔡君，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。蓋當時權勢熏灼，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，惟以目相視而已。官薦書與士子家狀，俱以不係偽學為保任。公《與田子真帖》云：「聞某頗居前列。」《原注：姓名已載李秀岩《朝野雜記》，茲不復述。按，此下似有脫文。帖載公《大全續集》三卷。）又公《與饒廷老書》云：「中間道學二字，標榜不親切，又不曾經官審驗，多容偽濫，近蒙易以偽學，又責保任虛實，於是真贋始判矣。」〈（帖載《大全續集》四卷）〉嘉泰二年壬戌，除華文閣待制，與一子恩澤。郡不以公歿聞於朝，故有生前之命。於是黨禍稍〈（一作「始」）〉平，而不知其所自。蓋吳公琚與儲公行之、項平甫遊甚密，王大受又為水心先生門人，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〈（原注：陳集有《回吳直閣書》）〉。初，徐誼以忠被遣，徙南安，勢洶洶未已，大受謀為薄誼罪者。一日，侂胄女歸寧，忽致誼書。侂胄發函黯然，即移袁州。方議再移，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，眾為懼，大受調護從容，竟得移袁州，尋歸故郡矣。於是胡紘、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，且欲株陷良人，人人皇恐不自保。大受又請琚白太后，請外廷毋更論往事。大受力居六七〈（原注：水心先生題王大受《拙齋稿》）〉，然事關宮闈，聯畹戚，至秘，雖韓氏亦不知。吳公琚與大受所發，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。微水心先生發明之，則後之作史者安考？韓已漸疑琚陰援道學，至語其兄有「二哥〈（原注：吳與韓為中表，其位為兄）〉祇管引許多秀才上門」。吳由次對，遂乞郡以出。韓一日因賞花之會，戲謂琚曰：「二哥肯為侂胄入蜀為萬里之行否？」琚對以「更萬里，琚亦不辭。」韓笑謂曰：「慈福豈容二哥遠去？前言固〈（一作『相』）〉戲耳。」琚亦以他郡去。琚謚議云：「待制西清，陳義慷慨，無少〈（一作『所』）〉回隱。至於誠心樂善，惓惓於當世之君子，而深識遠慮，疾私忿之害公，惡偏論之失平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，士大夫往往愧之。」嗚呼，若此者，世豈能盡知公哉！琚薨時，韓猶未敗，故謚議微及其事云。此太常之云耳，考功張嗣古是之，云：「深識遠慮，惓惓於當世之君子，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。」嗣古為韓甥，略不趨附。其使金一節，已載前錄。又有譙公令憲者，偶閱朱文公《論語》，以韓邀會，介者促迫之登車，偶不省《論語》在袖中，至韓所，欲揖而《論語》落〈（一作「墮」）〉地，韓為一笑〈（原注：其後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，亦曰：「臣嘗讀其父書。」）〉當文公

之向用也，其門人附之者眾。及黨議之興，士之清修者，深入山林以避禍，而貪榮畏罪者，至易衣巾、攜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。雖文公之門人故交，嘗過其門，凜不敢入。乙卯歲，麗水吳君棣，獨躡蹻入武夷授《四書》，每日為課，文公多所與可。公大書「思齊」二字以厲之，吳因以自名其齋云。文公之去國，寓西湖靈芝寺，送者漸少，惟乎江木川李君杞，獨從容叩請，得窮理之學，有《紫陽傳授》行於世。嘉泰之間，為公之類者已幡然而起。至嘉定間，偶出於一時之遊從，或未嘗為公之所知者，其跡相望於朝，俗謂「當路賣藥綿」。臨安售綿率非真，每用藥屑以重之，故云。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，雖孔氏之門不能免，而其不出而仕者，僅顏、曾二三子。利祿之移人，雖賢者不能忘。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，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，窮性命之隱奧，視風乎舞雩之樂，殆將過之；出而齟齬，於仕坎　稟，其身兒陷入於深文。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，而士君子之出處，斯亦難矣。惟聖人備道全美，信夫！文忠猶及文公之時，時黨禁，莫之敢見。文忠已中乙科，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，盡傳公之業，未幾中選，故不及門云，惜哉！

考異

劉德秀仲洪為桂陽教官，考校長沙回，至衡山，遇湖南撫幹曾撙節夫〈（原注：南豐人）〉亦自零陵考校回。曾，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。同宿旅邸，相得甚歡。劉謂曾曰：「倉司下半年文字，聞君已覓之，信否？」曰：「不然。撙平生不就人求薦。」劉再三叩之，曾甚言所守端確，未嘗屈節於人。劉曰：「然則某欲得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君自取之，何與吾事？」劉至衡陽以告倉屬〈（一作「倉司」，似誤）〉，倉屬曰：「長官已許曾節夫矣。」劉曰：「昨遇之於途，而曰未嘗覓文字於人。」倉屬曰：「不然。曾書可覆也。」取以示之，則詞極卑敬，無非乞憐之語。劉太息而去，曰：「此所以為道學也歟！」及劉為大理司直，會治山陵於紹興，朝議或欲他徙。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於其第，劉亦往焉。是早至相府，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、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。詹、葉亦晦翁之徒，而劉之同年也。二人方並席交談，攘臂笑語，劉至，顏色頓異。劉即揖之，敘寒溫，葉猶道即日等數語，至詹則長揖而已。揖罷，二人離席默坐，凜然不可犯，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，亦移席別坐。須臾，留相出，詹、葉相頤，厲聲而前〈（一作「起」）〉，曰：「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。」乃升階力辯其非地。留相疑之曰：「孰能決此？」二人曰：「此有蔡元定者深於郭氏之學，識見議論無不精到，可決也。」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，則獨立階偶，默不發一語。留相忽顧之曰：「君意如何？」劉揖而進曰：「不問不敢對，小子何敢自隱？某少歷宦途，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，歷覽書矣。山水之秀，無如越地，蓋甲於天下者也，宅梓宮為甚宜。且遷易山陵，大事也，

況國步多艱，經費百出，何以堪此？」公慨然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。至客次，二人忽視劉曰：「年丈何必爾耶？」劉對曰：「愚見如此，非敢異也。」既而劉辨之如初，易地之議遂格。劉因自念曰：「變色而離席，彼自為道學，而以吾為不知臭味也，雖同年如不識矣。至樞府而呼年丈，未嘗不知也。矜己以傲人，彼自負所學矣，而求私援故舊，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。假山陵以行其私意，何其忍為也！曰曾，曰詹，曰葉，皆以道學自名，而其行事若此。皆偽徒也，謂之偽學何疑？」未幾，劉遷御史，於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，偽學之名自此始。劉之帥長沙也，親為昺言甚詳，特記其顛末如此。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，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，連上三書，言頗峻急，王帥以為悖而按去之。其去也，先生遺之詩，有曰：「如何幕中辨，翻作暗投疑？」又曰：「反躬端得味，當復有餘師。」〈（原注：昺字明遠，姓樂氏，湘中人）〉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，本為社稷宗廟萬年之計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，顧豈私於一蔡氏？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猶不至，亦既罷場屋而甘岩穴。文公嘗招之衢而不至，但曰「先生宜早歸」。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於蔡氏者，至公也。一樂昺其可異耶？《朝野雜記》亦謂：「阜陵之議，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季通也。」夫或之者，疑之也。秉史筆者，其可為疑似之論耶？自文公以來，建之鄉貴率少薦鄉曲特起之彥，寧非懲此乎？

文公謚議

初謚文〈（疑脫「忠」字）〉公，太常博士章徠議曰：「三才定位，非道無與立也。儒者之學，所以講明是〈（一作「大」）〉道，正人事之綱常，而參天地之化育。故世之治亂，常視道之隆汙。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，寒者之衣必資桑麻，不可易也。自周衰，正學不明，道術分裂。急功利者昧本原，其流為申韓；尚清虛者忘實用，其弊為莊老。孔孟生乎其時，躬履是道，既與其徒辨問講究，又著而為書，使後世有傳焉。然轍環天下，詆毀困阨，至老而不用，身死而後其道始明。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，而乃獲伸於後世耶？蓋真偽之相奪，固不容以口舌勝，而枉己直人者，又聖賢之所不為也。百年之後，愛憎泯而是非定，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。至漢之揚雄，隋之王通，唐之韓愈，學孔孟者也。其出處通塞，大抵皆然。故待制侍講朱公，自少有志斯道，既仕而志愈篤。累辭召請祠，益得以涵養所學，其後辭不獲命，亦屢嘗列位於朝，分符持節於外，而類多齟齬不合。主上龍飛，擢侍經筵，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，尋以論者詆為偽學奪職，而公亦繼以下世矣。權臣既誅，聖化日新，乃還舊職，特命賜謚，以公之學，曾不究用於平生，而僅昭白於身後。豈非儒者之道，固不能以苟合，而亦不可以終泯？蓋異世而同符也。謹按謚法：道德博聞曰『文』，廉方公正曰『忠』。惟公躬履純誠，潛心問學，近承伊洛，遠接洙泗。自格物致知，閑邪存誠，以為踐履之實，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，加省於

日用常行之間。及行著而習察，德新而理明，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，救〈（一作「斥」）〉清淡功利之偏。訓釋諸經。平實坦明，使後學有所依據。居鄉則信於朋友，而以講習為功；居官則信於吏民，而以教化為務。非『道德博聞』之謂乎？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，存憂國愛君之誠。為郡太守，則勤恤民隱，如恐傷之，奏減橫賦，修舉荒政，為民有請，不避煩瀆，必使實惠下究。任部使者〈（一無「者」字）〉，則糾發吏奸，不撓權勢，雖忤時相，必得其職乃止〈（一作「已」）〉。至於立朝，則從容奏對，極言無隱，剴切論疏，發於至誠。方權臣初得志，竊弄威福，知其漸不可長，禍且及天下，抗章極論，繼於講筵密奏，雖知取禍弗顧也。非『廉方公正』之謂乎？彼詞章製作，兼備眾體，雄深雅健，追並古作，亦可以為文矣，而未足為『道德博聞』之文也。彼盡心獻納，隨事規諫，或抗直以揚名，或削稿而歸美，亦可以為忠矣，而未必皆『廉方公正』之忠也。曰文與忠，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。合是二者以定公行，傳之天下與來世，庶乎久而益信。謹議。」

覆謚

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：「謚，古也；復謚，非古也。謚法曰：『謚生於行者也。』苟當於其行，一字足矣。奚復哉！故侍講朱公沒，於爵未得謚，上以公道德可謚，下有司議所以謚。謹獻議曰：『《六經》，聖人載道之文也。孔氏歿，獨子思、孟軻述遺言以傳於世，斯文以是未墜。漢諸儒於經，始采掇以資文墨，鄭司農、王輔嗣又老死訓詁，謂聖人之心，真在句讀而已。涉隋、唐間，河汾講學，已不造〈（一作涉）〉聖賢閫域。最後韓愈氏出，或謂其文近道耳，蓋孔氏之道，賴子思、孟軻氏而明。子思、孟軻之死，此道幾熄〈（一本云：子思、孟軻之死，明者復晦，由漢而下暗如也）〉，及本朝而又明。濂溪、橫渠、二程子發其微，程氏之徒闡其光〈（一本云：濂溪、橫渠剖其幽，二程子宿其光，程氏之徒噓其焰）〉，至公而聖道燦然矣。」公持心甚嚴，不萌一毫非正之念〈（一本云：公之學，以誠持中，敬持外，無公持心甚嚴二句）〉。其於書，舍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。其於道，不敢深索也，恐入乎幽；不敢泛〈（一作過）〉求也，恐汩其統。讀書初貫串百氏，終也蔽；以聖人之格言，自近而入微，由博而歸約。原心於杪忽，析理於錙銖，采眾說之精而遺其粗，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。嗚呼，醇矣哉！孟氏以來可概見矣〈（一云孟氏以來不多見也）〉。公中科第，時猶少也，薄遊徑隱，閉戶潛思，朝廷每以好官召，莫能屈。不得已而出，惟恐去之不早。晚出經筵，不能五十日〈（一本云自官簿書考者九，天晚出經筵二句）〉，而閑居者四十餘年。山林之日長，講〈（一作問）〉學之功深也。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，皆道德性命之言，忠敬孝愛之事。由公之學者，必行己莊於人信。居則安貧而樂道，仕則尊君而愛民；重名節而愛

出處，合於古而背於時〈（一有好字）〉。若此者，真公之學者也。嗚呼，師友道喪，人各自長〈（一作是）〉。公力扶聖緒，本末閎闊，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；臞於山澤，與世無競，而汩沒朝市者以為矯；自童至耄，動以禮法，而汩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為誕。世嘗以是病孔孟矣，公何恨焉！初，太常議以『文忠』諡公，按公在朝之日無幾〈（無幾一作淺）〉，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，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，合『文』與『忠』諡公，似矣而非也。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，簡矣而未〈（一無未字）〉實也。本朝歐蘇不得諡『文』，而得之者乃楊大年、王介甫。介甫經學不得為醇〈（不得為醇一作非醇也）〉，其事業亦有可恨。大年政復文士爾。文乎，文乎，豈是之謂乎？世多評韓愈為文人〈（一無人字，有而字）〉，非也。《原道》曰：『軻之死不得其傳』，斯言也，程子取之。公晚為《韓文考異》一書，豈其心亦有合與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。謹議。」上從覆議，諡公曰「文」〈（原注：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，詔賜諡與遺表恩澤，特諡曰「文」。按公《年譜》嘉定元年詔賜諡，其定諡曰「文」，則在二年也）〉。

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已下御筆

「朕既舉〈（一作『群』）〉天下秀彥試於春官，期得氣識〈（一作『宇』）〉偉厚、議論平正之士，副異時公卿大夫之選。屬嬰哀疾，不能親策於庭。惟賴卿輩協意悉心，精加衡鑒，網羅實才，毋使浮誇輕躁者冒吾名器，則惟汝嘉，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」蓋為諒暗不能親策，事體至重，故加戒飭。自此襲以為例，雖當親策，亦加戒飭云。

科舉為黨議發策〈（按此行原本在「慶元二年戒飭場屋」標題之前，低本文一格，疑誤。今易置於此）〉

自制科明數之問既罷〈（原注：制科有明數，有暗數。李心傳載亦未詳）〉，紹興嘗復而未盛，上之發策，下之對策，皆出於虛文。故士之知書日益少，而宏詞遂得以擅該洽之譽，甚至明經者不習故典，詞賦者不諳傳注，有司既奉上旨，遂發為問目云。孔子作《六經》而王道備，漢儒傳《六經》而師說興。自武帝勸學，置博士弟子員，而傳業者浸盛，一經說至數萬言，眾至千餘人。班固讚《儒林傳》謂：「網羅遺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。」以經說之多，若取是而去其繆妄，經意自明，何必並存之乎？漢興，言《易》者本田何，言《書》者始伏生。考之《藝文志》□列施、孟、梁丘、歐陽、大小夏侯《章句》之篇數，而田何、伏生不著其名氏，豈以何無《易傳》，而伏生口以傳授，承學者已廣，故不必著見於志耶？孟喜主趙賓之說，釋箕子謂「萬物方荄茲」，何以為明《易》？有守小夏侯說，文增師法，其言最多，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，其果有益於經

乎？《詩》有魯、齊、韓三家，獨申公以訓故為教，不著解說，轅固、韓嬰皆為之傳，咸非其本義。史氏謂魯最為近之。說《詩》蓋不在多言矣，善為《頌》者不通經，不害為禮官；能記其鏗鏘鼓舞，而不能言其義，亦典樂。迨夫曹褒之在東都製定禮樂次序，其事為百五十篇。肅宗乃以眾論不一，議《禮》之家，名為聚訟，遂寢不行。鄭康成注《儀禮》等記，書有駁有難，通人頗諷〈（一作「譏」）〉其繁。是豈通其經、言其義者適所以為病？武帝尊《公羊》，宣帝興《穀梁》，一時諸儒並論，或從《公羊》，或從《穀梁》。《左氏》最後出。劉歆遺書太常，欲以求助，乃反得訕。然則《公》、《穀》之立，《左氏》之難興，豈時君各有好尚，或諸儒之論黨同伐異，遂有去取之殊云云。發策詞賦之士如此，然猶可以臆對，蓋賦題出天子，大采朝日已為不恕，蓋無復類書之可尋，故策問微恕，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注之學，及首篇問目云。博物洽聞，儒者所尚已。防風專車之巨骨，肅謹氏楛矢之方，非聖人孰能辨之？對神雀五采之來集，有以鸑鷟在岐周為證者；問建章千門之制度，有以能畫地成圖應答如流者。然則博物君子，何世無其人乎？故西都著作之庭，必聚聞見殫洽之彥。唐正元取士之目，兼設博通《墳》、《典》之科，此有國者所賴以崇飾文治，其在是歟云云。今日韋布之士以科目應詔者，類多溺於虛誕之習，初無根柢之學，試曆考前代所謂博洽之儒有見於世者，與諸君共評之。漢高以馬上得天下，一時共成帝業者，皆武力功臣，而能安劉氏，乃在於重厚少文之人。是豈在上者未知崇儒，而博洽之士未之聞乎？及武帝之世，詳延文學，儒者以百數，班氏所稱博物洽聞、通達古今，不過數人而已。是時制度多闕，諸儒議封禪之事，及得精於誦讀者，其制始定，而固獨以儒雅稱之。豈雅為博洽之異名乎？東都之儒，有著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及《毛詩》諸駁，見稱洽熟，有撰歐陽、大小夏侯《尚書》古文同異，齊魯韓《詩》與《毛氏》異同，並《周官解故》行於世者，范曄不敢列於《儒林》。豈其博通經學，非以一藝自著，與專門名家不同而然與？唐貞觀開文學館，召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。開元相望史學尤盛，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，未易枚舉。其間能辨古銅器知為阮咸初作，請《左氏春秋》之疑，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，亦可謂博古矣。然考其人，或以類禮而作五難，或僅能論胡樂之亂雅，他無建明。豈所學不充所用耶？在唐之前，又有博學多通號為「武庫」者，能處軍國之要計無遺矣，其智識為何如？見謂書淫，堅守其志，不從辟召，而乃無意斯世，又果何所見耶？唐史臣品藻諸儒書，專於記習，他無大事業，則次《儒學篇》，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歸於儒，為宰輔所當為者。則今日欲得實才，必當出於博洽者，其止於誦習而已乎？抑為經史學乎？至第三問目，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，與蘭臺漆書之經，與《金鑒》序於貞觀，《連屏》作於元和，《大訓》、《帝範》、《衡辰》、《君臣》、《刑政箴》、《太醫》等箴，固已兼製科宏詞於問目，宜多士之不能涉筆也。中是選者，前二名莫子能〈（後作「子純」，未知孰是）〉、鄒應龍〈（一作「乾」）〉。莫已有

官，易居鄒下。子純該洽之士，真足備製科宏詞之選已。自歲主司自翥以下，曰倪思、劉德秀，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，蓋陰譽侂胄云。先是，臺臣〈（一作「朝廷」）〉擊偽學榜朝堂，未幾，張貴謨指論《太極圖說》之非，翥、思、德秀在省闈論文弊，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，鼓動天下，故文風未能丕變，乞將《語錄》之類並行除毀。是科取士，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。葉、劉俱附韓，策問非文節所為也。文節於韓、趙皆無所附。翥為長，當出首篇，士愕莫知對。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，士皆感之。是時舉子不事記誦，專習於空虛之談。若射策中，至有「心心有主，喙喙爭鳴」之語，轉相換〈（一作「模」）〉寫，世之識者固已患之。時適值黨議之興，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為朝廷不取義理之文，得以藉口矣。當時場屋媚時好者，至攻排程氏，斥其名於策云。

嘉泰製詞

慶元黨論之興，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。嘉泰會赦，復官予祠。製詞曰：「日者宗相當國，凶愎自用，論者指為大奸似矣。盍亦考其所以然，蓋一妄庸人耳。何物小子，敢名元惡。而一時士大夫〈（一作「大夫士」）〉逐臭附炎，幾有二王、劉、李之號，朕甚憫之。」其詞蓋皆順時好，指趙忠定汝愚也《愧郯》〈（一有「亦」字）〉云。

戊集

岳侯追封

「人主無私，予奪一歸萬世之公；天下有公，是非豈待百年而定？眷言名將，宿號蓋臣，雖勳業不究於生前，而譽望益彰於身後。緬懷英概，申畀湣章，故追復少保、武勝軍節度使、武昌郡開國公、食邑六千戶、實封二千四百戶、贈太師、謚武穆岳飛，蘊蓋世之才，負冠軍之勇，方略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，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、朔。屢執訊而獲醜，亦運籌而策勳。外攝威靈，內殫謨畫。屬時講好，將歸馬華山之陽；爾猶奮威，欲撫劍伊吾之北。遂致樊蠅之集，遽成市虎之疑。雖懷子儀貫日之忠，曾無其福；卒墜林甫偃月之計，孰拯其冤？迨國論之初明，果邦誣之自辨。中興之主，思念不忘；重華之君，追褒特厚。肆渺躬而在御，想風烈以如存。是用頒我絲綸，燧之王爵，錫熊紅之故壤，超敬德之舊封。蓋將慰九原之心，亦以作三軍之氣。於戲！修車備器，適當閑暇之時；顯忠遂良，罔閑幽明之際。尚惟泉壤，歆此寵光，可特封鄂王，餘如故。」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，中書舍人李大異行。蓋韓氏興師恢復，故首封鄂王以為張本，製中故有

「作三軍之氣」與「修車備器」之詞〈（按製詞有與今本《金陀粹編》所載字句小異，附刊卷末）〉。

老異

此制乃《金陀粹編》第二十七卷所載。《金陀粹編》乃王孫珂所載，決不致誤。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為顏棫，其誤甚矣。嘉泰間，岳侯之死僅八十年，故有「天下有公，是非豈待百年而定」之語。謂必待百年而定，何也？蓋紀聞者治賦，若如所載，僅一無用韻語〈（一作「原韻」）〉起句耳。恐史官誤采其說，故載詳云。

遺事

開禧初降詔興師，李公壁草起句云：「天道好還，蓋中國有必伸之理；人心助順，雖匹夫無不報之仇。」累詞殆將數百。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，售摹詔而讀之。叔父曰：「以中國而對匹夫，氣弱矣。其能勝乎？」已而兵果大敗。金因亦有偽詔詆韓侂胄云：「蠢爾殘昏巨迷〈（此句疑有脫文）〉輒鼓兵端，首開邊隙。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，驅兩國百萬眾之生靈。彼既逆謀，此宜順動。尚期決戰，同享升平。」

畢再遇

再遇，臨安西溪人。淳熙間，以勇名於軍。精悍短小，蓋驍將也。開禧兵罷不支，再遇奮於行伍，年已六十，披髮戴兜鍪鐵鬼面，被金楮錢，建旗曰「畢將軍」。敵騎望其旗已，相顧愕視。再遇乘之，出入陣中，萬死莫敵。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，其後浸以不靈，其形又絕肖，且登其號於旗，敵兵以為本國之神。湖海賊作，再遇為淮東招撫使，建治於揚州，雖殺戮過當，而賊亦旋定。嘗延客高會，取賊肝胃烹而薦酒。又擒其魁，用火尺烙其背，為棋笛琴絲之類。再遇不善書，其弟再□頗能書，嘗為其讚畫於內。朝命再遇釋印入覲，留都亭驛。其弟嘗汙其寵妾，因酒大悖再遇。再遇不能忍，以鐵尺殺之，具奏聞於上待罪，且謂再□非同產，蓋義兄弟。有旨放罪。未幾，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，且及其手殘同氣，有旨徙之霅川。繼而又論其在淮為招撫日，多糜金錢以饋過客，追十六萬緡寓於霅之軍帑。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司，僅得十萬。守臣楊長儒〈（一作「孺」）〉憐之，為代納六萬云〈（原注：其詳見李常簿著《諡議》）〉。

周虎

虎，平江人。今有武狀元坊，則其家也。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為「狀元」，故用「武」字以別之。虎倜儻有大將器，身兼文武，能賦詩，工大字。開禧間守和州，敵騎蔽野，居民官軍無以為食，城欲下者屢矣。其母夫人自拔首飾奩具，巡城埤，遍犒軍，使盡力一戰。命虎同士卒甘苦，與之俱攻圍以出戰。士卒感其誠意，遂以血戰，敵騎幾殲。上守城功歸於母，朝命封以「和國」，賜冠帔云。虎之居吳也，言者以為韓黨，坐安置□州。虎既貧，不能將母以往。未幾，謫所聞訃，號慟，誓不復仕。放還，杜門托躄疾，屢召不起。雖舊所部候之，亦堅不與接，但喏於庭而去。

田俊邁〈（原注：事略見前集）〉

俊邁，當開禧北伐，七日之間，攻破宿州，下靈璧、虹縣，先鋒甚銳。郭杲兵敗，乞和於敵。敵曰：「我不要別物，但要俊邁。」杲縛俊邁往。其子訟父冤，杲坐是斬於丹陽市。賜俊邁謚，官其二子，賜宅一區。

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

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：「韓侂胄久任國柄，粗罄勤勞，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，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為言。不令退避，無以繼好息民，可罷平章軍國事，與宮觀。陳自強專務阿諛，不恤國務〈（一作「事」）〉，可罷右丞相，日下出國門。」前一日，錢象祖、衛涇、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。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於六部橋，至玉津園，遂以鐵鞭擊死之矣〈（原注：誅韓本末，已載丙集）〉。韓誅後三日，皇子、威武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榮王臣□劄奏：「輒瀝危衷，仰干天聽。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，獲共子職，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，蚤夜以思，未知報稱萬分之一。今日之事，有係國家安危大計，勢甚可慮者，不敢不亟陳於君父之前。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，粗罄勤勞，第以輕信妄為，擅起兵端，蹂踐沿邊郡邑，室廬焚毀，衣食破蕩，父子、夫婦離散不能相保，兵連禍結，蠹耗國用，疲困民力，生靈無辜殞於鋒鏑之下，不可勝計。死者冤痛，生者愁苦，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，歸咎於侂胄，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。臣而不言，死有餘罪。況今敵情叵測，專以首謀為言，若不令其退避，使之循省誤國之愆，必致上危宗社，重累君父，臣此身亦何所容。是敢冒昧奏陳，欲望聖慈特發睿斷，罷侂胄平章軍國事，與在外宮觀，日下出國門。安邊繼好，保邦息民，實在此舉，宗社幸甚！天下幸甚！所有陳自強，專意阿附，備位無補，欲望並賜罷斥。如臣言可采，乞速付三省施行。干冒天威，臣無任云云。」十一月三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並依。

罷韓侂胄麻制

「門下：朕圖回機政，委用柄臣。遠至邇安，所賴經邦之益；力小任重，難逃誤國之誅。揆以群情，奮由獨斷，爰誕易攵於免冊，庸敷告於治朝。太師、平章軍國事、平原郡王韓侂胄，早以勳門，浸登顯路，久周旋於軒陛，適際會於風雲。服勞王家，意前人之是似；預聞國政，殆故事之所無。位極王公，職兼文武，宜思靡盬之義，用答非常之恩。而乃植黨擅權，邀功生事，不擇人而輕信，不量己而妄為，敗累世之歡盟，致兩國之交惡，三軍暴骨，萬姓傷心。列聖有好生之德，爾則專於嗜殺；朕躬有悔過之實，爾則務為飾非。公事誕謾，曾無顧忌，遂致敵人之未戢，專以首謀而為言。臨機果見〈（一作「料」）〉理明，既無半策；得君專行政久，徒積眾愆。倘令尚處以廟堂，何以遂安於社稷？欲存大體，姑畀真祠，庸少慰於多方，以一新於庶政。於戲！威福惟辟，朕方親總於大權；明哲保身，爾尚自圖於終吉。往哉〈（一作「其」）〉祇若，茲謂優容，可罷平章軍國事，依前太師、永興軍節度使、平原郡王，特授醴泉觀使，在外任便居住，食邑實封如故。」罷自強制云：「以道事君，所冀讚襄之益；朋奸罔上，乃辜委寄之隆。殊咈岩瞻，宜從策免，特進、右丞相兼樞密使、秦國公陳某起云云□□□□□沈厚之略，亟用是宜；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，優禮何補？粵從言路，進秉國均，不思洗心之忠，徒附炙手之勢。以庸庸為上策，以唯唯為善謀。賄賂公行，廉恥俱喪。鍾鳴漏靜〈（一作「盡」）〉而行且勿止，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？暨權臣輕啟於釁端，與鄰境頓乖於和好。內郡竭於糧餉，邊城瘠於干戈。誰無憂時之思，獨為保位之舉。擬而言，議而動，悉付括囊；危不持，顛不扶，殆成橈棟。尚不亟從於退黜，必將愈積於罪愆。爰解軍樞，俾奉香火，猶以股肱之舊，務全體貌之存。於戲！乞骸骨以避賢，已昧滿盈之戒；歸田里而思過，無忘循省之誠。往服寬恩，益祇明訓，可罷右丞相、樞密使，依舊秦國公、醴泉觀使，在外任便居住。」自強自出國門，每朝必朝服焚香，自云：「從天乞一日之命。」行至浦城，其族人陳政〈（一作「正」）〉和為宰，迎勞於郊，自強太息曰：「賢侄，賢侄，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。」雪涕而去。自強本太學諸生，嘗居韓氏館，實訓侂胄。憲聖女弟魏夫人，實侂胄母，見其舉止凝重，交遊不妄，嘗器重之，謂侂胄曰：「他日得志必用之。」陳登科，為光澤丞，其年已六十矣。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，而其年方盛，嘗玩侮之。楊開國圭，彥清之友也，嘗訪彥清，因以識自強，每敬陳，不敢狎，因私語陳曰：「子姑自重，以相法論之，不十年為宰相矣。」自強以為彥清諷圭玩己，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，姑信之。及自強為丞，去官調闕，知韓已得柄，漫往候之。刺入，侂胄約以來日從官來見，當延接。自強不測其意，明日又漫往。侂胄於群從宮中，前設褥，拜自強云：「許多時先生在何處？」翌日，從官即交章特薦入臺，不期年，遂拜相云〈

（原注：圭事已載前集）〉。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為太學，有善司聽者聞鼓聲，謂學中永無火災，亦不出宰相。久之，自強破讖而相。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。陰陽拘忌之說，可信乎？彥清亦往候，自強憐其選調，欲薦之韓。其子語之曰：「爺不記光澤之事乎？」真文忠銘彥清墓，謂其不趨附自強，此殆過也。文忠中宏博，由劍南判官召入為國錄，寓於圭之酒官舍，即今之清風坊。彥清實於是年見自強，予所目睹〈（一作「親目」）〉云。

臣僚雷孝友上言

「臣聞《書》曰：『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臣無有作福作威。臣之有作福作威，害於其家，凶於其國，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。』釋之者曰：『君臣之分，貴賤有常。政當一統，權不可分。作福作威，謂秉國之權，勇略震主者也。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，謂在位小臣，見彼大臣威福由己，由此之故，皆附下罔上，亦有因此而僭差。』夫箕子告武王以《洪範》，陳天地之大法，而獨於此諄諄其嚴，凜乎其不可犯，真足以垂戒萬世。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，禍已如彼，而況征伐自天子出，聖有明訓，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！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，身履恭儉，率循禮法〈（一作「率禮守法」）〉，畏天愛民，未嘗有一過舉。以韓侂胄獲聯肺腑，久侍禁密，見其平時小心畏謹，故每事詢訪，覬有裨補。侂胄所宜銜〈（一作「仰」）〉戴恩遇，勉自抑畏，密勿彌縫，圖報萬一；而席豐膏粱，不學無術，任重力小，輕躁自用。陛下少加假借，侈然驕肆，竊弄威福，恐人有欲議己者，乃首借臺諫以鉗製上下。除授之際，名為密啟，實出己私，而奸險之徒，亦樂為之鷹犬。臺諫之官，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，入主之親擢，論議奏章，允葉人心，聽之可也。今專植私黨，任用匪人，凡有所言，無非〈（一作「不」）〉陰授風旨；而每告陛下，必謂臺諫公論，不可不聽。自是威福日盛，無復忌憚。稍有異己，必加擯斥，以專擅朝政，干分敗常。自知其無所容，乃巧圖兵柄，以為固末之策。撰造間諜，輕絕和好，遽起兵端。逆曦之任殿岩，侂胄交通狎昵，蹤跡詭秘，人已竊議。當孝宗在位之日，以吳氏世掌兵權，聖慮高遠，吳挺之生逆曦，年甫弱冠，因其來覲，留之禁衛，以係人心。及挺之死，宜易以他將。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。侂胄既奏〈（一作「薦」）〉為殿岩，又納賂以縱其歸，復任西帥，付以全蜀，識者蓋已寒心。果挾強鄰以畔，人尤不能無疑於侂胄，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？藉曰無他，而虎兕出柙，咎將誰歸？以致皇甫斌之敗於唐州，李汝翼敗於符離，商榮敗於東海，郭倪敗於儀真，郭倪之抱頭鼠竄，僅以身免。將不素擇，兵不素練，輕舉妄動，自取困衄，殆理勢之必然，而所以致此者，抑有由也。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，侂胄奔走之舊，薦進寵用，不三四年，駸駸通顯。凡武臣之建節，非近屬懿戚，元勳宿將，不以輕畀，乃舉而

授之奴隸。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，不為不專，假寵使令，如賈璵、丁稷不過武功大夫，未嘗處以朝廷職任，而師旦為御帶，為知閤門，為樞密都丞，至秉旄鉞，此秦檜之所不敢為而侂胄敢為之。師旦何知？習利亡恥，固其常態。既為侂胄所親信，遂招權納賄，其門如市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，皆立定價，多至數十萬緡，少亦不下十萬，□□致敗〈（案，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）〉侂胄不得已，稍從黜責。諸將往往退有後言，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，途路籍籍，傳笑境外，遂益有輕視之心。師旦旋以敗露，削籍投荒，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，揚言於人，謂諸將賄賂，非所獨得，蓋指侂胄而言。然則師旦之竄，非專於伸國憲，亦侂胄藉之以自文爾。抑侂胄之專擅，尤有大可罪者。臣聞國家有大興作，謀及卿士，謀及庶人，《禮》曰：『天子將出征，類乎上帝。宜乎社，造乎禰，侂於所征之地。受命於祖，受成於學。』豈非兵凶器，戰危事，故謹重如此。侂胄之舉事，上不取裁於君父，下不詢謀於縉紳，至於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，同列不能盡知者。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，潛假御筆以行之，外庭曾不及見。已破泗州之後，曲為之說，以罔聖聽，始諭詞臣降詔。迨沿邊連以敗報，悉皆蒙蔽，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，人情洶懼，幾不自保。幸祖宗德澤在人，逆曦授首面敵亦以糧乏自遁。然而三邊兵民死於鋒鏑，困於轉輸，淪於疫厲，室廬焚蕩，田業荒蕪，遺骸蔽地，哭聲震野。斯民何辜，而至此極？至於強敵頻年僉刷，皆吾中原赤子，彼惟重其族類，而虐用吾民。光化之戰，至驅僉軍及俘係老弱幾數千人，填塞壕塹，以渡軍馬。河南之地，十室九空，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，遂成邱墟。是南北數十〈（一作「百」）〉萬生靈之命，皆侂胄一人殺之也。皇天后土，能鑒陛下之心，雖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。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，書問往復，必以首謀奸臣為言。使侂胄本無邪謀，以輕信誤國，至此亦當審察事勢，束身請罪，退就貶削，猶有辭於天下。乃偃蹇居位，靡間惟容，惟遇報稍希，輒為大言。每執己見，則曰：『有以國斃』，聞者縮首。夫國者，太祖、太宗、高宗之國，而縱侂胄斃之，可乎？方倚腹心以為臺諫，文飾奸言，謂之『一人心，定國論』，以禁異議，怙終不悛，殆將罔測。夫以侂胄本以庸暗無知，養成奸惡，得罪天地，得罪祖宗，得罪舉國兵民，納侮強鄰，提孩孺子，口皆能言，心無不怨，而劫於積威，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。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，特降御筆處分，且蒙聖恩，不以臣疏遠亡似，擢長憲府。臣雖見具辭免，而已入臺供職，亟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，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，未暇枚舉。如陳自強者，昏老庸繆，本無寸長可取。徒以嘗假館於侂胄，由州縣小官，數年間汲引拔擢，以致陛下過聽，用為次相，附阿充位，不恤國事，不遵聖訓。中書機務，唯唯聽命，一無可否。侂胄曰『兵當用』，自強亦曰『當用』；侂胄曰『事可行』，自強亦曰：『可行』。每對客言：『自強受恩深，祇得從順。』然則從之者歟？自強之罪，亦不可勝誅矣。若其貪黷無藝，政以賄成，鄙猥之狀，言之幾汙口舌，臣亦未暇悉論。伏望陛下詳覽臣奏，將侂胄、自強重賜貶竄，以答天人之願，以釋兵民之忿，以彰

有國之典，以慰死者之冤。使敵國聞之，必諒陛下本心；使將士聞之，必為陛下戮力；忠義聞之，必為陛下奮發而起。宗社幸甚！天下幸甚，取進止。」貼黃：「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，帑藏儲積甚豐。側聞嘗有遺旨，除供治園陵用度外，以助陛下軍國之費。有內臣王鎔者，實主其事，盜竊既多，潛以奉侂胄。又與李奭、楊榮顯、毛居實、李大謙等瓜分之。下至侂胄奴隸周筠、淩文彥、陳琮，亦皆盜取。當邊事未寧，用度極繁之時，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為利？且有違慈訓。伏乞睿旨，令所屬拘回，似俟處分，實為允當。其李奭等並究，見情犯輕重坐罪，伏乞睿照。」又小貼子：「照得蘇師旦因受結托，薦用庸繆，以致敗衄，上誤國事，雖已竄責，未正典刑。刀筆賤吏，原其誤國之故，死有餘辜〈（一作『責』）〉，乞賜處分。蘇師旦既逐之後，堂吏史達祖、耿樫、董如璧三名，隨即用事，言無不行，公受賄賂，共為奸利。伏乞睿斷，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，依法施行，實快士論。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十五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依。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，送郴州安置。陳自強迫三官，送永州居住。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，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，月具存亡。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。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，並委本府施行。史達祖、耿樫、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。

臣僚上言

「臣聞《書》載舜之事曰：『流共工於幽州，放歡兜於崇山，竄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』當舜之時，可謂至治，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。蓋天討有罪，有不容恕也。恭惟陛下光紹丕基，寅畏天命，寬仁恭儉之德，度越百王。凡在臣工，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。而韓侂胄夤緣肺腑，竊弄大權；蒙蔽聖明，擅作威福；首引群邪〈（一作：枉）〉，分布要途；排阻忠臣，陷之大戮；賊害善類，斥逐無餘。凡陛下親信之臣，有不便於侂胄，則外挾言路，以罔宸聽。私意既行，凶焰日熾；出入禁旅，恣為期罔〈（一作奸欺）〉；侵盜貨財，遍滿私室；交通賂遺，奔走四方；鑿山為園，下瞰宗廟；窮奢極侈，僭擬宮闈。十年之間，罪惡盈積。侂胄慮禍之及，思固其業，乃復設為計謀，竊據平章軍國事。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，侂胄何人，乃以自處？安坐廊廟，紊亂紀綱。又於此·時，輕開邊釁，上不稟於陛下，旁不謀之在廷。盛夏出師，挑患召釁，使沿邊赤子，骨肉流離，肝腦塗地，死於非命者不如幾萬人矣。昵比吳曦，利其厚賂，畀以節鉞，授之西兵。又使程松與之共事，取輕納侮，啟其奸心。自非宗社之靈，忠義興起，則全蜀之地，豈不重貽陛下之憂？侂胄罪狀著明，人怨神怒，而猶專愎自用，殊無悛心，以國事快己私，視民命如草芥。原其用意，欲以何為？昔之所謂四凶，其罪復有大於此者乎？陳自強昏昧闒冗，本無寸長。徒以侂胄私人，驟加汲引，拔自選調，置之清華。曾未數年，躐登宰輔。兵釁既開，邊鄙不寧，復以自強兼領樞密，幸其徇己，

倚為腹心。而自強恃藉其威，不知顧忌。日暮途遠，貪得無厭；援引朋邪，濁亂班列；呼吸群小，納賂賣官；請托公行，贓罪狼藉。訕笑譏罵，萬口一詞。社鼠城狐，蓋未有甚於此者也。仰惟陛下奮發英斷，斥此二奸。成命初傳，都人相慶。而猶畀以祠祿，未愜輿情。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，以謝天下。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，竄之遠方。則舜除四凶之事，復見今日。可以壯國勢，可以正人心，可以開忠直之門，可以弭窺覦之患。海內幸甚！所有錄黃，臣未敢書行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六日，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。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，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。

又臣僚上言

「臣至愚極陋，初乏寸長，陛下過聽，擢任言職。臣辭不獲命，黽勉就職，自量無以補報高〈（一作隆）〉天厚地之恩，惟遇事盡言，始為無負〈（一有爾字）〉。臣今早立班，恭聽麻製，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，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，奸人去國，公道開明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然二人之罪重於邱山，罰未傷其毫毛，雖曰朝廷欲存體貌之禮，而罪大罰輕，公論沸然。臣職在言責，既有所聞，豈容緘默？請詳為陛下陳之。侂胄始以肺腑夤緣，置身閣職，典司賓讚之事，不過若此而已。光宗皇帝以父傳子，國朝之家法，陛下賢聖仁孝，親承大統，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〈（一作華）〉之命，天命所歸，人心所向，臣子何功之有？侂胄乃以與聞內禪為功，竊取大權。自是以後，無復顧忌，童奴濫授以節鉞，嬖妾〈（一作幸）〉竄籍於宮庭。創造亭館，震驚太廟之山；宴樂笑語，徹聞神御之所。齒及路馬，禮所當誅；簡慢宗廟，罪宜萬死。其始也，朝廷施設，悉令稟命。其後託以臺諫大臣之薦，盡取軍國之權，決之於已。且如御前金〈（一作軍）〉牌，祖宗專隸內侍省，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。至於調發人馬、軍期，並不奏知，此豈『征伐自天子出』之義？臺諫侍從，惟意自用，不恤公議。親黨姻婭，躐取美官，不問流品。名器僭濫，動違成法。竊弄威柄，妄開邊隙。兵端一啟，南北生靈，強者殞於鋒刃，弱者填於溝壑。流離凍餓，骨肉離散。荊、襄、兩淮之地，暴屍盈野，號啼震天。軍需百端，科斂州縣，海內騷然。跡其罪狀，人忿神怒，覆載之所不容，國人皆曰可殺。而況陛下即位以來，以恭儉守己〈（一作位）〉，以仁厚化〈（一作保）〉民。無聲色玩好之娛，無燕遊土木之費。凡可以裕民生、厚邦本者，無所不用其至。不惟人知之，天亦知之；不惟中國知之，四夷亦知之。自軍興以來，人情洶洶，物議沸騰。而侂胄鉗製中外，罔使陛下聞知。甚至宦官宮妾，亦其私人，莫敢為陛下言者。至如西蜀吳氏，世掌重兵，頃緣吳挺之死，朝廷取其兵柄，改畀他將，此為得策甚矣。侂胄與曦結為死黨，假之節鉞，復授以全蜀兵權。曦之叛逆，罪將誰歸？使曦不死，侂胄未可知也。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，數年之間，位極三臺〈（一作公）〉，列爵為王。外則專

製東西二府之權，內則窺伺宮禁之嚴，奸心逆節，具有顯狀。縱使侂胄身膏斧鉞，猶有餘罪，況邊釁未解，朝廷倘不明正典刑，則何以昭國法？何以示敵人？何以謝天下？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，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。況比者小使之遣，金使嘗以侂胄首謀為言，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，非出於陛下之意也。使誅侂胄，而敵不退聽，則我直而彼曲，我壯而彼老，自然人心振起，天意昭回。以此示敵，何敵不服？以此感人，何人不奮？臣尚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，大臣有罪，止於竄斥，未嘗誅戮。臣切謂侂胄非大臣比也。祖宗之法，位至平章軍國者，皆東班也。元勳一臣而後得有此，未有如侂胄，一介武弁，自環衛而知閤，自知閤而徑為平章太師者。若此，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，乃亂法之奸臣，非朝廷之大臣也。侂胄既有非常之罪，當伏非常之誅，詎可以常典論哉！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，志益貪鄙，徒以貧賤私交，自一縣丞超遷越授，徑登宰輔。不思圖報陛下之恩，惟侂胄之意自徇。侂胄始雖怙權，猶奉內詞，凡所設施，尚關廟堂；自強巧為柔佞，上表力請平章軍國。侂胄驕心，乃貪榮而冒處；自強狡計〈（一作訐）〉，因藉庇以營私。驅虎狼為之前導，而狐狸舞於其後。自強之為己深矣！姑以大者言之：用兵一事，舉國以為不可，而自強曲為附和，力援私黨，占據言路，以脅製天下之公議。至若縱容子弟，交通關節，饕餮無厭，皆臣所未暇言。獨其奸儉附麗，黷亂國經，較其罪惡，與侂胄相去無幾。臣愚，伏望陛下奮發威斷，將侂胄顯行誅戮，以正元惡之罪。其自強，亦乞追責遠竄，以為為臣不忠、朋奸誤國者之戒。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貼黃：「照得韓侂胄久專國政〈（一作柄）〉，將朝廷府庫，視同私帑，公肆竊取，莫敢誰何。見今邊鄙軍費方殷，欲乞睿斷，將侂胄應有〈（一作干）〉家財產業，盡行籍沒，拘入封樁庫，專備邊庭之用，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。伏候敕旨。」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：「韓侂胄除名，送吉陽軍安置。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。餘依。」

給舍繳駁論疏

臣僚上言：「臣聞人臣之罪，莫大於植黨擅權，又莫大於稱兵首亂。有一於此，法不容誅。況乎兼有二罪，又稔眾惡，其在明時，豈宜容貸？臣伏念韓侂胄夤緣攀附，浸極顯榮，背負國恩，締結親黨，凶愎自用，鉗結人言。凡除擢要官，選用兵帥，皆取決廝役蘇師旦之口。交通賄賂，動以千萬。祖宗法令，肆為紛更。軍政、財計、田制、鹽法，關國體之大者，率情變易，朝令暮改，人無適從。自知積失人心，中外交怨，乃為始禍之計，蓄無君之心。謀動干戈，圖危社稷。橫開邊隙，喪失師徒。征行者有戰鬥暴露之虞，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。荊、襄、兩淮，生齒百萬，罹其凶害；遠近州縣，科斂頻仍，雖深山窮穀之民，皆不安其生業。至如吳曦之叛，郭倪之敗，皆侂胄容養激成。所用鄧友龍之徒，喪師辱國，罪狀顯著，曲為掩覆，止從輕典，俱置善地。原其用心，實

不可測。天下之人，切齒扼腕，恨不食其肉。如陳自強者，昏謬無恥，但知侂胄薦進之私恩，陰拱固位，聽其所為，噤不出一語。如用兵之謀，不惟不能沮止，乃從而附和，曲意逢迎，貽害生民，恬不知恤。其他背公營私，貪鄙猥瑣之狀，雖小夫賤隸，亦所竊笑。仰惟陛下至明獨斷，雖行罷斥，尚亦優容，而侂胄等罪惡貫盈，公論未快。臣誤蒙親擢，置之封駁，祇命之初，不敢隱默。欲望聖慈特發英斷，將侂胄明正典刑，自強遠加貶竄，以慰天下之心，以正國家之法。所有錄黃，未敢書讀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」

尚書省榜

臣僚上言：「臣學問荒疏，器能淺薄，際遇陛下勵精敷化之初，首蒙拔擢，俾職風憲。臣不自量度，願勉竭綿力，仰助陛下振舉紀綱，一新觀聽。連日拜疏奏論韓侂胄、陳自強罪惡，已蒙睿鑒〈（一作旨）〉施行。然二凶同惡相濟，專務欺蔽〈（一作蔽明）〉。一旦威斷震發，天日清明，中外欣快，咸願亟見二凶罪狀。欲望聖慈宣諭執政，檢會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，特降敕榜曉示，以慰人心，以昭國憲。不勝幸甚！取進止。」十一月六日，三省同奉聖旨並依。

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

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：「韓侂胄怙權擅朝〈（一作怙據朝權）〉，殘民誤國，已行罷斥。緣其專政之久，中外縉紳，洎於將帥，凡才望勳績之臣，應為丞相之用者，彼乃指國名器，權為私恩。朕方丕示至公，惟賢能是亟，諮爾有位，其各悉心盡忠，毋或不安，益修厥職，以副朕意。故茲劄示，宜體至懷。」是月，又降詔：「朕德不明，信任非人。韓侂胄懷奸擅權〈（一作朝）〉，威福自己，劫製上下，首開兵端，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。興言及此，痛切於衷。矧復長惡罔悛，深負國恩〈（一云負國彌甚）〉，疏忌忠讜，廢公徇私。氣焰所加，道路以目。今邊戍未解，怨毒孔滋。凡百縉紳，洎於將士，當念前日過舉，皆侂胄欺罔專恣，非朕本心。今既罷逐，一正權綱，各思勉旃，為國宣力，飭兵謹備，以圖休息。稱朕此意焉。」

考異

韓誅死於玉津已三日，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。史公彌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，為此當時之議，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，自當顯言之。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，每對左右以為臺諫者，公論之自出，心嘗畏之。侂胄欲盡攻道學，故探上意，嗾臺諫以一網去之，史

蓋因其術而用之，天下未為非者，以韓之所以施於善類者而反之云爾。

慶元嘉泰開禧年間事〈（一本無此行）〉。

侂胄師旦周筠等本末〈（按：「筠」原本避理宗嫌諱作「均」，今改正）〉

初，蘇師旦本平江書吏，韓氏為戎副〈（一作「副戎」）〉，籍之於廳。韓用事，師旦實為腹心。韓〈（一有「為」字）〉知閤門事，猶在韓側立侍。迨冒節鉞，韓則曰：「皆使相也。」始乃與之均席。由是海內趨朝〈（一作「韓」）〉之士，欲造其〈（一作「晏」）〉門而不得見。蘇林者，子由之孫也。師旦以徽賤附之為族，林遂以兄事之。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。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動以億萬，每輟棒金與之，謂其出於真誠。及江上諸將致敗，而邱公密為督視，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具存，因作書以遺韓。韓大怒，遂竄師旦於海上。嘉定初，下所編郡取師旦首級，郡守召至客次，師旦以韓念己，必復召用。已而赴市，則曰：「太師亦如是忍耶？」蓋不知韓已誅矣。遂籍其家，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，金錢六十辮，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，瓜子金五斗，生金羅漢五百尊，各長二尺五寸，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，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，金束帶十二條，他物稱是。初，侂胄欲使師旦為節度使，密諭詞臣使草制。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，語人曰：「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。師旦何人，可辱斯授？以此見命，吾惟有去而已。」未幾，中貴人有以特旨躐遷遙郡者，公復論之。中貴人者，侂胄之所主也。御史探權相〈（一作「臣」）〉意，遂假駁死獄事，劾公以免。公銘文曰：「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？曰：『李定之除，公朝顯行之令也；師旦之命，權臣密諭之旨也。方熙寧初，王安石雖用事，然詔令猶付之有司。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，其為力也易至。侂胄有所欲為，則陰使人諭以意指，一有違忤，遂假他罪逐之，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。故在公拒之為難。』先是，峴召試學士院日，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，倘不經三省施行，從中徑下，外示獨斷，內啟幸門，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。時侂胄已居中用事，假御筆以竊朝權，故峴及之。峴持身謹，權臣無得而窺其間，且寧皇以公為先朝宏博第一選，故遷至中書。然在詞〈（一作「禁」）〉掖不能一月也。峴知泉州，未上，韓誅，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。賜詔，其略曰：「眾怒翼飛，儀鳳之翔何遠；洪流奔注，砥柱之立不移。」蓋嘉其〈（疑脫「安」字）〉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。製詞真文忠所草，銘文亦文忠所為也〈（按：《齊東野語》云：「蘇師旦將建節，學士顏棫、莫子純，皆莫肯當製。易祓彥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，師旦為都承旨，與之昵，欣然願任責，遂以國子司業兼兩製，竟為師旦草麻，極其諛佞」云云。則當日不肯草麻，不獨峴一人也）〉。德壽宮門路棧柘闌入，凡持蓋肩負者，皆由夾牆以入。有輿薪數十人闌入，司柘者啁止

之。曰：「周總管柴。」嗬者默而聽之。周筠〈（原本避作「從竹，從均」，今改）〉亦亞於師旦。自慶元以來，政出於韓，而師旦之門如市。宰相已為具官，左右不復預事，曹吏號為冷局。自趙忠定為相之時，人從侂胄覓官者，韓猶答以當白之廟堂。自京鏜居相位，而韓猶答以當與丞相〈（一作「宰相」）〉議之。自陳自強相，韓對客有請，直曰「當為敷奏」而已。師旦既逐，韓為平章。事無決，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，擬帖撰旨，俱出其手。權炙縉紳，侍從簡劄，至用申呈。時有李其姓者，嘗與史遊，於史幾間大書云：「危哉邦卿，侍從申呈。」未幾致黥云。時又有李士謹者，亦用申呈。有乞兼職者，其詞甚哀，後果由兼職階相位。士謹家居白洋池田家橋側，相傳莫知名橋所自，芰荷渺然，鷗鷺雜集，號「小水晶宮」，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。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，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〈（按：此條內自「遂籍其家」至「他物稱是」止八十一字，原本脫落。今從姜南《蓉塘詩話》補足）〉。

韓勢敗笑鑒

富貴固有不可恃者，而況保之？為城社者，謂足以自固，則尤可笑也。嘗偕京倅吳公鋼入天竺，聞侂胄功德寺之勝，甲於諸刹，相與遊焉。主僧道號翠岩，法名湛，揖吳而入。茗畢，極口談前日為某人求金者幾許。予亦惡其山林衲子，滿口言錢。吳為見任通守，欲遍遊其山，湛謝以老、足近病，祇命知事相陪。其金碧晃耀，真天帝釋之所居。又南園，乃慈福所賜韓者，穿〈（一作「穿」）〉幽極深，凡三日而後遍。而掌園者金其姓，皆武爵之近上者。聽其滿口皆稱曰「師」、「王」。師謂太師，王謂郡王。韓居太室，三茅之旁，掃石壇以煆大丹，命餘道人候火，人不得而見之，外疑其為仙。迨韓既敗，湛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遁，幾墜崖，挺身渡江如飛，蓋未嘗病足。而掌園之人，閉園門者三日夜，人不敢遺以水火，饑餓乞憐之聲，達於鄰曲，得旨始出，妻兒大慟而去。餘道人者，攜丹鈐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，亦墜崖幾死。又於群婢放逐之時，韓門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某〈（一無「某」字）〉妾某人父母者，蓋其宛轉而入皆為父母。宮中遂命願認為父母者，聽除首飾衣服之外，不許以奩載出，金釵至滿頭，衣服至著數襲。市人利其物，而因可以轉貿其身，故相競相逐，願為之父母。至有引群妾之裾、必欲其同歸者，亦足笑也，亦足為鑒云。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《通鑒》於石岩間。程經歲不與人接，雖朝士無知之者。本以進士第，久於選調，亦未嘗從韓祈官，嘗欲授以掌故，程不願也。韓敗，拂袖歸。人方知而憐之，不謂韓黨也。丙寅冬，又同吳倅復遊韓寺，則佛像已輿他所，而金碧木石俱空。登其母魏國夫人塚，旁有蘆束，淺土半露，問之，乃韓之屍，其首已送之金也。

閱古南園

前所載臣僚論侂胄「鑿山為園，下瞰宗廟；窮奢極侈，僭擬宮闈」。又云「創造亭館，震驚太廟之山；宴樂笑語，徹聞神御之所。齒及路馬，禮所當誅；簡慢宗廟，罪宜萬死」。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尢室之後山，皆觀中地也。韓侂胄擅朝，舊居於太廟側，遂奄觀之山而有之，為閱古堂，為閱古泉〈（原注：舊名青衣，有青衣童子見泉上，故以名）〉，為流觴曲水。泉自青衣下注於池，十有二折，旁砌以瑪瑙。泉流而下，瀦於閱古堂，渾涵數畝，有桃坡十有二級。夜燕則殿岩用紅燈數百，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。其云岩之最奇者曰「云岫」，韓命程有徽校《通鑒》於中。侂胄居之既久，歲累月積，剔奇抉勝。洗石而云根出，刳土而泉脈見。危峰穩石，淺灣曲沼，窈窕淳深，疑為洞天福地之居，不類其為園亭也。因在天衢咫尺，有旨盡給還寧壽，命復為禁地云。又，慈福以南園賜侂胄，有香山十樣錦之勝，有奇石為十洞，洞有亭，頂畫以文錦。香山本蜀守所獻，高至五丈，出於沙蝕濤激之餘，玲瓏壁立，在淩風閣下，皆《記》所不載。予已略具《記》於前集。近聞並《閱古記》不登於作《記》者之集，又碑已仆，懼後人無復考其詳，今並載二記云。《閱古泉記》云：「太師、平原王韓公府之西，繚山而上，五步一磴，十步一壑。崖如伏黿，徑如驚蛇。大石礧礧，或如地踴以立，或如翔空而下，或翩如將奮，或森如欲搏。名葯〈（汲古閣刻作「葩」）〉碩果，更出互見；壽藤怪蔓，羅絡蒙密。地多桂竹，秋而華敷，夏而籜解，至者應接不暇。及左顧而右盼，則呀然而江橫陳，豁然而湖自獻。天造地設，非人力所能為者。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，在溜玉泉〈（汲古閣刻作「亭」）〉之西，繚以翠麓，覆以美蔭。又以其東向，故浴海之日，既望之月，泉輒先得之。袤三尺，深不知其幾也。霖雨不溢，久旱不涸。其甘飴蜜，其寒冰雪，其泓止明靜，可鑒鬚髮〈（汲古閣刻作「毛髮」）〉。至〈（一作「而」，汲古閣刻作「雖」）〉遊塵墮葉，常若有神物啁護屏除者，朝暮雨暘，無時不鏡如也。泉上有小亭，亭中置瓢〈（案：「瓢」元本及他本俱作「觚」，今依汲古閣本作「瓢」，下同）〉，可飲可濯，尤於烹茗釀酒為宜。他名〈（汲古閣刻作「石」，誤）〉泉俱〈（汲古閣刻作「皆」）〉莫逮。公嘗與客相羊泉上，酌以飲客。遊年最老，獨盡一瓢。公顧而喜曰：『君為我記此泉，使後世〈（汲古閣刻脫世字）〉知吾輩之遊，亦一勝〈（一有事字）〉也。』遊按泉之石〈（汲古閣刻脫石字）〉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鑒元八分書題名，蓋此泉潛〈（汲古閣刻作湮）〉伏弗耀者幾四百年，公乃復發之。而〈（汲古閣刻誤時）〉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，則泉可謂遇〈（汲古閣刻作榮）〉矣。遊起於告老之後，視道士為有愧，其視泉尤可〈（汲古閣刻作有）〉愧也。幸旦暮得復歸故山，幅巾裋褐，從公一酌此泉，而行尚能賦之。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遊記。」《南園記》云：「慶元三年二月丙午，慈福有旨，以別園賜今少師、平原郡王韓公，其地實武林之東麓，而

西湖之水彙於其下。天造地設，極湖山〈（汲古閣刻誤作山湖）〉之美。公既受命，乃以祿賜〈（汲古閣刻作入）〉之餘，葺為南園，因其自然，輔以雅趣。方公之始至也，前瞻卻視，左顧右盼，而規模定；因高就下，通窒去蔽，而物態別〈（別一作列，汲古閣刻作物象列）〉。奇葩美木，爭效於前；清泉〈（汲古閣刻作流）〉秀石，若顧若揖。於是飛觀傑閣，虛堂廣廈〈（汲古閣刻作廳）〉，上足以陳俎豆，下足以奏金石者，莫不畢備。升而〈（汲古閣刻脫升而二字）〉高明顯，敞如蛻塵垢，入而〈（汲古閣刻誤作而入）〉窈窕邃深，疑於無窮。既成，悉取先侍中〈（汲古閣刻云悉取先得，無侍中二字）〉、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。堂最大者曰許間，上為親御翰墨以榜其顏。其射廳曰和容，其臺曰寒碧，其門曰藏春，其閣〈（汲古閣刻作關）〉曰淩風，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。其瀦水藝稻，為囷為場，為牧羊牛。畜雁鶩之地曰歸耕之莊。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。堂之名〈（汲古閣刻脫堂之名三字）〉則曰夾〈（一作采）〉芳，曰豁望，曰鮮〈（一作解）〉霞，曰矜春，曰歲寒，曰忘機，曰照〈（一作眠）〉香，曰堆錦，曰清芬，曰紅香。亭之名則曰遠塵，曰幽翠，曰多稼。自紹興以來，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，莫能及南園之仿佛者。然〈（汲古閣刻脫然字）〉公之志，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？始曰許間，終曰歸耕，是公之志也。公之為此名，皆取於忠獻王之詩，則公之志，忠獻王〈（汲古閣刻無王字）〉之志也。與忠獻同時，功名富貴略相埒者〈（一作備相將者，似誤）〉，豈無其人？今百四五十年，其後往往寂寥無聞，而〈（汲古閣刻脫而字）〉韓氏子孫，功足以銘彝鼎、被弦歌者，獨相踵也。迄〈（汲古閣刻作逮）〉至於公，勤勞王家，勳在社稷，復如忠獻之盛，而又謙恭抑畏，拳拳於〈（汲古閣刻作誌）〉忠獻之志，不忘如此。公之子孫又將視〈（汲古閣刻作嗣）〉公之志而不敢忘，則韓氏之昌，將與宋無極，雖周之齊、魯，尚何加焉〈（汲古閣刻作哉）〉！或曰：『上方倚公，如濟大川之舟。公雖欲遂其志，其可得哉！』是不然。上之倚公，公之自處，本自不侔。惟有此志，然後足以當上之倚，而齊忠獻之功〈（一無功字）〉名。天下〈（汲古閣刻脫『上之倚公，至此計三十三字）〉知上之倚公，而不知公之自處；知公之勳業，而不知公之志，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。遊老病謝事，居山陰〈（一有大字）〉澤中，公以手書來示〈（汲古閣刻無示字）〉，曰：『子為我作《南園記》。』遊竊伏思公之門，才傑所萃也，而顧以屬遊者，豈謂其愚且老，又已掛冠而去，〈（汲古閣刻冠上有衣字）〉則庶幾其無諛詞、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？此遊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。中大夫、直華文閣致仕、賜紫金魚袋陸遊謹記。」〈（按，二記汲古閣毛氏刻於放翁逸稿中，小有異同，復多脫誤，並為刊正）〉鎮安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判建康軍府事、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琚謹書，並篆額〈（原注：額真大書《南園記》三字，非篆也。不用螭首，繪以芝鶴云）〉。

南園記考異

武林即今靈隱寺山。南園之山，自淨慈而分脈，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。麓者山之趾，以南園為靈隱山之趾，恐不其然。惟攻媿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。園中有亭曰晚節香〈（一無「香」字）〉，植菊二百種，亦取其祖詩句，記中不及云。

四夫人

侂胄所幸妾，同甘苦者為三夫人，號「滿頭花」。新進者曰四夫人，至通宮籍。慈明嘗召，入貌，賜坐以示優寵。四夫人者，即與慈明偶席，蓋駿也，慈明心銜之。迨韓為鄭發所刺，諸婢皆遣還其父母，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。

滿潮都是賊

韓用事歲久，人不能平，又所引用，率多非類，天下大計，不復白之上。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於潮，一錢一本以售。兒童且誦言云：「滿潮都是賊，滿潮都是賊。」京尹廉而杖之。又有賣漿者，敲其盞以喚人曰：「冷底吃一盞，冷底吃一盞。」冷謂韓，盞謂斬也。亦遭杖。不三月，而韓為鄭發所刺，及籍其家，得所收真聖語，末一句云「遭他羅網禍非輕」，又一句云「遠竄遐荒始得於」。韓嘗怪其言。韓外有陳自強，內有周筠，啟韓有圖之者，韓猶以「一死報國」為辭。周苦諫，韓遂與自強謀，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，劉藻為察官，一網盡謀韓之人。僅隔日，未發而錢、李、史三公亦有所聞，命夏震速下手〈（原注：事已載前集）〉。震歸，遂命鄭發刺韓。震復刊御批於傑閣以記之。史惡之，旋以疽發於背而死於殿司。

逆曦歸蜀

逆曦既用，賂蘇師旦，遂舉全蜀以授之。其在殿岩也，嘗命工圖畫上乘輿、鹵簿，卷軸甚詳。人問曰：「太尉何用此？」曦紿之曰：「把歸去，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〈（一作滅）〉罪。」及出北關，遂焚香拜天於鴿首云：「且得脫身歸去。」其反狀已萌於此矣。惟吳公琚嘗目曦以必反。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，亦以為不可遣，忤韓，出知福州。

優伶戲語

韓侂胄用兵既敗，為之須鬢俱白，困悶莫知所為。優伶因上賜侂胄宴，設樊遲、樊噲，旁有一人曰樊惱。又設一人揖問：「遲，誰與你取名？」對以「夫子所取」。則拜曰：「是聖門之高弟也。」又揖問噲曰：「爾誰名汝？」對曰：「漢高祖所命。」則拜曰：「真漢家之名將也。」又揖惱云：「誰名汝？」對以「樊惱自取。」又因郭倪，郭果敗，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。上命二人移桌，忽生菱墮地盡碎。其一人云：「苦，苦，苦，壞了許多生菱〈（一作靈）〉，祇因移果卓。」〈（一無此五字）〉

侂胄助邊

開禧兵端既啟，國用浸虧。侂胄上表，自清以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。寧皇優詔獎諭，仍允其請。天下皆笑韓之欺君。

韓墩梨

姑蘇地名韓墩，產梨為天下冠，比之諸梨，其香異焉，中都謂之「韓墩梨」。後因光皇御諱，改為「韓村梨」。至侂胄專國，饋之者不敢謂「韓村」，直曰「韓梨」。因此皆謂「韓梨」矣，非侂胄意也。吳中平田有培塿，皆曰「墩」，後避諱，皆曰「坡」。而避村名猶甚於避廟諱，菁村至改曰菁山，謝村至改曰謝溪〈（一作「陵」）〉。蓋中都人以外人為村，故諱之。流傳浸失，圖牒易訛，故因韓事及之。

黃胖詩

韓以春日宴族人於西湖，用土為偶，名曰「黃胖」。以線係其首，累至數十人。遊人以為土宜。韓售之以悅諸婢，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，「一朝線斷他人手，骨肉皆為陌上塵。」侂胄大不悅。仙胄家於會稽，以侂胄故，有官不仕。韓敗，竟保其族云。

劉淮題韓氏第

劉淮見之，建陽人。賦詩雖為韓而發，其實嘉定用事者良劑也。「寶蓮山下韓家府，鬱鬱沈沈深幾許。主人飛頭去和虜，綠戶空牆歎風雨。九世卿家一朝覆，太師宜誅魏公辱。後來不悟有前車，突兀眼中觀此屋。」

《西湖放生池記》

高文虎字炳如，號為博洽名儒。疾程文浮誕，其為少〈（一作「小」）〉司成，專以藏頭策問試士，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。士不能應，但以「也」字對「者」字，士之憤高也久矣。會京尹趙師睪奏請盡以西湖為祝聖池，禁捕魚者，作亭池上甚偉，穹碑摩雲。高實為記，其文有曰：「鳥獸魚鱉，咸若商曆以興。」既已鐫之石，石本流傳，殆不可掩，改「商」為「夏」，隱然猶有刊跡。無名子作為詞以謔之云：「高文虎稱伶俐，萬苦千辛作個《放生亭記》。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，〈（原注：一作官家）〉盡把師睪〈（原注：一作太保）〉歸美。這老子忒無廉恥，不知潤筆能幾。夏王說不是商王，祇怕伏生是你。」〈（原注：一作「夏王事卻作商王，那鳥獸魚鱉是你」）〉然無名子之嘲，胡可深信？今詳載其《記》於後云。蓋「商」字特筆誤，而或者乘間而詆之耳〈（按，此事亦載《齊東野語》第十卷。初指其誤者，黃予由夫人胡氏也）〉。《記》曰：「皇帝踐祚之五年，乾坤清夷，瀛宇寧謐，施仁沾澤，損賦薄刑，所以養民本，迓天休，德至渥也。而又勵精圖政，綜賢經能，功亮績熙，小大鹹舉，乃眷駐蹕，實惟錢塘，命尹神皋，聿嚴厥選。權尚書工部侍郎臣師睪，以才學猷力，宣聲一時。昨拜大農，兼治天府。凡厥董寮劭農，振兵束吏，至於簿書期會，金穀鉏鬲，以及郊丘之供，宮庭之奉，百司庶府之須，紀綱規模，肅肅具敘。茲表治行，擢登從班。其在四年十月七日，師睪嘗奏曰：「臣仰稽聖代，襲唐舊因，即杭西湖為放生池者，天禧中，太子太保、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。西湖利害難弛者五，放生之舊，蓋居其一者，元祐中龍圖閣學士、知杭州蘇軾之議也。紹興明詔，遹廣至恩，化育所覃，罟弋有禁。淳熙慶壽，申飭淵謨，蕃殖既昌，福應攸侈。方當奉三宮之康福，綿萬世之本支，所宜日長月滋，益介多祉。顧令穹碑混於草莽，條禁隳於奸豪，甚非所以奉寬大、勸首善也。謀以誕聖之期，同致華封之祝，在嚴戒令，務謹堤防。籞囿宮林，禁當並飭，富強挾貴，法所必行，庶迪帝心，用蕃國本。製曰『可』。於是相攸度址，近接城，左介石函，右通涵製〈（按，原本云「近接城，左涵右通」，今依《咸淳臨安志》改正）〉。作亭五楹，前有軒榭，揭名德生，以侈上賜。又作事三楹，俯納湖浸，祝網縱鱗所臨也。又作亭三楹，內儷山趾，舊刻新銘所峙也。植以華表，垂之嘉名，奉詢畫者，錢塘尉扈武也。亭成之日，都人聚觀，和氣歡聲，盤薄無際。祝皇之壽，與天並崇；祝皇之基，與地同久。推而達之天下，蓋自茲始。猗歟盛哉！臣竊惟宋受天命，列聖重光，一以寬仁，守為家法。兵不輕用，刑不妄施，雨露所涵，舟車所至，滲漉亭育，潤澤豐美，況於萬物乎！然鳥獸魚鱉，咸若夏曆以興，以及鳥獸昆蟲，周家以盛有天下者，發政施仁，未有不本諸此。師睪誠能推廣旨意，形於告猷，迄俾流恩，與宋無極。《詩》云：『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，至以莫不增。』維時有之。臣既書其事，復係以銘曰：「天賜宋命，世世以仁。宋媚於天，武文聖神。維天曰生，皇矣昊旻。我其受之，代天牧人。

刑不濫施，兵不妄陳。孰屍天府，永保又民。皇帝明聖，膺圖闡珍。曰宋家法，仁厚如春。惟曰圖回，是憲是遵。慈薰惠洽，廣莫齋淪。孰屍天府，告猷有臣。謂昔有池，西湖之津。羅罳所窺，防禁勿申。廣上之德，封奏諄諄。師睪稽首，惟恭惟寅。皇帝曰嘻，汝其作新。用侈福澤，壽予君親〈（按，「皇帝曰嘻」四句，原本脫落。今據《咸淳臨安志》補入）〉。勒石湖址，作亭湖濱。露囊金鑒，率時搢紳。與厥耆老，戾止轔轔。鳶飛魚躍，整翰膏鱗。天育海涵，贊取菩輳。凡百都人，揉奸化醇。欽上之惠，捐罟棄緡。仁民之心，愛物是均。民物一致，天人之因。人頌皇帝，德冠群倫。奉承三宮，八千歲椿。子孫繩繩，子孫振振。」倘不備考以《記》，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言為信矣〈（按：此《記》傳鈔本多誤，且有錯簡。今依《咸淳臨安志》訂正）〉。

犬吠村莊

韓侂胄嘗會從官於南園，京尹趙師睪預焉。師因撻右庠士，二學諸生群起伏闕，詣光範訴師睪。時史相當國，不欲輕易京尹，施行稍緩。諸生鄭斗祥輩遂撰為師睪嘗學犬吠於南園之村莊，又舞齋郎以悅侂胄之四夫人，以是為詩，以擠師睪於臺諫。雖師睪固附韓者也，亦豈至是？李秀岩心傳不請東南事，非其所目擊，乃載其事於《朝野雜記》，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。後之作史者當考。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，亦非〈（按，犬吠村莊及費士寅狗竇事，《齊東野語》亦辨其誣）〉。

考異

韓敗，籍其家。臥內青綢帳後如用兵，用羅木自圍其寢，防刺也。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，臣僚所謂「僭擬宮闈」者是也。籍其奏章，至陛下二字，必提空〈（一作「控」）〉唯謹。或以為韓意叵測者，非也。忠獻之族，得以全者，惟侂胄無是爾。喻吳曦書稿曰：「侂胄排群議，以節使能世其忠。今公此舉，侂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？是非節使負侂胄，乃侂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。書至日，即宜舍逆從順，反邪歸正，閉三關以絕金，上偽璽於公朝。侂胄為奏之上，封節使以真王，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，而侂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。」

李季章使金詩

李季章壁，巽岩尚書之仲子，蓋賢良公厚之弟。開禧初，韓欲興兵未有間，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。嗣古使還，大拂韓旨，因復遣壁。壁還，與張異詞，階是遷政府，後又預

誅韓之謀。壁使金詩云：「天連海岱壓中州，暖翠浮嵐夜不收。如此山河落人手，西風殘照懶回頭。」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，既曰「暖翠浮嵐夜不收」，又曰「西風殘照懶回頭」，意亦略相悖〈（一作「違」）〉，恐傳者之誤也。季章所居，亦似〈（「似」字疑衍）〉號石林。諸公賦詩甚多，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，記句云：「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，二人平生不相容。門前冠蓋互咿軋，唯有愛石心則同。」

慶元開禧雜事

淮民漿棗

紹興和議既堅，淮民始〈（一作「咸」）〉知生聚之樂，桑麥大稔。福建號為樂區，負戴而之者，謂之「反淮南」。或士民一至其地，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饋之，入秋剝棗則蒸以置諸門，任南人食之，不取價。或遇父老烹牲於社，即命同坐，有留鏹者，即誚何為留，堅卻不受。自開禧兵變，淮民稍徙入於浙、於閩，至閉肆窖飯以竢之。既歸而語故老，南人遊淮者不復有壺漿、剝棗之供矣。

浦城鄉校芝草之瑞

慶元間，予為兒時，父兄常攜入鄉校，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，狀如今赤角蕈〈（一作狀如金赤蕈）〉，大而重復，色而〈（「色而」二字疑誤）〉加紫，旁緣以金。其一生於第三級正中，差大；其一生於第二級之側，差小。蓋緣金微有缺處。陰陽者流以為舊校與僧寺相直，且背溪山之秀，致鄉士累舉不利於南省，遂遷而與山相面，山形如月，而溪實朝其下。是歲芝遂產於殿墀，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，繼中宏博，而其婦翁開國楊圭，亦同年第。文忠官至腰金，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，楊公亦至佩金。此未足道，而二公所植立，與芝亦相似，造物有以啟之矣。

臺臣用謠言

浙西有大臣許某者，以國恤親喪奏樂，又所居頗侵學宮，為仇家飛謠於臺臣曰：「笙歌擁出畫堂來〈（原注：音離）〉國恤親喪總不知。府第更侵夫子廟，無君無父亦無師。」竟以是登於劾章。雖得於風聞，而許為大臣，亦未必有是。然人言可畏，為君子者亦盍謹諸！

好女兒花

金鳳花如鳳咮飛舞，每種各具一色，聚開則五色成華，自夏至秋尤盛，謂之「金鳳花」。中都習，宮闈矣語謂「鳳兒花」。慈懿之生，有鸑鷟儀於墨民〈（原注：已載前錄。按：「墨民」，一本作「墨氏」，一本作「黑民」，未知孰是）〉，名曰鳳娘，迨正坤極，六宮避舊稱，曰「好女兒花」。今行在猶然。

秘書曲水硯

王大受號易齋，樓鏞號月湖，俱知名士也。王以吳公琚三郊異姓恩補官，樓以科第進。樓為越錢清之煎鹽，以大受非他士比，至輟俸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，迓之越於常人〈（按：樓之迓王，或由王將至越代樓故。後段章公變榜客次，有「王煎鹽」之稱。此處敘次未明，疑有脫誤）〉。大受忽見迓者入，則驚曰：「此必科亭戶。」為之具法謂贓，亟置迓夫於仁和縣圄。遂以家奴攜一篋自隨，徑絕浙江，坐於鹽官之南向，鞭亭戶而訊之。樓在屏後曰：「王大受，爾以口舌得官，敢爾耶？」遂互申倉司。倉即章公燮，燮不直大受，猶未有以發之。大受與韓侂胄婿顧熹善，陰諷臺臣平樓，至返其已舉，五削〈（二句似誤。「平」或改作「抨」，「返」或「反」宇之訛）〉。時鄭捐為熹屬，亦白其事於燮，燮尤不能平。大受詣臺持諫官書，或謂程公出，又申以顧熹之書，燮怒其書〈（此句似誤）〉道：「爾足矣！何脅我以再三耶？」擲其書，叱大受，命典謁者掖大受下墀。大受以為士可死不可辱，欲委官而去，鄭以好語調停之。章榜客次：「王煎鹽，自今不許相見。」然為鏞者，未有以白於韓也。偶有僧拱老得小曲水磯於越山墓甓間，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。記文末一句云：「庶七百年後，知為余之乳母也。」僧亟以白攻媿。攻媿證據其事，洪因入都以獻韓。韓知其與攻媿遊，曰：「近無恙否？久不得攻媿書。」洪因及鏞事，韓大怒以責熹。臺臣視風旨，遂逐大受，盡返樓五削。曲水小硯，韓以上進，詔付秘書省。其字多用《蘭亭序》。華亭名家子朱日新，自號文，為《爻贅集》著為辨，刊以示人，條析縷數，與攻媿力辨其不然，蓋疑其中有乳母好「釋、老」之詞。釋之一字，特出於彌天釋道安之句，自晉、宋以來，未有合釋、老二字為一者。且盡翦《蘭亭序》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。且云：「安知其硯出於七百年之後？」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。今欲摹者，必白監長而後啟緘。秘府蒸後，不知硯猶存否？〈（按：王大令《保母墓磚》，宋嘉泰間出土，未久即歸秘省。當時模拓甚少，世罕流傳。獨弁陽翁周公謹所遺鉅卷。本朝藏高詹事士奇家。前模曲水硯式，上有「晉獻之」三字，帖存一百五字。顏行與戲鴻堂摹刻迥異，內云「八百餘年，知為予之乳母」，非七百年也。帖後題識多宋、元名流，篆、隸、真、行，各擅其勝。白石道人小字二千餘，備盡

楷則，尤為希世之寶，不特賞其評鑒之確也。予偶得寓目，亟手錄之，盡二十餘紙，因校紹翁所記曲水硯事，附刊卷末，庶幾覽者益加詳焉。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，知不足齋書。）〉

附刊

追封岳侯制詞（見《金佗粹編》）

人主無私，予奪一歸萬世之公；天下有真，是非不待百年而定。眷言名將，宿號蓋臣，雖勳業不究於生前，而譽望益彰於身後。緬懷英概，申畀湣章，故追復少保、武勝軍節度使、武昌郡開國公、食邑六千一百戶、食實封二千六百戶、贈太師、謚武穆岳飛，蘊蓋世之才，負冠軍之勇，方略如霍嫖姚，志滅匈奴；意氣如祖豫州，誓清冀、朔。屢執訊而獲醜，亦舍爵而策勳，外憺威靈，內殫謨畫。屬時講好，將歸馬華山之陽；爾猶奮威，欲撫劍伊吾之北。遂致樊蠅之集，浸成市虎之疑。雖懷子儀貫日之忠，曾無其福；卒墮林甫偃月之計，孰拯其冤？迨國論之既明，果邦誣之自辨。中興之主，思念不忘，重華之君，追褒特厚。肆眇衝之在御，想風烈以如存。是用頒我恩綸，褫之王爵。錫熊紅之故壤，超敬德之舊封。豈特慰九原之心，蓋以作三軍之氣。於戲！修車備械，適當閑暇之時；顯忠遂良，罔閑幽冥之際。諒惟泉穸，歆此寵光，可特追封鄂王，餘如故。

附錄

晉王大令保母帖

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，〈（第一行）〉廣漢人也。在母家志行高秀，歸〈（第二行）〉王氏，柔順恭勤。善屬文，能草書，〈（第三行）〉解釋老旨趣。年七十，興寧三年，〈（第四行）〉歲在乙丑二月六日，無疾而終〈（第五行）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閍〈（第六行）〉岡下，殉以曲水小硯，交螭方壺，〈（第七行）〉樹雙松於墓上，立貞石而誌之。〈（第八行）〉悲夫！後八百餘載，知獻之保母〈（第九行）〉宮於茲土者，尚□□焉。〈（第十行）〉

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

典午今餘八百年，王家舊物不多見，萬古風流翰墨宗，云仍忽得當時研。背題三字晉獻

之，大令筆法無可疑。旁鐫永和二小楷，剝蝕漫滅僅可窺。稽山樵人何所識，劚山得之同瓦礫。一旦歸於後世孫，地助天資不勞力。世間贗物輒亂真，邇來智巧尤日新。古意翛然元易見，非歙非端過結鄰。憶昨常瞻大令像，磊砢魁梧如字樣。此研胡為太眇然，再三把玩不盈掌。質小任重易相從，陳元毛穎隨西東。有時心與外境會，滴水變化生云龍。細潤宜墨是研美，形橅尤非近製比。山陰親見羲、獻來，十襲珍藏莫輕與。

退堂僧了洪

書家千載稱《蘭亭》，《蘭亭》真跡藏昭陵。祇今定本誇第一，貞觀臨寫鐫瑤瓊。黃閍岡下得寶墨，古來燒磚堅於石。大令親書《保母銘》，況是當時晉人刻。磚雖破裂文多全，妙畫遠過《蘭亭》鐫。其間「曲水」「悲夫」字，駸駸欲度驊騮前。我家阿連縛虎手，更得退堂方丈友。王君係出三槐家，參坐會文真耐久。田丁初來獻小研，尋見津津若微溜。細看背刻「晉獻之」，永和仿佛在旁右。亟訪田家叩所從，始知墓崩隨意取。大磚支床得前□，□□浮屠全尾首。字為十行行十二，百十有七二字漏。交螭方壺不復見，貞石摧藏松亦朽。我得此碑喜不寐，摩挲三歎歎未有。興寧甲子十四周，更閱三年仍乙丑。若非洞曉未來數，安知八百餘年後？坡翁應未見此誌，《金蟬》之銘何絕類。又知文章有暗合，智謀所見略相似。二王遺蹤無所遺，誰知地下此段奇。三君共為成勝事，至寶呈露端有時。越山盤屈獻與羲，付與耳孫世守之。煩君更為護幽窀，或恐意如猶有知。

攻媿樓公

銘墓三代已有之。薛尚功《鍾鼎款識》第十六卷，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，篆文云：「右林左泉，後岡前道。萬世之寧，茲焉是寶。」蓋古者範銅精巧，鏤以為器，生死皆用。自漢錢幣益重，銅禁日嚴，工不宿業，於是陶土堅致與鐵石等。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磚，無敘所歷之官，末云「千秋之□」〈（按，元跡空一字）〉，模脫隸書，而非鐫也。又有章帝時范君、謝君磚銘，以四字為句。厥後銅雀之瓦，遂可作研，字亦隱起。以此知東漢銘墓，初猶用磚，久方刻石。紹興中，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劚□□□，時太尉許　　家有碑漫滅，惟前百餘字可讀，大略云：「□□〈（按，缺處仿佛「夫人」字）〉會稽山陰人，姓劉氏，太尉之婦也。」任昉在梁撰《文章緣起》，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。洪丞相跋云：「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，疑昉時尚未露見。」其說良是，惜乎洪公不見漢磚也。由今論之，自銅易磚，自磚斫石，愈久愈簡便矣。嘉泰癸亥，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，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《保母墓碑》，因詳記於後。十二月壬寅平

園老叟周必大。

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《保母墓碑》。嘉泰二年夏六月，山陰農人辟土，得□磚於黃□岡，即是碑也。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。色黝而潤，後有「晉獻之」三字，旁有「永和」二字。以誌文觀之，蓋殉葬時物也。碑字十行，斷缺之餘，其文可讀，筆力遒婉，真有父風。今歸錢清王畿家。畿，字千里，好文博古，乃三槐文正之後，得所歸矣。碑云：「後八百餘載，知獻之保母富於茲土。」墓磚之出，實八百三十八年。獻之前知如此，異哉！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

王子敬父子工書，妙絕今古，固不待言。然世間金石刻，容有變壞，而此磚特陶土為之，乃知許壽誠為，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，則又超出形器之外，蓋非止囿於筆墨畦逕者，尤未易以常情論也。開禧丁卯季春十日□城宋之瑞〈（按，宋之瑞，天台人。「城」字上當是「赤」字）〉。

此書後《蘭亭》十二年作，是時獻之猶未冠也。人多謂其勁健過於《蘭亭》，是殆不然。夫觀書之法，當如舊人，必老成而後見其全。庭少時，得獻之《洛神賦》小書，世傳小王晚年所作，妙極於此矣。後三十餘年，親見《保母》磚刻於臨安旅舍，筆法精強，宛若二人所作者，恍然謂前所愛《洛神賦》為非也。久而思之，蓋《保母》刻勁健卓立，而精神外發；《洛神賦》雍容和與，而勁健中藏。於是少壯、老成之別在是，而亦自喜觀書之法盡於是。若其文之簡易，事之符驗，此正晉人當年習尚，或議此書之非真，則過也。開禧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人黃庭。

自器之上陶，而墓之用磚，其來尚矣。有虞氏瓦棺，夏后氏堲周，冶土之埏埴精致，堅如金石。漢陽朔磚字云：「尉府壺壁，陽朔四年□朔始造。」其字畫奇古。西漢文字，世不多有，此字完好。居攝墳壇，刻石二，其一云「上谷府卿墳壇」，其二云「祝其卿墳壇」。夫磚有字，成帝時已見之；墳有刻，新室時已見之。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磚為誌，亦當時承襲，視用金石為簡省爾。誌云：「善屬文，能草書」，亦見聞間得於其父子筆塚墨池之餘習。小研隨之，不忘其生平之所好，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，喜萃石刻器玩，蓋多邱壟中所得者。碑與器固可寶，其壙域為所鉏劘壞隳而不顧，尚書樓公詩之斷章，厚德之言也，士大夫其鑒諸。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〈（按，以上二詩四跋，皆一手隸書，惜未著其姓氏也）〉。

嘉泰壬戌六月六日，□□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，得晉大令《保母志》並小研於稽山樵人

周，二物予皆親見之。誌以磚刻，磚四垂，其三為錢文，皆隱起，已斷為四。歸王氏，又斷為五。凡十行。末行缺二字，不可知〈（按，元跡「知」字旁箋）〉。第六行缺十二字，猶可考，曰：「中冬既望，葬會稽山陰之黃閔。」〈（今作「祊」）〉硯背刻「晉獻之」，字上近右，復有「永和」字，乃劃成，甚淺瘦。「永」字亡其磔，「和」字亡其口。硯石絕類靈璧，又似鳳味，甚細而宜墨，微窪其中。或以為王氏舊物，用故窪，非也。按米氏《書史》，晉、唐硯製皆如此，點筆易圓也。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〈（按，「八載」，元跡倒寫）〉，異哉！物之隱顯，抑有定數，而古之賢達，皆前能〈（按，「能前」，元跡倒寫）〉知之歟？又按《畫記》，大令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，年四十三乃終，上推至乙丑歲，年廿二，其神悟已如此，言語翰墨之妙，固不論也。此字與《蘭亭敘》不少異，真大令之名跡。不經重摹，筆意具在，猶勝定武刻也。梁虞和云：「羲之為會稽，獻之為吳郡。故三吳之地，偏多遺跡。」蓋右軍自去官後，便家山陰，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，而云門寺乃大令故宅，去黃閔皆不遠，宜有是物也。

《保母志》有七美，非他帖所及。一者右軍與懷祖〈（王述）〉同家越，右軍郎邪族，懷祖太原族，故大令首言郎邪，所以自別。古人之重氏族如此。二者世傳大令書，除《洛神賦》是小楷，餘多行草。此乃正行，備盡楷則，筆法勁正，與《蘭亭敘》、《樂毅論》合，已外雖《東方讚》、《黃庭經》亦不合也。三者《蘭亭敘》世無古本，共寶定武本。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，寧不失真？此乃大令在時刻，筆意都在，求二王法，莫信於此。四者不惟書似《蘭亭》，文勢簡秀，亦類其父。又與叔夜、伯倫、淵明、遠公所作，同一『標置。五者定武《蘭亭》乃前代巧工所刻，嘗以他古本較之，方知太媚。此刻甚深，惟取筆力，不求圓美。「雙」字之掠，「夫」字之磔，「載」字之戈，「志」字之心，再三刻削，乃成妙畫。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，鍾元常刻《受禪表》，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、伏令芝之類。此磚亦恐是大令自刻，不然何其妙也？六者意如婦人，而能文善書入元，乃知當時文風之盛，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、魏夫人、衛茂猗、謝道蘊輩。又知古人教子，既使之外從師友，退居於內，亦使之〈（按，元跡「之」字旁：）〉婦人之能文藝、知道理者與之處。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。七者預知八百年餘〈（按，元跡「餘年」倒寫）〉，事雖近於異，然古之賢達如此者眾，伊川之為戎，樗里之知葬，此出於神明虛曠，自然前知，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？但此字較之《蘭亭》，則結體小疏，當是年少故爾。右軍書《蘭亭》，時年五十一，多大令卅年工夫也。數日與諸名公極論，因備著之。

《保母志》與《蘭亭》同者廿四字：之〈（三）〉、年、在〈（各二）〉、文、能、老、趣、興、歲、丑、日、終、以、曲、水、於、悲、夫、後、者；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：

行、秀、王、勤、書、善、七、十、三、二、月、六、無、小、冥、貞、而〈（二）〉；其嘗見於〈（按，元跡「於」字側注）〉大令雜帖者三字：獻、〈（二）〉寧；而見於《蘭亭敘》、右軍帖者，大令帖中亦多有之。此刻大都百五字，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，餘六十字，如：保、歸、柔、恭、屬、解、釋、交、螭、墓、志等字，尤精妙絕倫，晉、宋以來，書家所未有也。壬戌十月，余故人了洪法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，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，有野人自外至，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，云春時劚山得之。洪取視，見硯背有「永和」及「晉獻之」字，知是壙中物。問：「有碑否？」野人云：「一磚上有字，已碎矣。」亟使致之。明日持前五行來，是時猶未斷也，驗是大令《保母墓志》，而文未具，又使尋之。旬日乃以後五行來，斷為三矣。一以支床，上有「交螭」字者是也；一為小兒壘塔，上有「曲水」字者是也；一棄之他處，碎而復合，似有神助。野人周姓，居越之稽山門外，去錢清六十里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，亦異矣。王君攜磚硯入都，餘得借觀累日。或以為王君贋作以欺世，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。然余觀此誌，斷非今人所能為。予學書卅年，晚得筆法於單丙文，世無知者。諦觀此刻，若合一契，而謂王君能為之歟？誠使今人能為之，則別刻本便當並駕，何乃拙惡如彼也？或謂大令晉人，不應於研背自稱「晉獻之」，此見其偽。亦非也。大令刻硯背以殉葬，知八百年後且出，故先書晉以自見。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，惟魏、晉率善令則曰：「魏率善某官」，「晉率善某官」，生人用印猶得稱晉，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？或謂又〈（按：元跡「又謂」倒寫）〉蜀為李氏所據，久非晉有，安得廣漢人而為王氏之保母？此亦非也。獻之之稱郎耶，是時晉豈有郎耶哉？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。今西北人子孫多矣，然亦〈（按，元跡「亦」字側注）〉各從其父祖言之。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，爾後蜀雖亂，而晉遣使〈（按，元跡「使」字旁：）〉羅尚在蜀甚久，不可謂蜀非晉有也。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，軍大饑，蜀人流散，東下江陽。意如之出蜀，或在此時矣。或又謂佛之徒稱釋，起於道安，大令時未應有釋老之稱。此又不稽古之甚者。《阿含經》云：「四河入海，與海同流；〈（按，元跡「流」字：）〉咸四姓出家，與佛同姓。」釋，佛姓也，此土謂佛為釋久矣。誌稱釋老，以佛對老，非謂佛之徒也。《晉史》云：「何充性好釋典，崇修佛寺」是也。然道安以前，比邱各稱其姓。道安欲令皆從佛姓，初不之信，後得《阿含經》，始信之。爾後此土比邱皆姓釋，如釋惠遠是也。案何充是中興初人，道安、習鑿齒皆依桓溫於荊州，正與大令同時，亦非異代事也。或謂此字多似《蘭亭》，疑後人集《蘭亭》字為之，此又不然。大令字與《蘭亭》同者，何止《保母志》而已？然大令平生行草多，正行少，試以《官帖》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，《相過》一帖同者十八字：相、終、無、日、在、未、暫、坐、感、感、得、古、盡、痛、此、所、不、流；《思戀》一帖同者九字：事、既、將、視、左、右、無、喻、盡；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：日、操、之、歲、盡、感、懷、不、亦、情、得；《靜息》一帖同者四字：

靜、是、極、無；《發吳興》一貼同者八字：吳、興、感、喻、不、靜、兄、情。其他三兩字同者，不可勝紀。右軍、大令既是父子，不應疑其書跡之同，今人父子書跡同者眾矣。大抵大令字與《蘭亭》合，縱是他字，偏旁亦合，如：兄、況、吳、娛、摻、　　，是也。縱是行草，下筆亦合，如：無　　、蹔蹔，是也。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，率多俗惡，此則高妙，如：老、夫、水三字，又似跳灶矣，決非集字也。或又謂降自南朝，始有銘誌埋之墓中，大令時未應有之。此又不然。漢謝君墓磚云：「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，謝君造此墓磚。」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，石窟中有漢章〈（按，元跡「幸」字側注）〉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，洪氏《隸釋》云。此亦埋銘之椎輪也，其不始於南朝明矣。或謂東坡《金蟬墓銘》云「百世之後，陵谷易位。知其為蘇子之保母，尚勿毀也。」此末章似之為可疑。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，大令知其數之必然，作者之言自應相邇近。越人於地中得一石，有詩云：「笑椎畫鼓過江東，身到蓬萊第一峰。坐看海雲迎日出，千山渾在〈（缺二字）〉中。」末章又與東坡《潮》詩合矣。東坡固是文宗，然以兩《保母志》較之，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。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，不當言歸王氏，《金蟬碑》謂之隸蘇氏為當。予謂既曰母矣，稱歸何嫌？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，故稱隸。使子由自銘，則不忍稱隸矣。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。

世人好妄議如此，令人短氣。予恐流俗相傳，誣毀至寶，故不得不力辨。雖然，妄議可以惑庸人，博雅之士一見自了，不待予之喋喋也。磚既入土八百餘年，已腐壞，恐不能久。近所摹本，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，摹之不已，日就磨滅，得墨本者宜葆之哉！

予既作此跋，將書以贈千里，以疾見妨，自四月至於九月乃竟。既致諸千里，後月餘，過錢清，與元卿、千里同觀，聊記其後。番易姜夔堯章。

〈（按，姜跋無印章，後「蓀壁」及「{チ去}書」二印，去跋稍遠，皆收藏圖記也。）〉「蓀壁」「{チ去}書」二印俱紅文

王郎擅風流，筆墨美無度。殘磚與斷刻，亦有神物護。埋光八百載，復出疑有數。偉哉羲、獻跡，井見山陰路。抗衡《丙舍帖》，突過《黃初賦》。景師與陽朔，漶漫不足數。要須中山石，乃可與之伍。十行百餘字，一一生媚嫵。家雞與野鶩，此論吾不取。佳處將無同，妙未易語。我貧乃嗜此，字字若可煮。不知何物媼，托此傳萬古。卻怪玉匣書，反累昭陵土。

三齊周密公謹父「密紅文公謹父白文齊周氏白文」

撞〈（按，「撞」字元跡：去，別注「撞」字於後。）〉破煙樓固未然，唐橅晉刻絕相懸。莫將定武城中石，輕比黃閔墓下磚。

姜侯才氣亦人豪，辨析區區謾爾勞。不向驪黃求駔駿，書家自有九方皋。

臨模舊說範新婦，古刻今看李意如。卻笑南宮米夫子，一生辛苦學何書。

千年鬱鬱重泉，蹙出還隨劫火煙。靳惜乾坤如有意，流傳君我豈無緣。漁陽鮮于「樞」伯幾父「箕子之裔」紅文蓋樞字上「鮮于紅文係殷周封白文樞紅文鮮于樞伯幾父白文」

「伯幾印章白文漁陽私記白文虎林隱吏紅文」

李氏墓下二尺磚，蛟螭矯矯星斗懸，埋沒黃土將千年，魚燈青熒照墓草，何人穿中得此寶，神物護持完且好。沙填苔漬餘十行，筆力遒媚紙墨香，曲水古硯昭其旁，世人千金求墨跡，眼前至缶同瓦礫，子能賞之乃真識，大字無過《瘞鶴銘》，小字亦有《換鵝經》，君看行書有如此，從今不獨誇《蘭亭》。

青岩生仇遠「青岩生白文仇氏仁父白文遠紅文」秦川張垌謹觀於弁陽翁三秀堂。「張私印白文張季野氏白文」

丙戌冬，伯幾出《保母帖》相示，命題詩。次年春，重見此帖於弁陽山房，較前帖微不同。遂再賦並書前詩如左。社日遠頓首。

我愛《保母帖》，人傳中令書。不須疑斷缺，幸是出耕鋤。芸閣磚何在，《蘭亭》字偶如。周姜題品重，瓦石亦璠璵。「遠白文仁父白文」

大令書法美少年，玉函金匱隨飛煙，累累一百又五字，豈意近出黃閔磚，字奇文古兩超絕，《保母》從茲傾眾帖，誰將瓦合嘲玉碎，一片孤衷本相接。快劍橫斫鐵山摧，戲龍猛蹴銀河欹，方庭無月天地黑，仰視別有星離離。浪言貞石誌千載，不及永和窪硯在，白石已仙千里死，千百人中幾人愛。《蘭亭》信美如捕風，貴耳賤目人響從，三日嘔血饑捶胸，葉公畫龍懼真龍。

錢唐白斑廷玉父「錢唐白斑白文」

鳥跡不復見，字體益以繁。變化各有極，何由使還淳。右軍天機精，筆端走風雲。萬世有能事，仰之道彌尊。後來獨超詣，乃有中令君。惜哉貞觀厄，真跡無復存。此碑出千年，筆法凜如新。至寶不淪沒，終為絕世珍。晴窗有真賞，妙理可忘言。流弊今若此，誰能決其源。

巴西鄧文原善之父「鄧氏善之紅文鄧文原印白文」「趙」

《保母碑》雖近出，故是大令當時所剜，較之《蘭亭》，真所謂固應不同。世人知愛《蘭亭》，不知此也。丙戌冬，伯幾得一本，繼之公謹丈得此奉，令諸人賦詩，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。丁亥八月，僕自燕來還，亦得一本。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，雖未得，然已可擬。世人若欲學書，不可無此。僕有此，獨恨驅馳南北，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。因公謹出示，令人重歎。孟頫。

「趙孟頫印」（紅文）「天水郡圖書印」（紅文）

黃閔斷刻得者誰，雙松下殉方壺螭。其文記述保母李，云是大令之所為。點畫安知尚年少，筆不可掣從兒時。當其翰墨托久計，異哉歲月如前期。為憐樵人巧收拾，豈無行道猶嗟諮。殘磚裹送平原家，《閱古》眾帖奚獨遺。窮諏遠引商是非，具眼落落多傳疑。塵埃尺紙拂陳跡，聞君好事卷贈之。簡編無端發汲塚，陵谷何年沈峴碑。坐中賞識本易厭，世外隱伏勞旁窺。騷人勝士一朝玩，孝子慈孫千古悲。君不見鍾侯書法亦大奇，下穿墟墓求其師。

山陰王易簡

脫落黃祤帖，按辭大令書。稍作《蘭亭》面，七美諒匪虛。或訝缺勿毀，或疑集悲夫。考真固云癖，訂偽亦以愚。第觀窶中藏，清玩唯研壺。晉人擅風流，宜與後世殊。所惜尚言數，卜年八百餘。貞石久且泐，雙松當幾枯。片磚曷未化，逮茲厄耕鋤。方其內幽鐫，要以托荒墟。孰知坐此故，反能誤意如。傳世豈所幸，況遭孽韓汙。辨端更為累，但資文字娛。陶土或若此，何為殉玉魚。

玉笥村民王沂孫詠道父三齊呂同老敬觀。至元戊子鮮于樞再觀。同曹彥禮。

祥雲五色出孱顏，名重黃閎九里山。

中令幾多傳世帖，幽鐫豈願落人間？

八百年從卜筮來，數終天地閟還開。

斷磚一出人間後，歎惜無人掩夜臺。

山陰後人王英孫

永嘉俞德鄰、山陽湯炳龍、京口郭景星、濟南張謙、東陽胡長孺、錢唐白珽、延平祝宜孫同觀。

予嘗為諸君言：世遷物化以來，凡商彝、周鼎、漢碣、秦碑稍落人間者，傳訛襲是，奇詭蒼茫，豈能一一當時故物哉？而悠然悟賞間，正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。此刻清姝閑遠，如秋水芙蕖，超然自韻，故想見大令風度，而嘐嘐疵點，何耶？姜堯章，江東韻士，搜微抉幽，銖商黍析，磊落人似不應爾也。嗟乎，予視數年來故陵玉碗之殉，道山芸閣之藏，永寧金籥之秘，淒然淪化，何可勝道？誰復過而睨之？此磚乃自托於江左承平之日，元公鉅人，爭相繅藉，夫物故有幸不幸耶？把卷之餘，浩歎久之。壬辰正月青原山龍仁夫。

「仁夫白文□復」紅文一字莫辨「麟洲」紅文

太極判而陰陽，陰陽分而五行，全體散矣。書至乎二王，其全體之散者歟？壬辰三月東平杜與可拜觀。〈（草書）〉題大令《保母帖》詩一首〈（並序）〉淮陰龔開淮陰龔開白文蓋開字上

二王書由晉歷南北、隋、唐以至於今，學書家共知珍愛。大令《保母帖》近出埋瘞中，乃復見珍於世。或謂字體若有所本，遂疑好事者為之。又其文與蘇文忠《乳母志》「後世知其為蘇子之乳母，尚勿毀也」之語相近，故疑者愈甚。古之君子，所自樹立，皆能自信自必，惟其自信自必，故人亦許而與之。傳之後代，理契言符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二銘語意相近，何必不爾？周公謹、鮮于伯幾各藏墨本，謂是於古磚上橅拂得之，視異

時傳刻，特為可珍，亦既裝襲，作為歌詠，且帥朋從共賦之。余謂大令名跡，有即遂傳，古今疑似，正何庸深辨？吾獨念保母而得銘，推而上之，於人倫風教有大關係。感歎之餘，作詩一首，用美其事，永錫爾類，實獲我心。其在字書，直可略焉耳。往余於王氏清節堂初見此帖，自是時時見之。今而有作，固非偶然，其亦二君雅志，有以漸而成之也歟？

丈夫生身迄成就，誰能滋長不從幼？父訓母儀無不至，提攜亦藉保母手。人生諸母均一體，譬如支節分跟肘。禮法其間雖有制，恩義於中當過厚。眾人碌碌無足言，有一名世合見取。江左諸王皆俊異，無人能出子敬右。平生豈獨藝學高，枝葉扶疏本根茂。他年保母例得銘，既賢子敬賢厥姆。想見家庭保抱時，舉止儀容異諸婦。固應有子如己出，更得斯文傳不朽。一磚方廣數尺強，文字排行有奇偶。點畫微微見斑剝，陶坯泥沙相雜糅。不知何物使印泥，箱篚織文如杞柳。八法皆存舊典刑，骨肉中間見肥瘦。旁模小研形製古，仿佛猷如雕玉斗。誰傳墨本到人間，一紙千金為渠售。好事人家僅有之，其不得者什八九。此碑端可植人倫，勿但將書比瓊玖。或云此帖有真偽，真偽何須苦研究？束生既死誰補亡，《南陔》孝子空白首。況乃文章到保嬰，居今絕無古或有。蘇氏仲和不諛墓，亦有銘文於乳母。陵谷變遷當不毀，其人自信仍有守。由來此事無隱見，為世大僇存亦醜。請君因此二母銘，監取流芳與遺臭〈（篆書。獨淮陰龔開，「開」字作花押體）〉。

裙珠已化燒余火，奇寶槃槃脫扃鎖。有美官奴髮初髻，母也恩勤嘗腹我。匪金匪石陶黃埵，篆銘不朽靈焉妥。殉之不有珮玉儺，有壺方觚硯圜橢。克期八百今也果，破板欲墮逢王叵。朱方斷石元黃裹，小大不同同磊砢。家公繭紙契之左，終存悲夫塗亦可。采旄桂旗傳刻夥，畫虎紛紛厭叢脞。斯文後出當大播，誰歟贗真辨瑣瑣？一笑不及王孫裸。

虎林盛虎「彪白文虎林紅文」

至元辛卯中秋日弁陽翁出示此卷，命題數語。然才思蹇澀，未能即就，姑識歲月云。清江羅伯壽志仁同觀。大梁趙由祊識。山陽湯屋曾觀「湯氏君載」紅文

《蘭亭》貴重玉石刻，云是率更脫真跡。至今真贗亂紛紜，爭似王書親入石。八百餘年《保母》辭，獻之筆法似羲之。斷碑剝落百餘字，高作歐顏千世師。

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題於錢塘寓居快雪齋，金城郭天錫，「天錫白文快雪齋紅文金

城郭氏」紅文元貞二年二月六日觀此卷於浩然齋孟頫。

辛卯之秋，餘同伯壽過浩然齋，弁翁俾賦詩題此卷，今已九春秋矣，詩尚未就，良可一笑。然今公往矣，壽甫其寶之。趙由礽重題。大德三年子月十日。

大德九載會稽錢國衡觀於浩然齋，二月廿六日謹題。

《曹娥》、《洛神》遍堪輿，《保姆》後出爭瀾趨。一時耳目喜新異，九原誰復哀意如。世人重藝不重義，每以好奇誇好事。《集古》、《金石》半豐碑，逝者似為書者累。八百餘載四字全，政同懸崖三百年。王畿不悟王元象，不如果也能興憐。但道青氈故家物，肯因陵谷憐枯骨。耳孫猶爾況他人，崇韜安生何可忽。昭陵之盜猶《蘭亭》，必無可欲乃妥靈。黃閔前車已如此，安保金蟬之墓終弗毀？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。當時欲題數語，匆匆未暇也。今解後白云山中人，又見之於是，弁陽翁已捐館久矣。乃知天地間法書名畫，自有神物護持，非其人不與。天瑞，天目閑氣人物，元英先生後人也。世為錦城巨家，自號義齋，家有白云書房，江風山月吟窗，諸老品題咸在焉。其風流儒雅若此，故應得之也。於是喜而為書此詩云。延祐己未重午日，北村老民湯炳龍書於保和讀易齋，時年七十有九。

□湯炳龍□父白文內二字不辨

老苔蝕樵樵欲殘，斷磚文字氣兒寒。匆匆大令一哀寄，山鬼不借秋紅殷。劘深黃獨撐罅出，好事猶疑向來筆。汝州謫客亦偶然，千載何緣分格力。摩挲古意將無同，兒時保抱衤朋繡紅。但持此念慰人子，喚起衰俗增淳風。

王大令《保姆帖》世未之見，過臨安，適釣臺，白云孫義齋邀過其藏書之舍，首出此卷相示，老睫為之增雙明，恨操矛競喙之紛紜，猜貳相半。予謂若此帖當貞觀年薛孁文皇，自應迂回平生不肯略過之英盼，不復姑置，何得千載之下，以其偶眉山公《保姆》末後句差相似，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，極可恨恨。雖然，政自不必辨證，豈無具一隻眼者？義齋其珍之。

海粟老人「子振紅文海粟白文怪怪道人紅文」

十年江湖，再歸錦溪已三年，兩到白云書房，延祐己未得觀此帖，不暇題品，以俟重來

饜玩以續之，桂月圓日，天目山云溪□慶書〈（按，元跡「溪」下似「公」字，又似「臺」字，莫辨）〉。

泰定二年首夏錢唐白珽重觀於方氏白云書房。「湛淵子白珽紅文棲霞山人紅文」

至正九年夏六月十又七日，錢唐俞和閱寶刻於張氏閑止齋。同觀者蜀楊炳，同郡李嗣傷。「和紅文俞子中白文」

興寧朽骨雙松下，經過無人知下馬。斷磚缺研出黃閎，乃屬錢清同姓者。文字刻畫殊草草，熟視姿媚仍蕭灑。勿訝此磚八百載，更有羽陽銅雀瓦。

至正已丑歲夏五月，方外張雨閱於浴鵠灣之靜舍，因題。句曲外史紅文

右晉中書令、贈侍中、特進光祿、太宰王憲公獻之字子敬所書《保母帖》，十行一百五字，神彩飛動，典刑嚴密，妙絕古今，與右軍《蘭亭》真角立無愧色。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，旁有小硯，背刻「晉獻之」三字。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。予以《通鑒編年》並《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》考之，自興寧三年距趙宋嘉泰壬戌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。大令固非以讖緯術數計年月者，而先見之明不差毫髮，可謂至誠前知矣。此與《曹娥碑》蔡議郎夜暗手摸其文云「三百年後，碑塚當墮江中，當墮不墮逢王叵」同一應驗。古人高世遠識，知幾其神，類皆如此。稽之唐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，米南宮《寶晉齋帖》、《寶章待訪錄》，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、《法帖刊誤》、《廣川書跋》，太宗《淳化帖》及秘閣絳、汝、鼎、潭等州，臨江《戲魚堂》，江州《星鳳樓》、《大觀法帖》、《修內司帖》，高宗臨摸諸帖，悉未之及，乃知諸石刻皆在此磚未出之時。迨其既出，而後退庵僧了洪、樓攻媿、周平園、李豫章、宋赤城、黃南明、高恥堂群賢之題詠，白石姜堯章之考核，弁翁周公瑾之收藏，白云方氏之儲蓄，趙子昂、鮮于伯幾、郭佑之、龔翠岩、胡石塘、龍麟洲、盛虎林、馮海粟、鄧善之、湯北村、仇山村、白湛淵諸公之題品，明白可驗。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，又百餘年矣。〈（按元跡「矣」字側注）〉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簪纓之華裔，好古博雅，一旦得之，藏諸篋笥，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此之多，手澤具存，可敬可愛。宇宙之間，惟此一本。松雪困學，雖亦有之，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，相去遠甚。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為之嗣續十襲而珍秘之，斯帖得所托矣。於戲，張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焉。太歲至正龍集庚寅嘉平上日，平陽後學堯嶽子泰甫敬書。

「翼善傳聖曰堯紅文平陽堯嶽白文」〈（按，周公謹元跡作周公墐）〉

山陰野鶴家雞群，少年筆力扛千鈞。《蘭亭》日漫定武刻，墓磚晚出黃閔文。變體雄深自入妙，《洛神》媚婉疑失真。交螭飛去天地老，小硯猶餘字畫新。斷磚淪落復何處，墨本流傳今到君。閑窗止水閱萬變，人琴寂寞悲浮雲。美人久與黃土化，富媼自惜斯文湮。佳城見日故有數，瓦礫為寶寧由人？古今俯仰一感慨，於謳副墨更殷勤。《金蟬》後來何復云，君看北海下筆親。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書。〈（以上宋紙凡十五接。）〉

晉王獻之，字子敬，羲之第七子，官至中書令。清峻有美譽，而高邁不羈，風流蘊藉，為一時之冠。方學書次，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，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。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。獻之初娶郗曇女，羲之與曇論昏書云：「獻之善論書，隸體咄咄逼人。」又嘗書《樂毅論》一篇與獻之學，後題云賜官奴，即獻之小字。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羲之論筆之妙。論者曰謂如丹〈（元跡誤「月」）〉穴鳳舞，清泉龍躍，精密淵巧，出於神智。梁武帝評獻之書，以謂絕妙超群，無人可擬。如河朔少年，皆悉充悅，舉體遝拖，不可奈〈（按元跡「耐」）〉何。獻之雖以隸稱，而草特多，今觀壙石所勒《保姆》一帖，逮研石小書，正與《禊帖》無少異，其筆法獨具體於乃父者。是刻世亦罕傳，比之定武《蘭亭》本，猶玉之於卞和，已精而益精者。況多前賢稱賞珍秘，細閱之，自有一種風骨，非他帖之可倫。予幸獲之，不啻拱璧，子孫其寶諸，永以為則。毋忽前人之志，斯可矣。「項元汴印」紅文「子京父印」紅文

世人未識《蘭亭》面，肥瘦紛紛辨永和。細認黃閔磚上字，王家筆法自無訛。

螭壺不見研形刓，莫怪樵夫鉏劚殘。知有意如保母事，勝同山石沒荒寒。

「集古」歐陽尚未知，米家「待訪」錄仍遺。討求賴有姜翁在，況出草窗藏弆時。

三日晴和放盡梅，霧籠窗曉暗香來。獨將古帖閑舒卷，似對前賢話往回。〈（帖按元跡「帖」字注後）〉

康熙己巳得宋拓王大令《保母帖》於京師。是年歸草堂。甲戌秋，再入西華。丁丑秋，請養還北墅。此卷皆隨行笈中。每思題識數字，不敢輕為點筆。庚辰正月廿六日曉，起坐簡靜齋，展觀再四，念神物既為我有，若無記述，徒〈（按，元跡「徒」字旁：）〉

後誰知之？因賦四詩。老懶不更潤削，隨筆書後。時春物已和，梅花極爛漫矣。江村竹窗高士奇，年五十六。

「士奇紅文高澹人白文高詹事白文竹窗紅文一鄉看待老萊衣白文」

晉榻太宰、中書令王獻之《保母帖》端研式，宋、元名賢題識。明墨林子項元汴珍秘希世之寶。〈（按，此二行在卷盡處，前尚多餘紙。）〉「項元汴印子京父印項墨林父秘笈之印」俱紅文〈（按，卷中收藏印甚多，不及悉錄。）〉